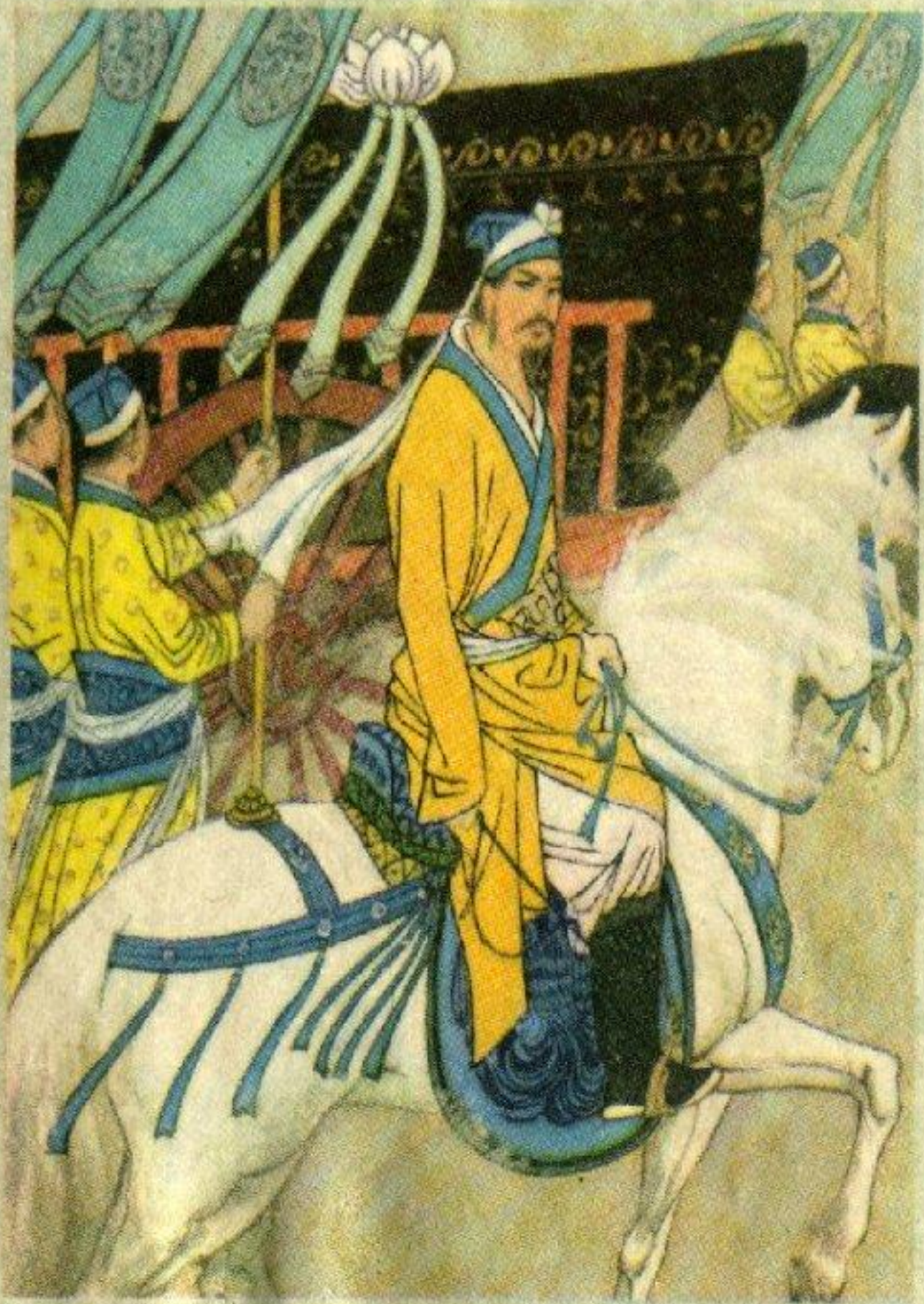


真假楊六郎



楊家將故事

真假杨六郎

《杨家将》之十三

根据刘兰芳、王印权传统评书

改 编 戈 兵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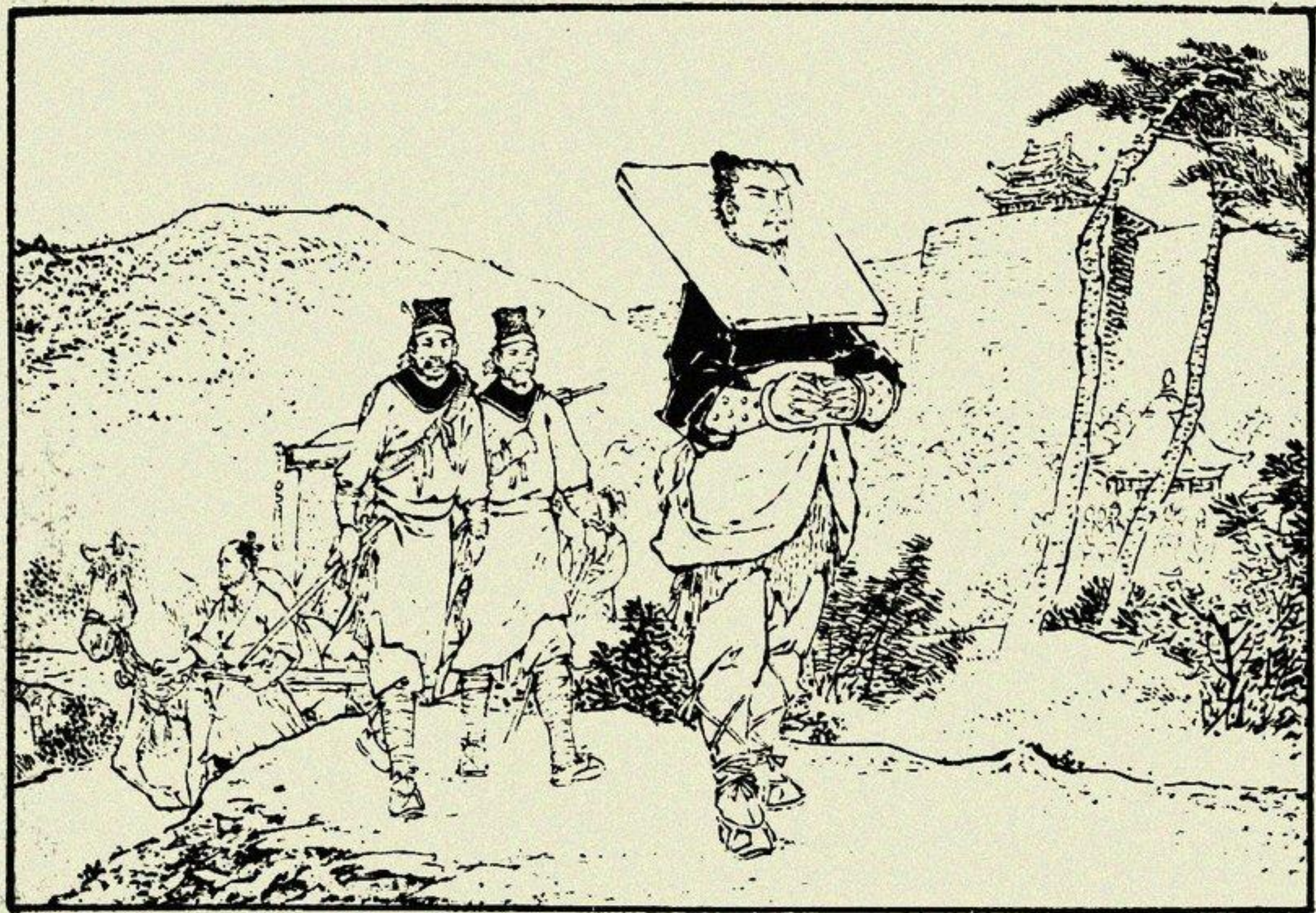
绘 画 刘汉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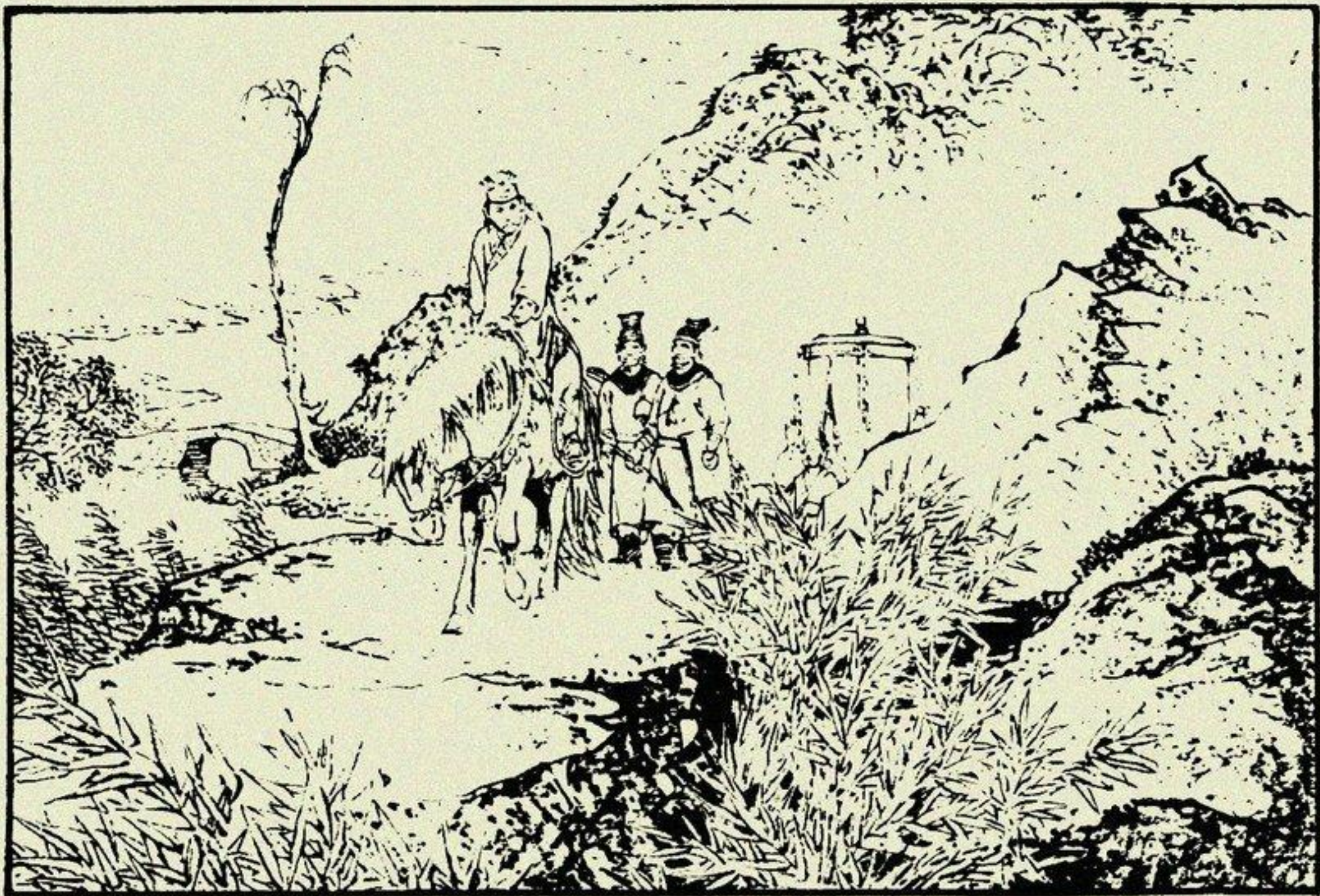
河北美术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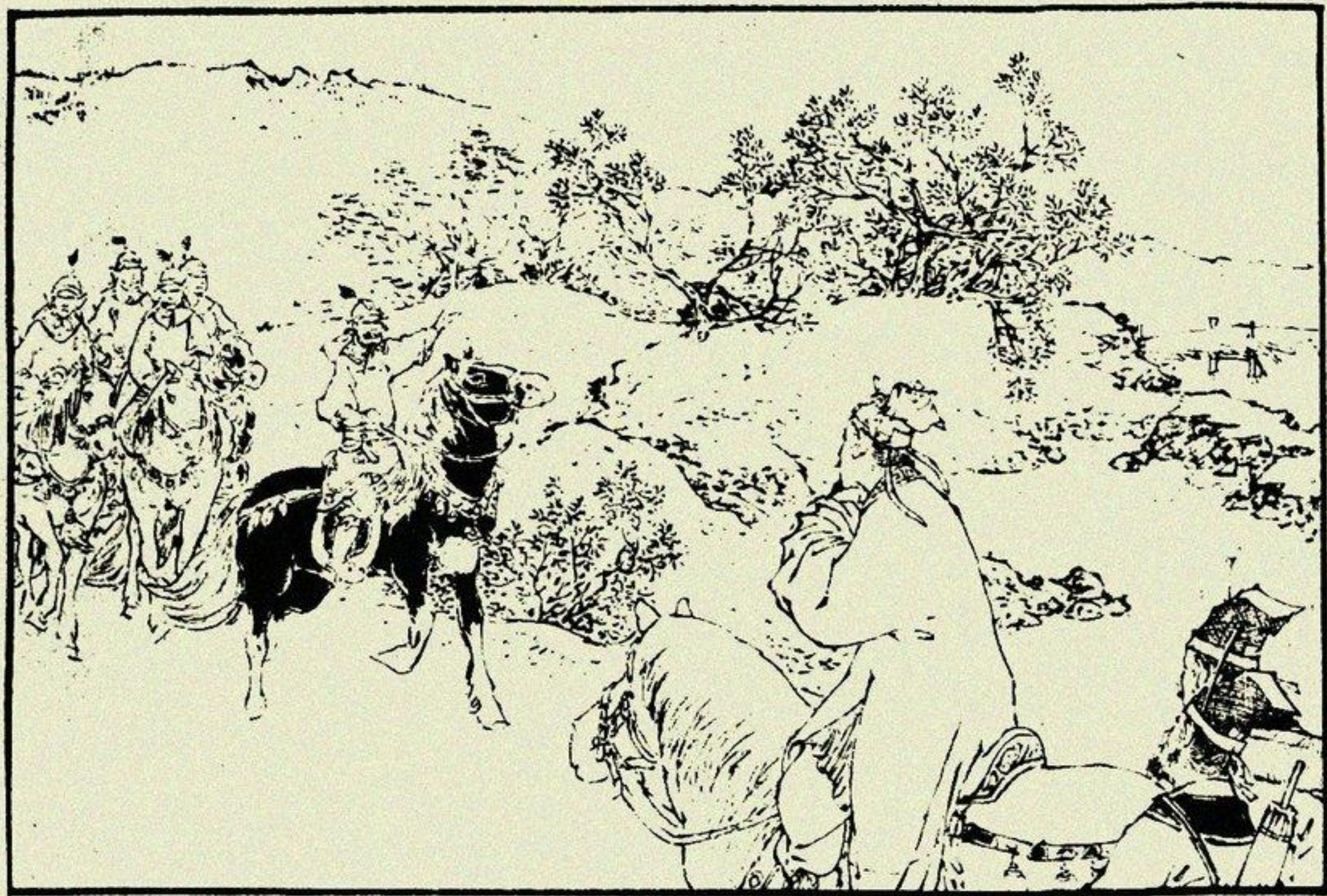
六郎杨景发配云南后，奸贼王强并不心甘，他又罗织罪名，诬陷六郎谋反。真宗皇上听信谗言，命王强出使云南，将六郎处死。六郎的结拜盟弟任炳，与六郎容貌相似，人称“假杨景”。他深明大义，为使杨六郎这个保国栋梁免遭杀害，用计骗取了六郎的衣服，穿在身上，密奔刑场，悲壮替死。从此，六郎杨景便隐姓埋名，装成任炳，含辛茹苦，等待出头之日，再图报国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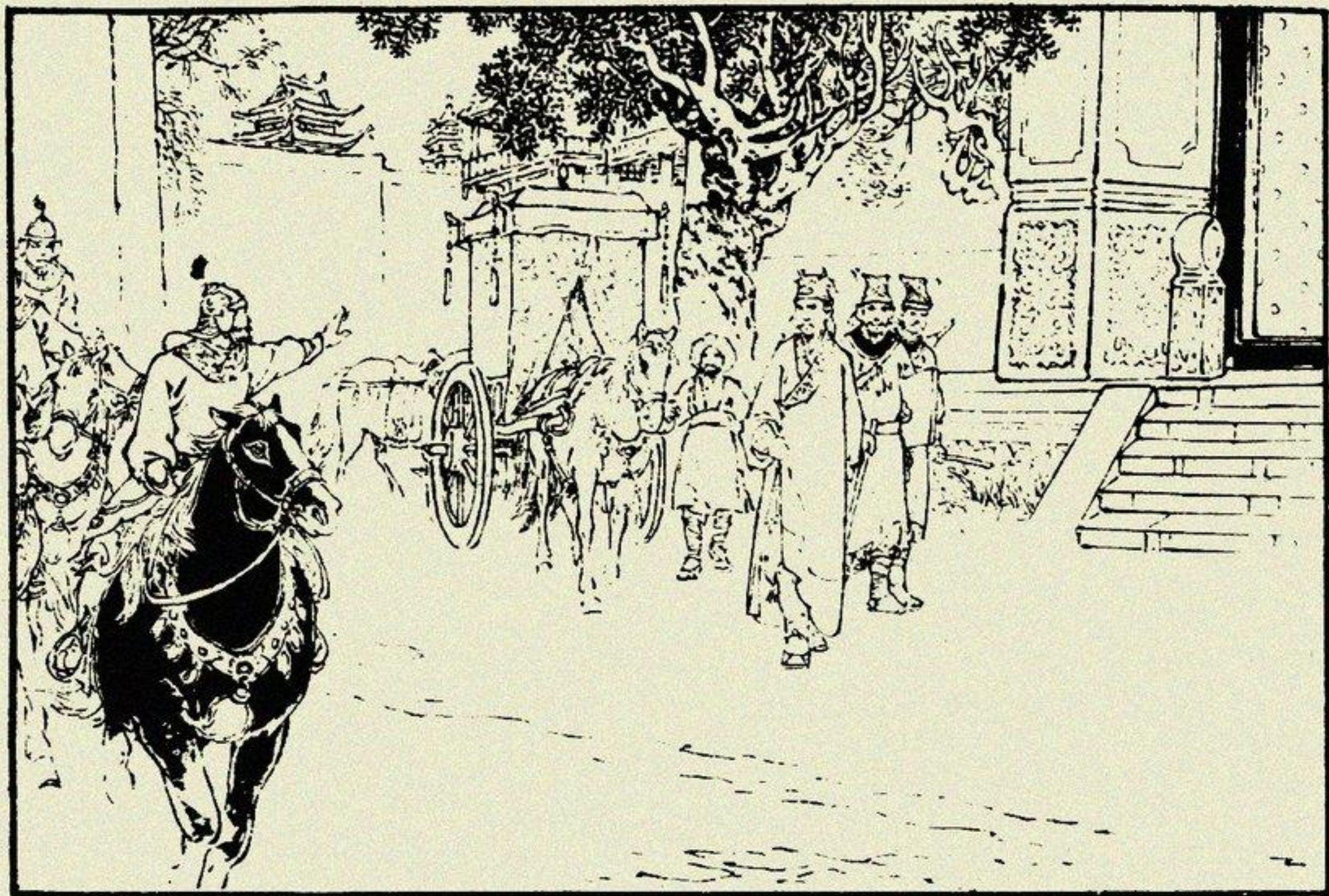
1 杨六郎因谢金吾一案被发配云南充军。他辞别老母离京，由柴郡主陪同，在解差李义、张恩押解下，身穿罪衣，肩扛大枷，艰难地向前行进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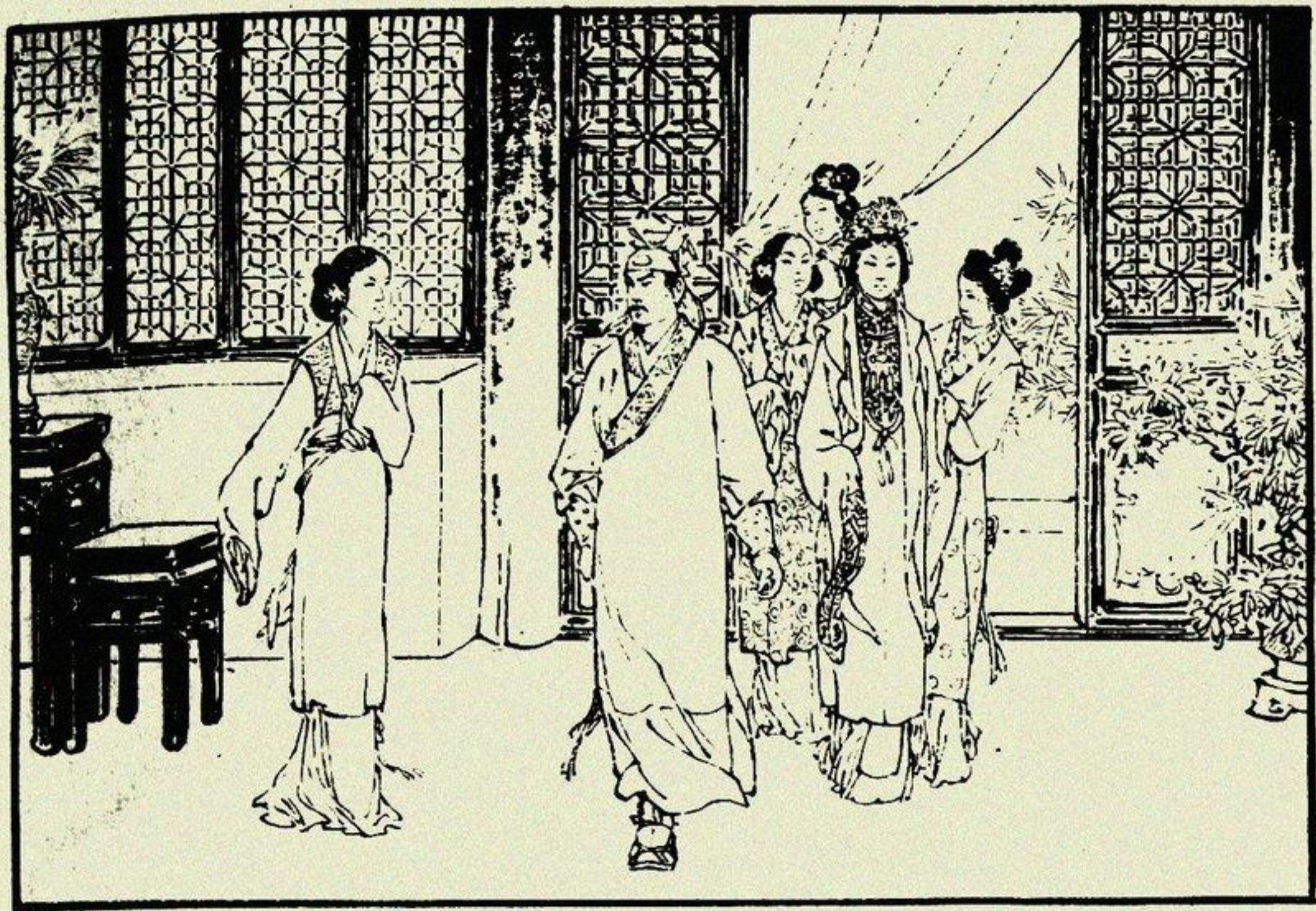
2 离京城渐渐远了，解差李义、张恩便把六郎的枷锁打开，叫他换上便服，骑马赶路。他们逢关换印，遇城递交公文，一路之上倒也顺利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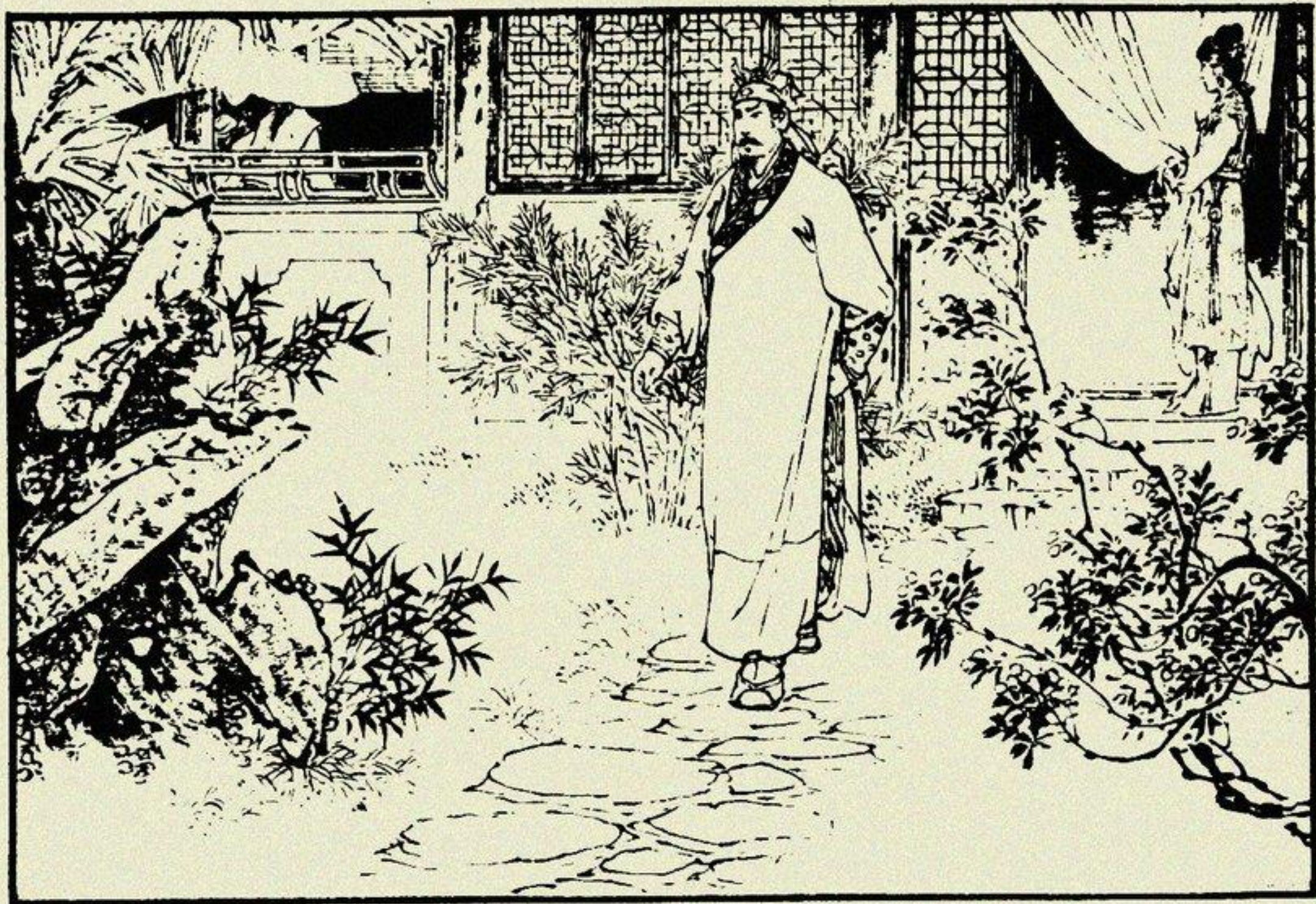
3 行走多日，距云南昭通府已经不远，突然迎面有十几匹战马挡住去路。马上的人都是王府差官打扮，为首的高声喝问：“来的罪犯可是杨景杨延昭？”六郎答道：“正是小人。”那人将手一挥说：“都跟我们走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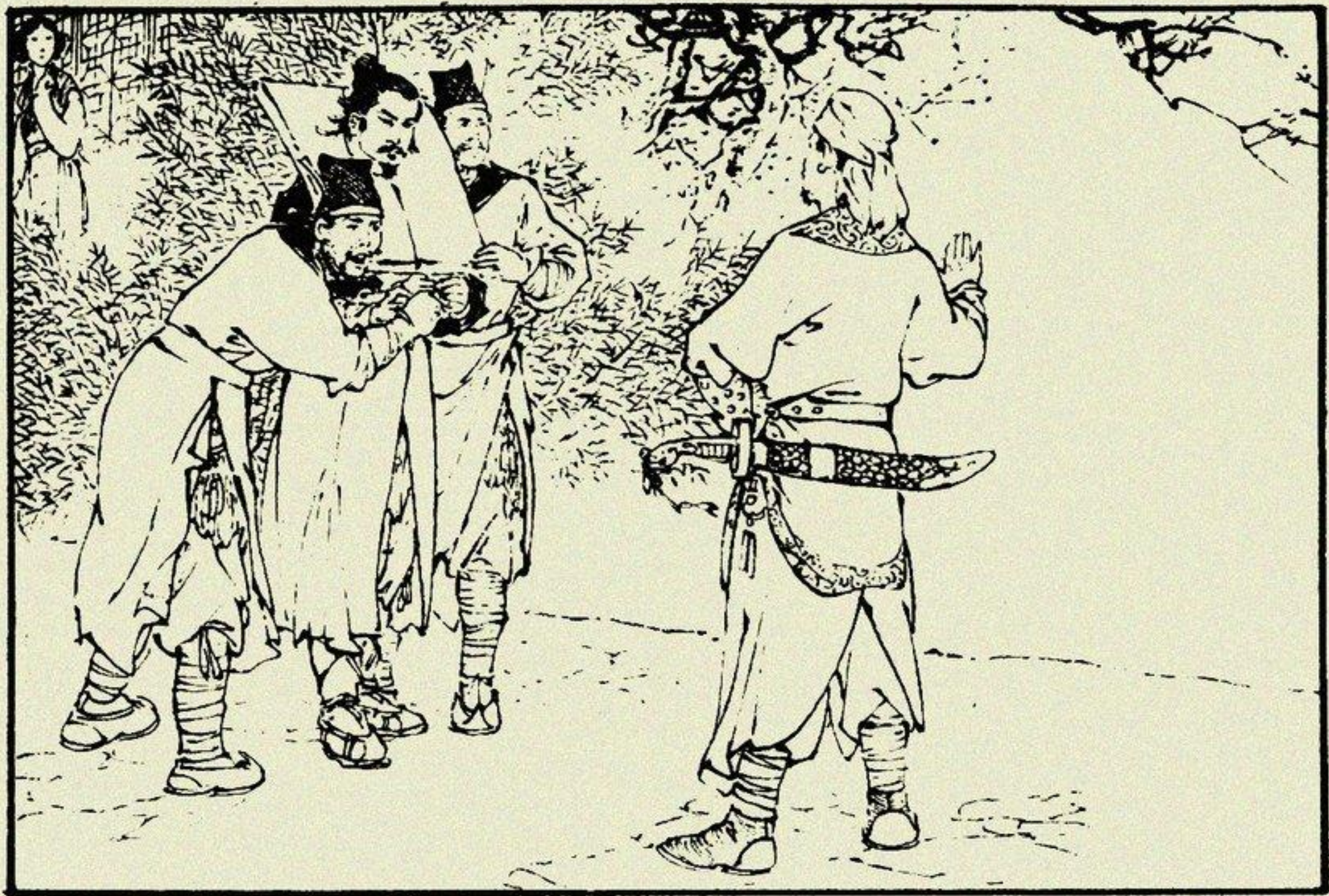
4 杨六郎等人跟差官们进了昭通城，来到一座豪华的府第门前，为首的差官勒住马说：“你们在这儿等候，一会儿去见王爷。”说罢，领着众差官打马如飞而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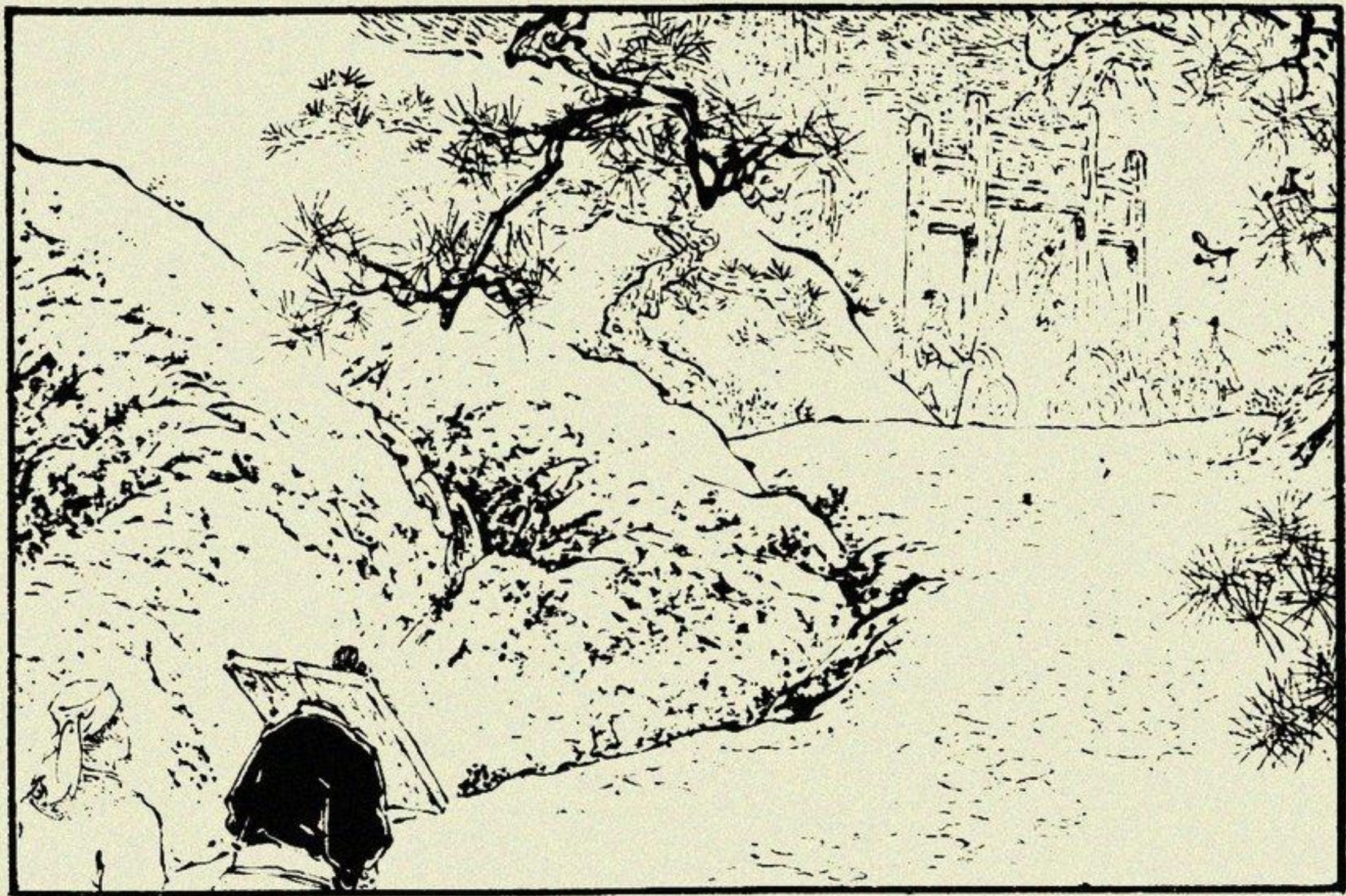
5 这时，从大门里走出几个当地打扮的妇女，将柴郡主和杨六郎恭恭敬敬地迎进府门，让进客厅，端茶送水忙个不停。六郎心中纳闷，问道：“这是谁家的府第？”这些人笑而不答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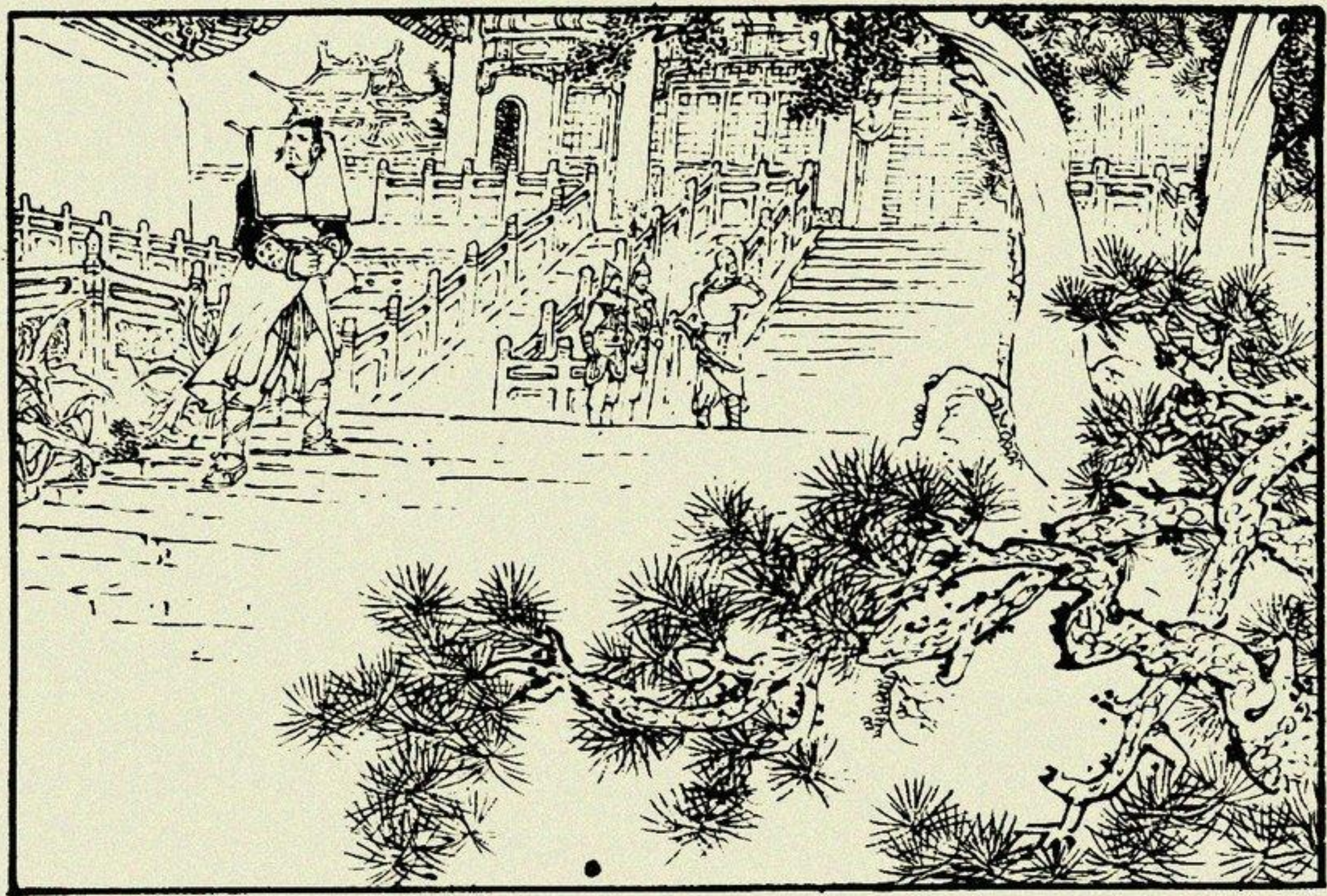
6 不一会儿，又摆上一桌丰盛的酒席。六郎和柴郡主肚中有些饥饿，也不客气，坐下就吃。刚吃完饭，忽听差官在外高喊：“王爷有旨，宣配军杨景上银安殿见驾！”六郎连忙放下碗筷，走出客厅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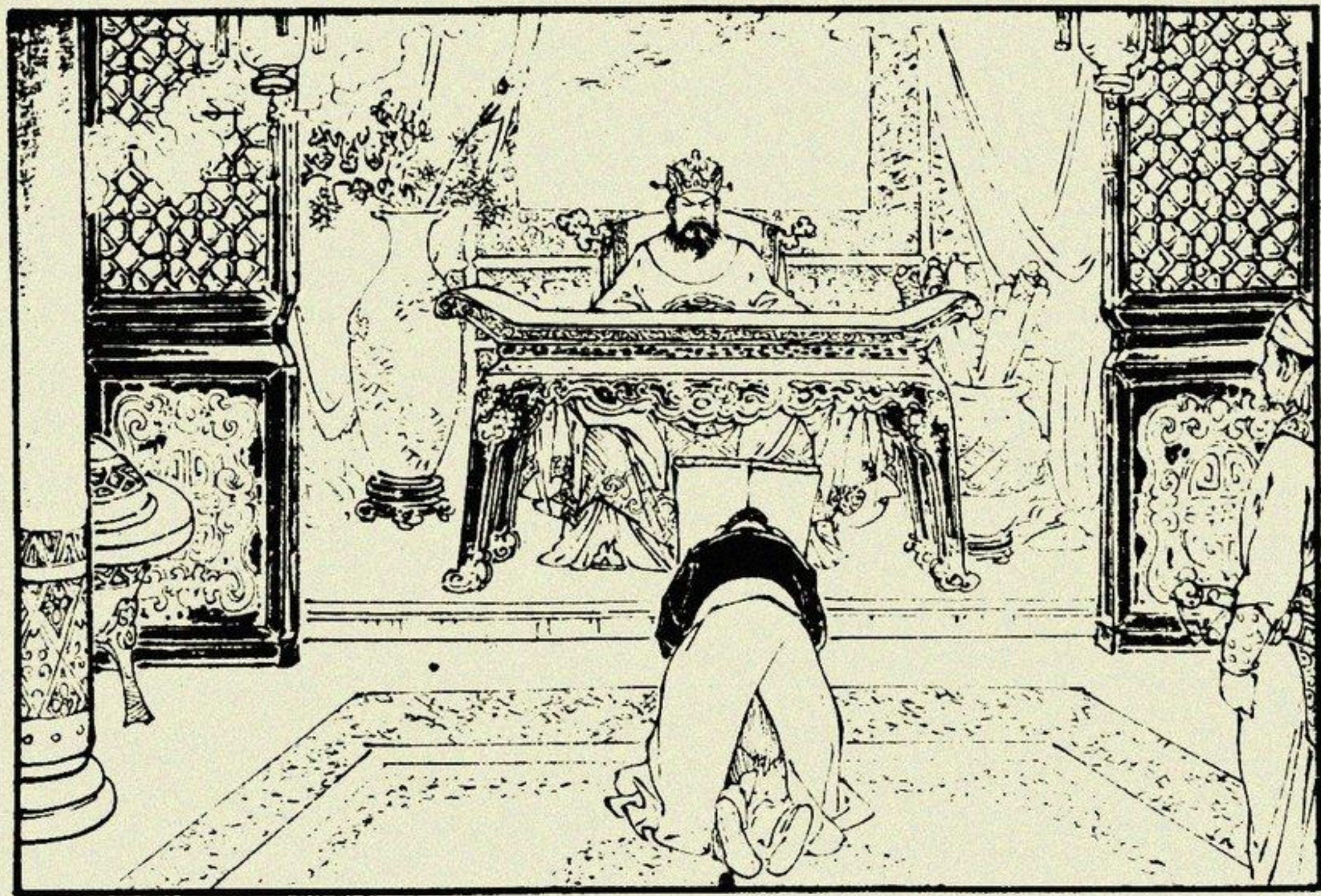
7 在配房用饭的解差李义、张恩听到喊声也急忙出来，给六郎穿上罪衣，戴上木枷，打算押解前往。王府差官说：“王爷只宣杨景一人前去，二位差官不必跟随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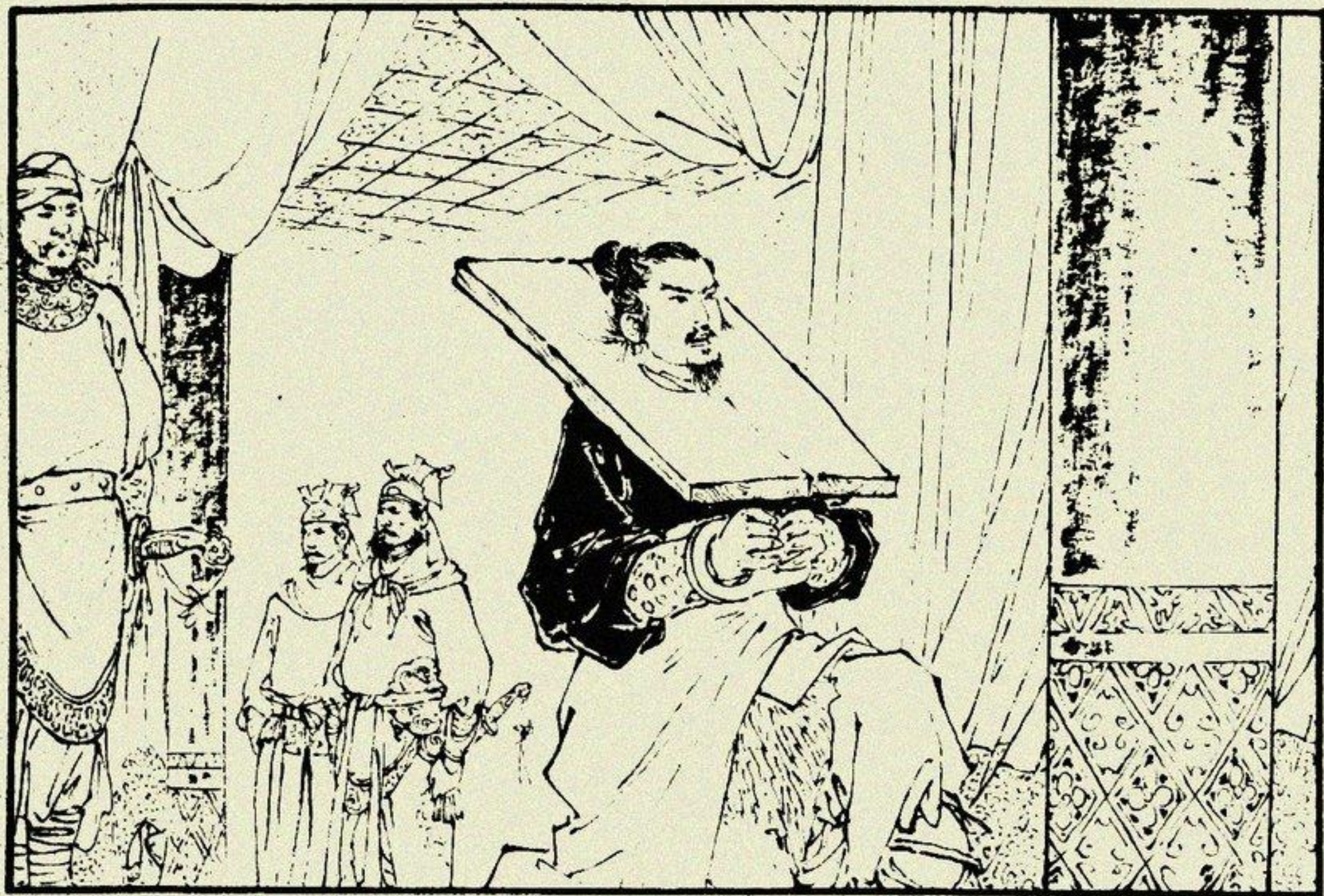
8 六郎跟着差官走了十多里路，地势越来越高，隔不远就有一座牌楼，青石台阶直通山顶，台阶两旁站着一对对的士兵，手持刀枪长矛，杀气腾腾。



9 六郎毫无惧色，一步步登上山顶，眼前呈现出一座皇宫般的建筑，周围绿水青山，苍松翠柏，犹如进了仙境。六郎想：这大概是银安殿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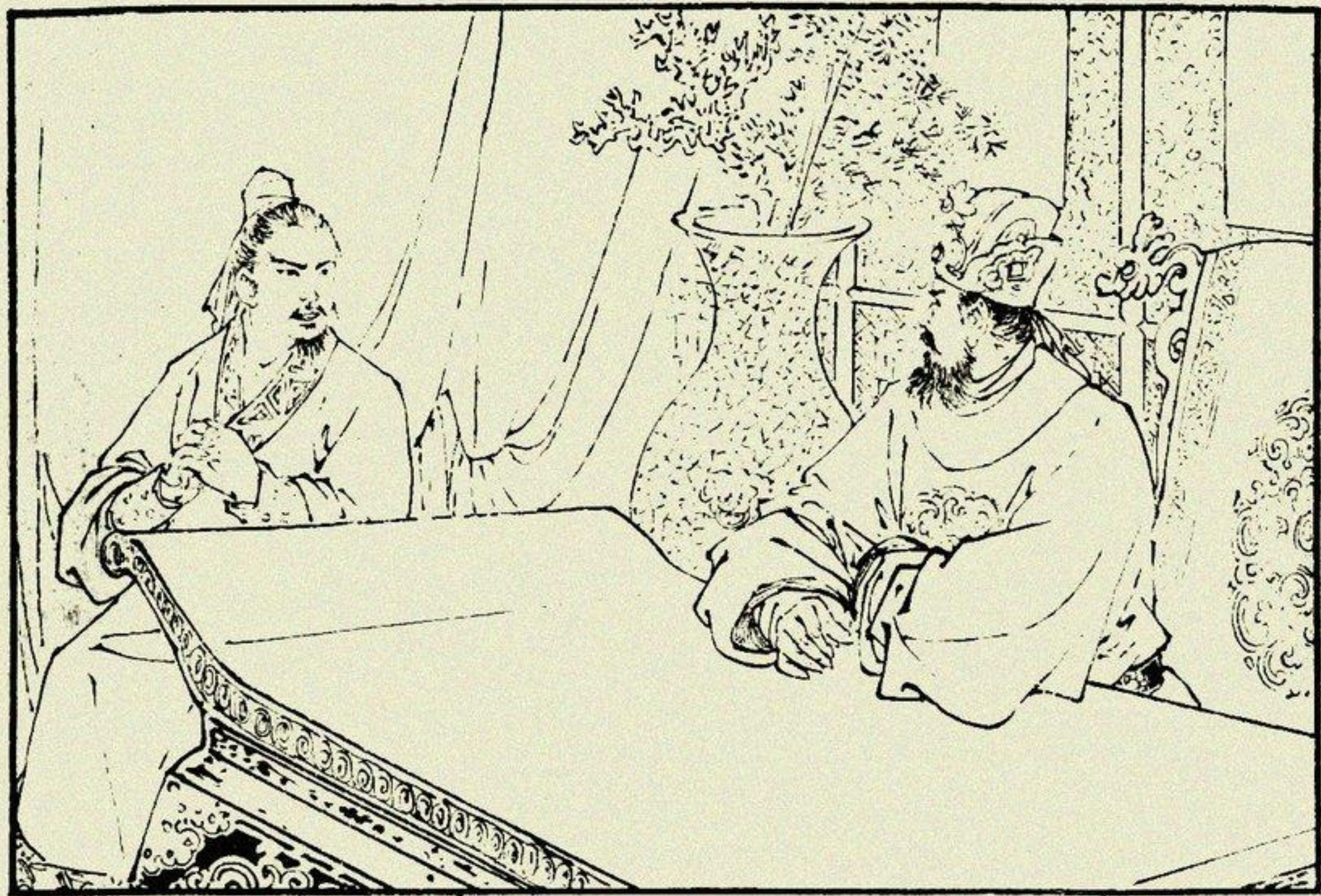
10 这时，只听里面高喊：“配军杨景报门而进。”六郎报过姓名，小心翼翼走上大殿，只见文官武将两旁站立。中间御书案后坐着一位王爷，年约五十，身材魁伟。六郎跪下道：“配军杨景参见王家千岁。”



11 云南王问过六郎充军情由后，又问道：“听说你是郡马，郡主是谁？”六郎说：“八王御妹柴郡主。”“八王姓赵，为何郡主姓柴？”六郎便把郡主乃是柴王之后，八王收为妹妹留在皇宫长大的前后因由说了一遍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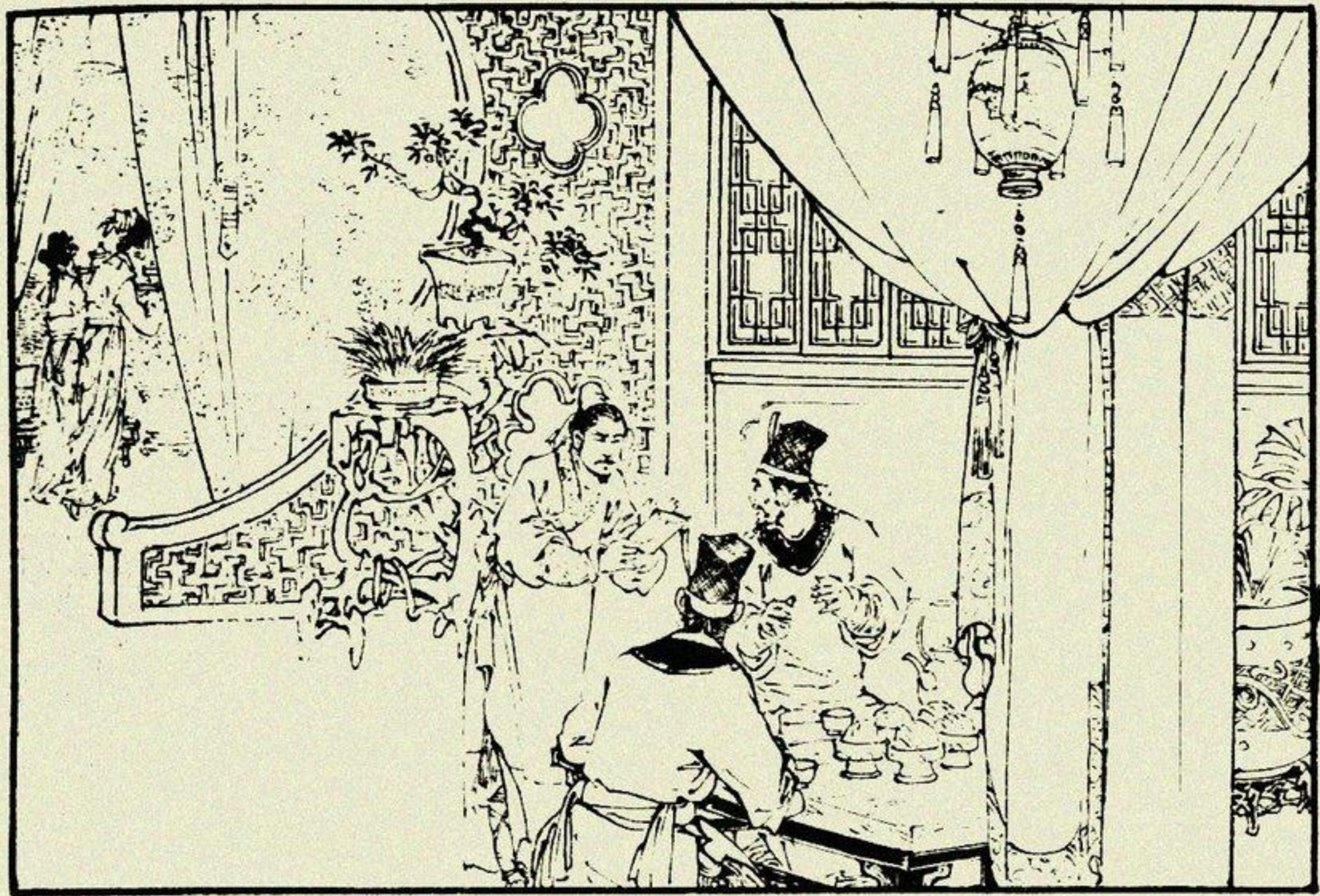
12 云南王听六郎说得不差，立刻命人给他除去枷锁，转换笑容问道：“你知我是谁？”“您是王家千岁呀！”“我是柴郡主的亲哥哥柴宗勋。”说罢起身将六郎挽起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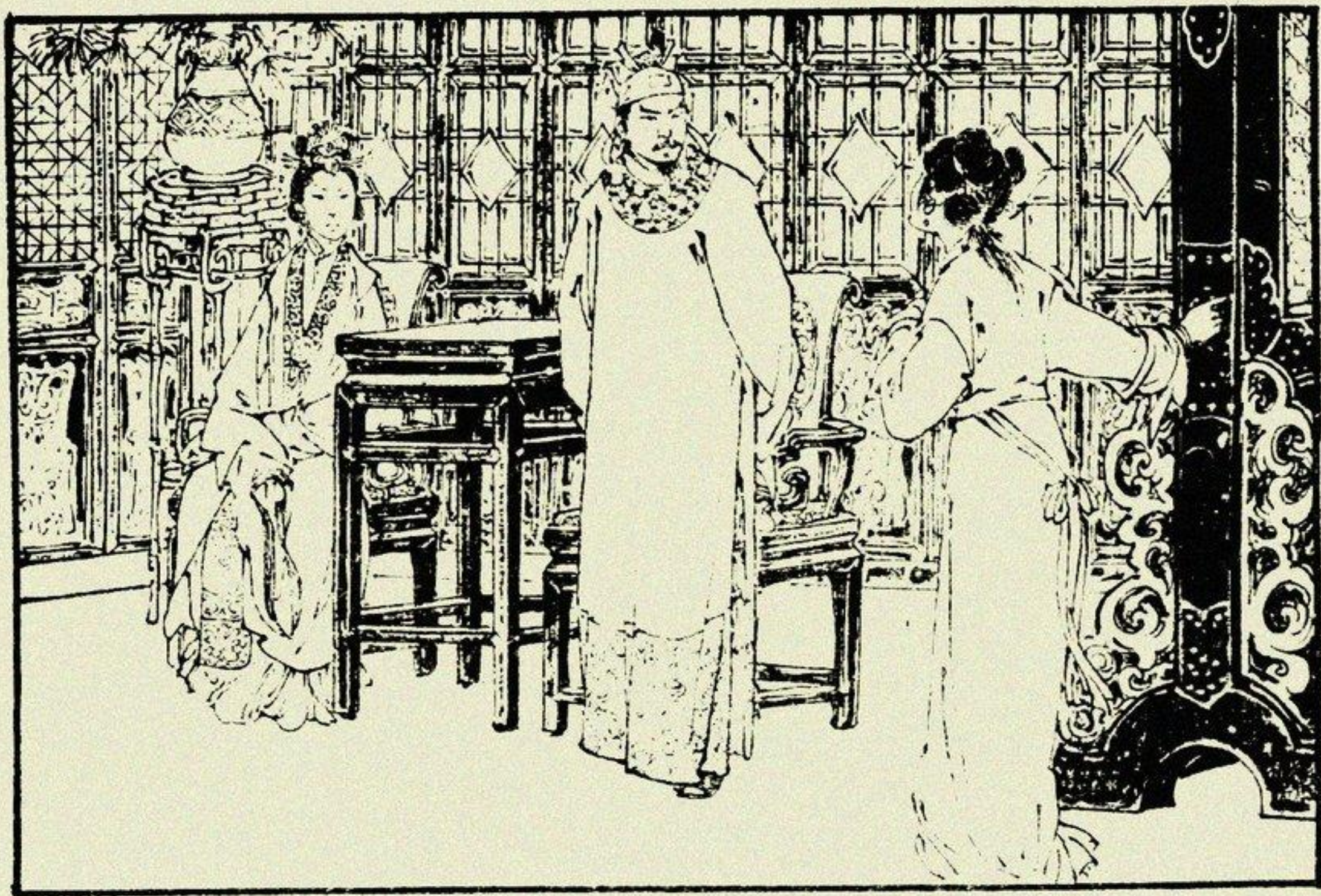
13 云南王请六郎坐定后又说：“当初赵家登基，封我柴家独立云南，不朝天朝纳贡。我与妹妹自幼分别，因相距太远，又因与赵家不和，因而多年也无来往。今闻你发配云南，所以命差官将你夫妻接到城内府里居住。”



14 二人正说着，差官把柴郡主也接到王宫。兄妹二人久别重逢，悲喜交加，云南王命人把王妃请来与郡主、郡马相见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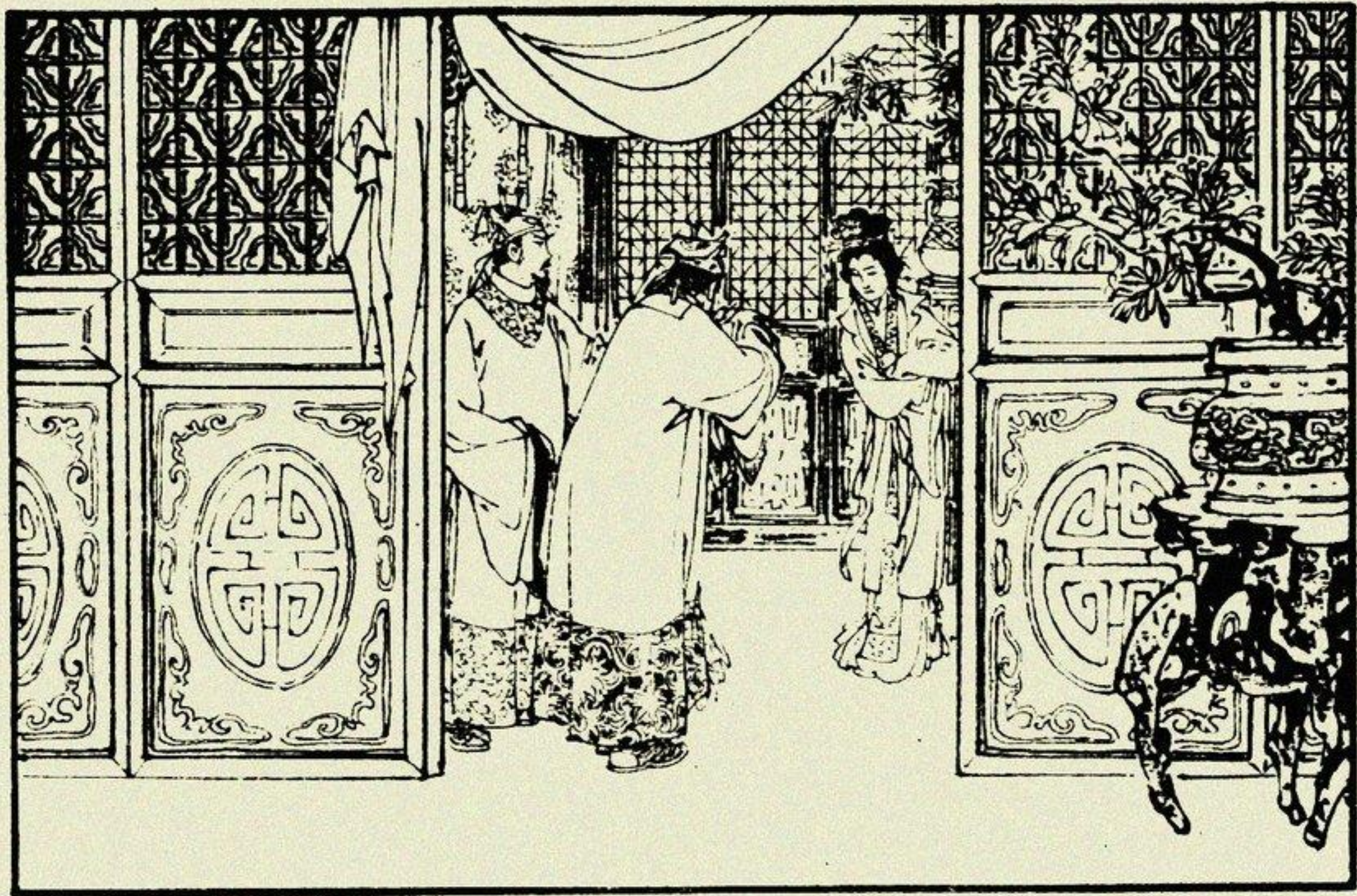
15 云南王又在内宫摆宴，款待杨景夫妻。解差李义、张恩也前来祝贺。六郎写了家书，烦二人带回汴梁交与太君，请老人家放心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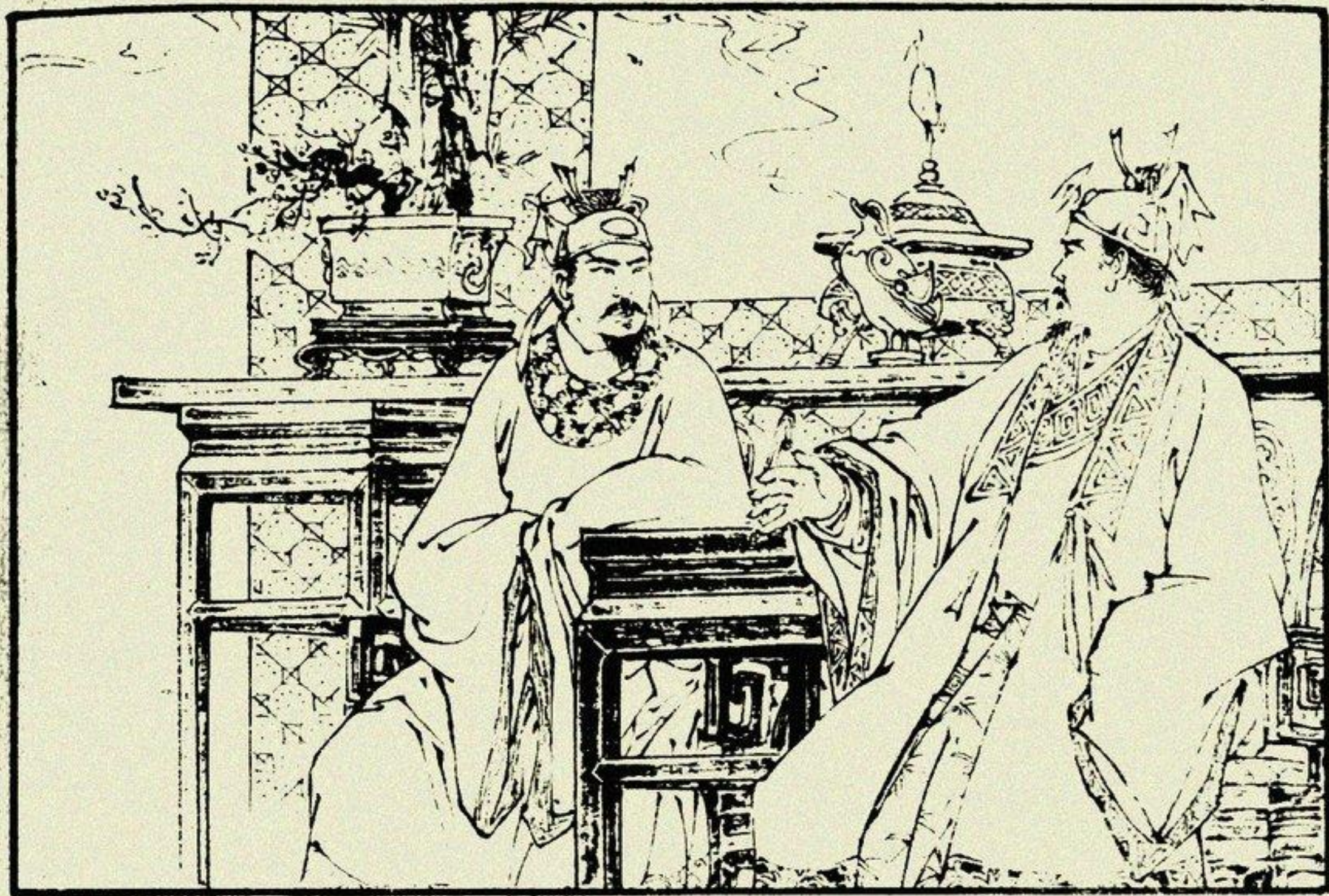
16 杨景夫妻在王宫住了几日，回到自己的住宅。这天傍晚，丫环来报：“郡马爷，府门前来了一人，说是你的兄弟，要求见你。”六郎想：我哪有兄弟在云南呀？待我出去看看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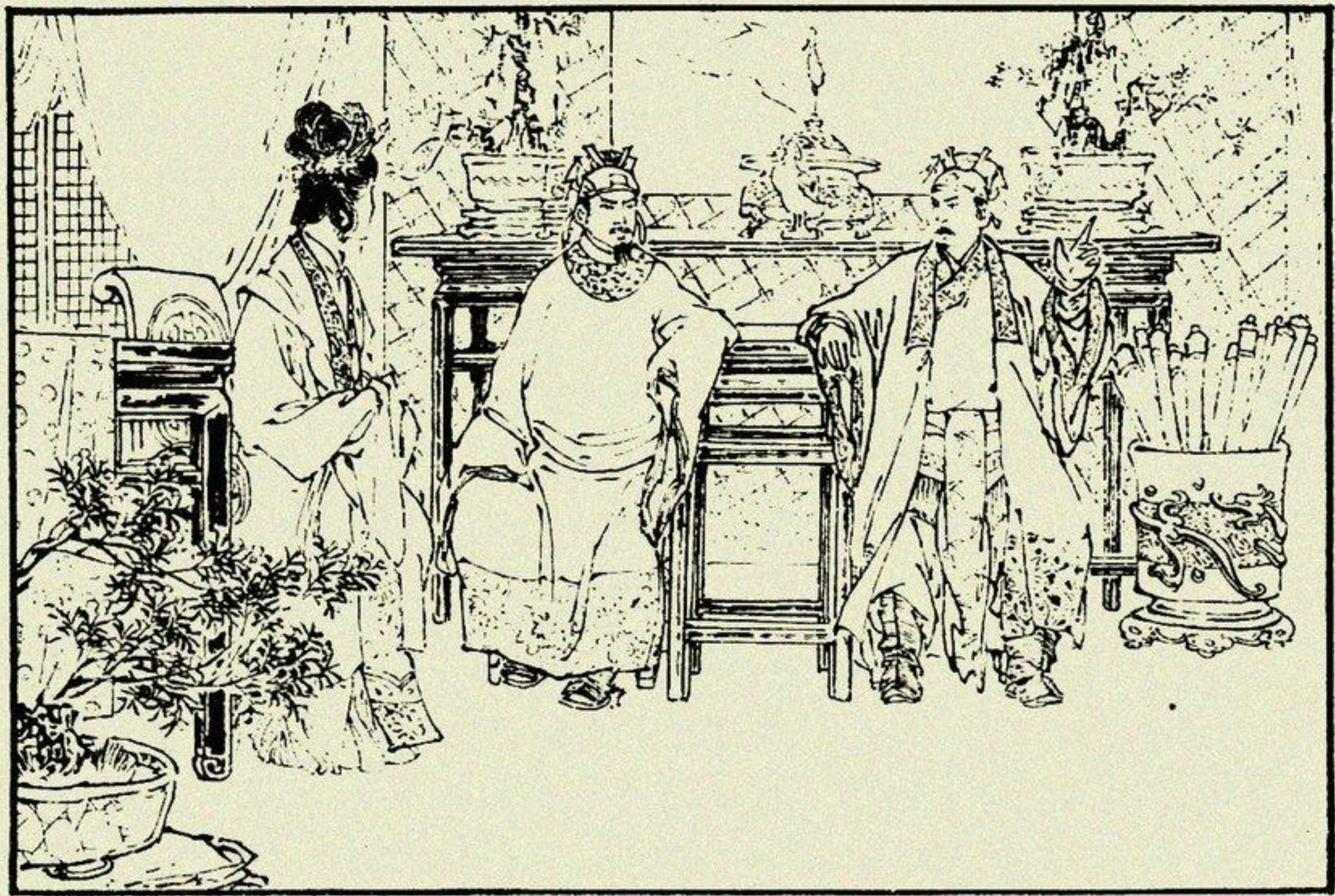
17 六郎来到府门，见一个与自己相貌一模一样的人站在门口。没等他说话，那人抢先开口道：“啾呀！六哥，你可想死小弟了！”六郎这才想起，原来是自己的盟弟、银枪将任炳，他老家是云南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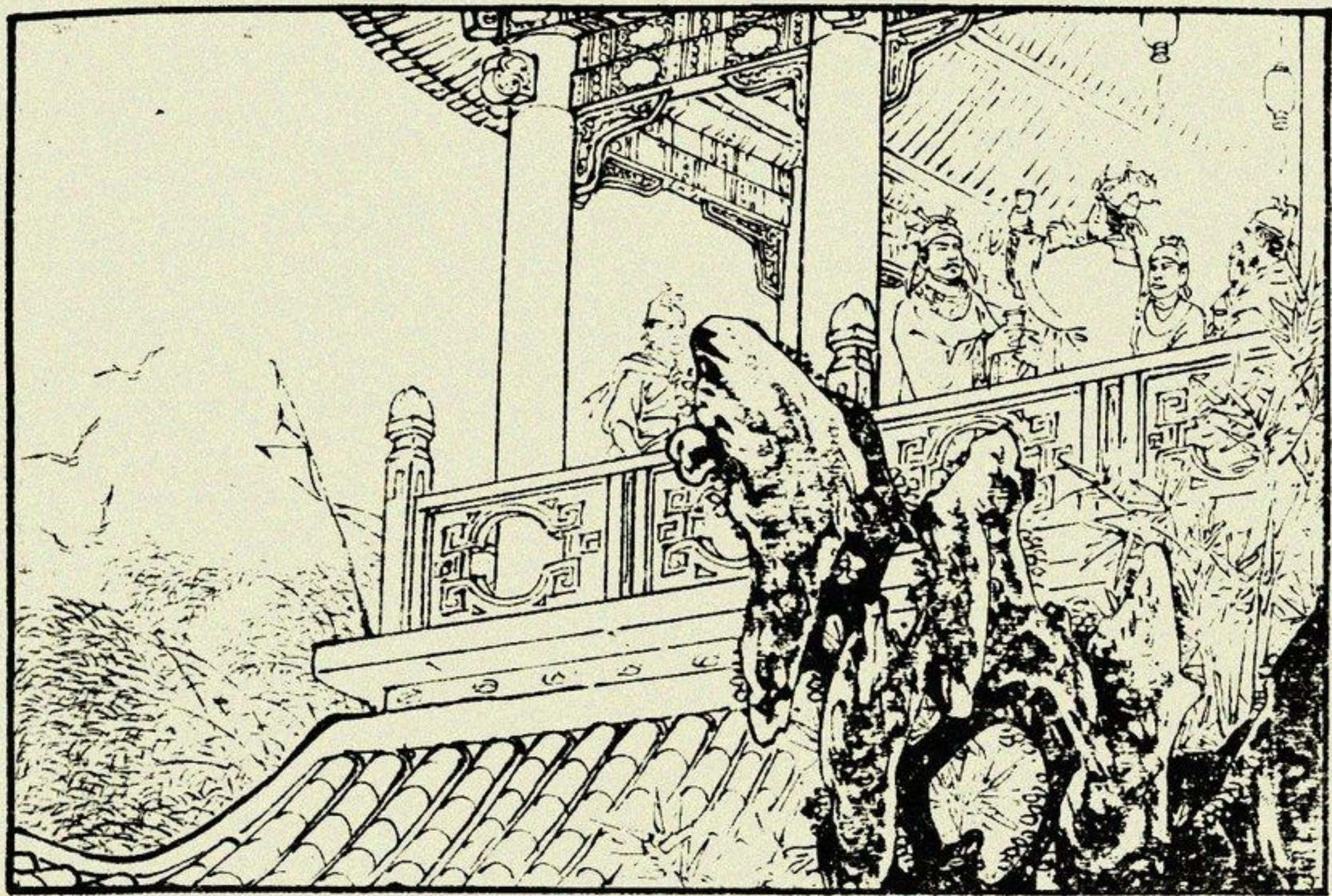
18 那年七郎打擂被困，多亏任炳相助解围。此后，任炳返回云南，已十多年未去京城，今日与六郎边陲相见分外亲热。六郎将他迎进客厅，见过郡主，然后讲了自己发配的原由，问道：“贤弟怎知为兄来到云南？”



19 任炳说：“我在云南王府为旗牌官，因外出公干，今日返回，才听说六哥来到云南，特来看望。”六郎又问起侄儿任金童，任炳叹息道：“前些日子不慎丢失，四处寻找无下落，现在只有我们夫妻二人过日子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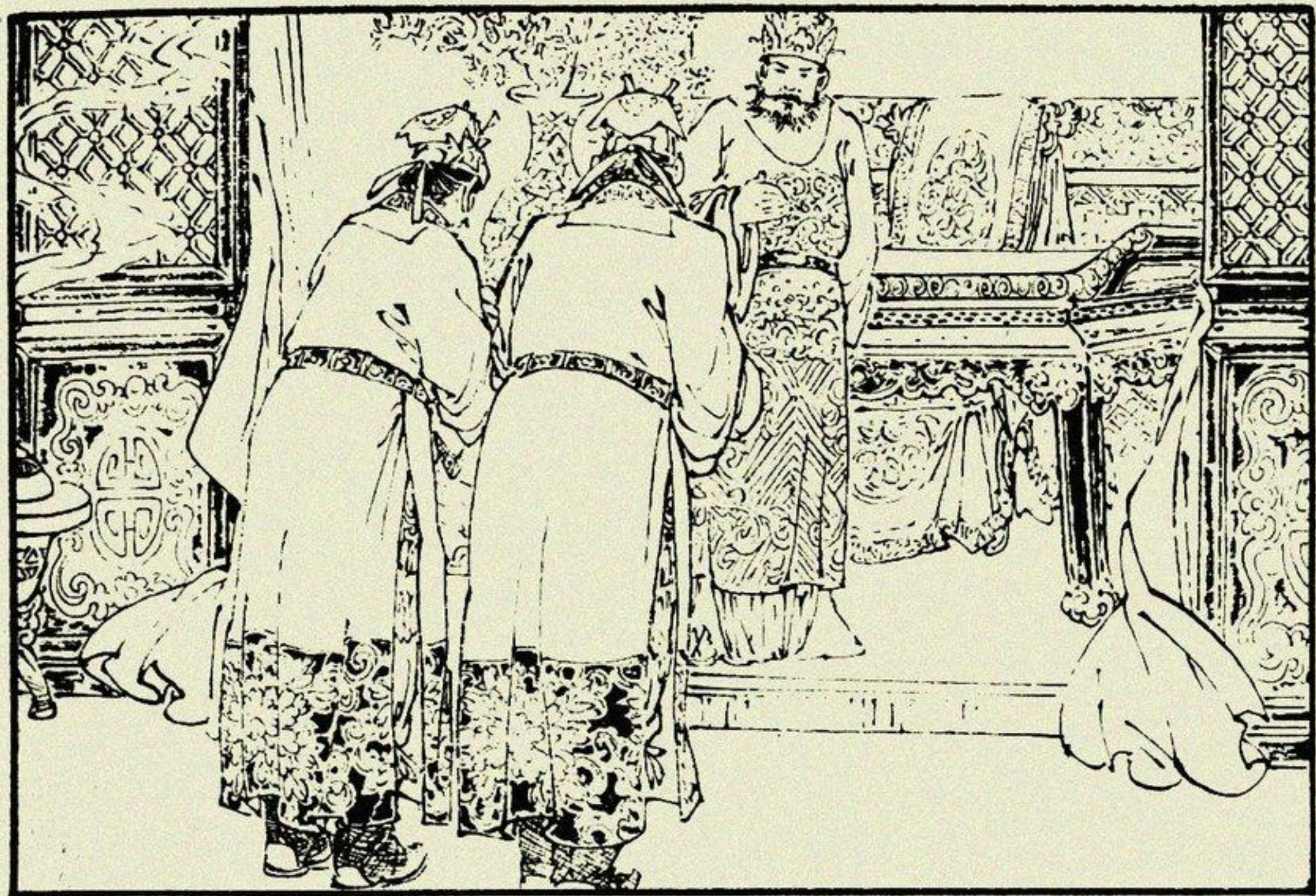
20 郡主安慰道：“兄弟不必忧伤，侄儿总会找到的。今后你要常来，免你六哥寂寞。”任炳说：“当初在京城因误买呼王爷宝马一案，六哥对我有救命之恩，如今我要好好答报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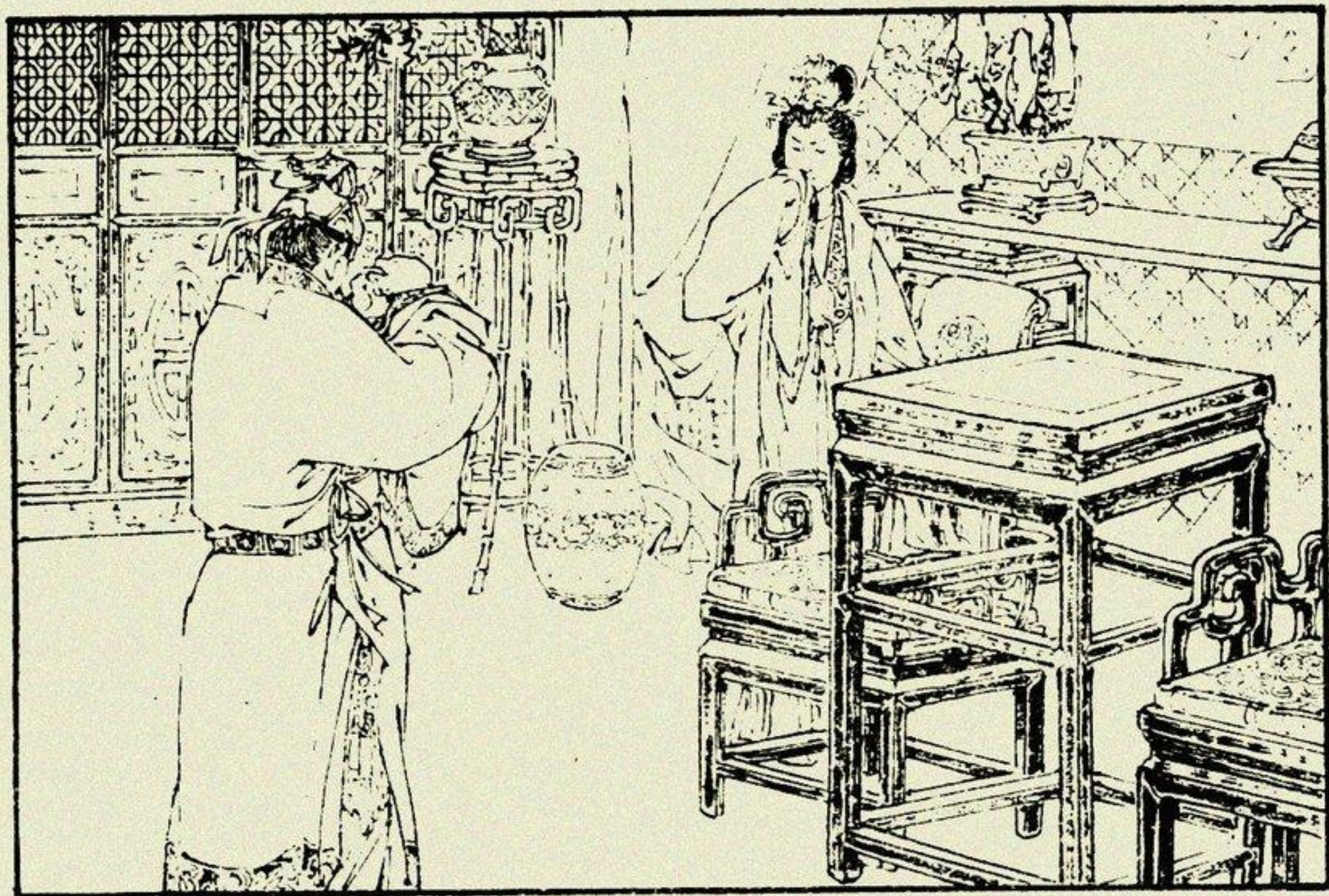
21 第二天，任炳在城内望海楼宴请六郎。王府旗牌官董齐、宋亮和武士马义、志强四人陪同，他们都是任炳的结义弟兄，人称“云南五友”。席间，大家开怀畅叙，谈得十分投机。



22 从此，六郎经常与他们在一起欢叙，也学些云南话。这天，六人又在任家谈论武艺，任炳拿出一套衣帽，这是他妻白氏特意给六郎做的，与任炳的衣帽一样。六郎穿上，谁也分不清哪个是杨景，哪个是任炳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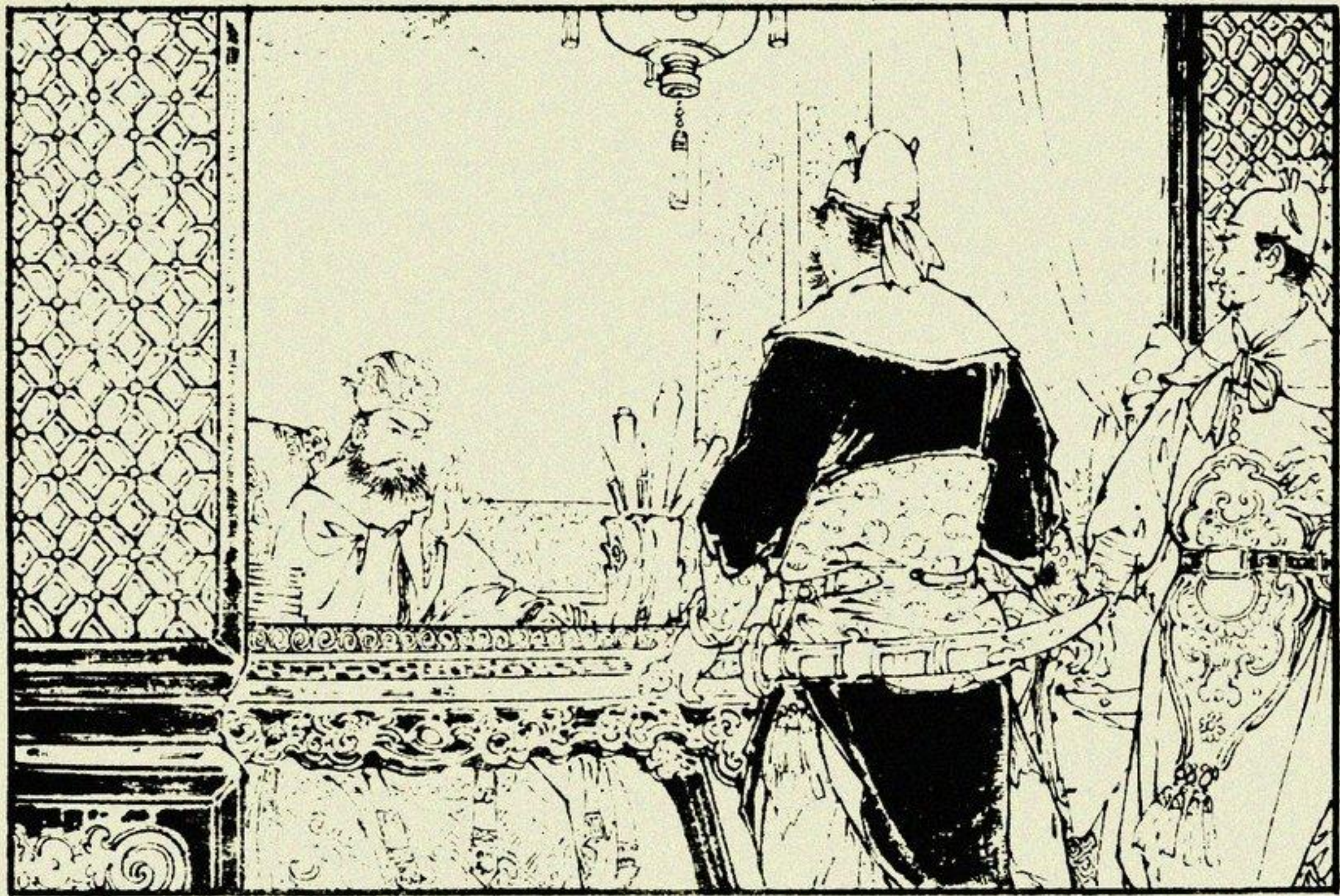
23 有一次，六郎和任炳入王宫去见云南王，柴宗勋见两人一模一样，看得非常高兴，他说：“我也分不清谁是真杨景，谁是假杨景。从此，任炳便得了个外号“假杨景”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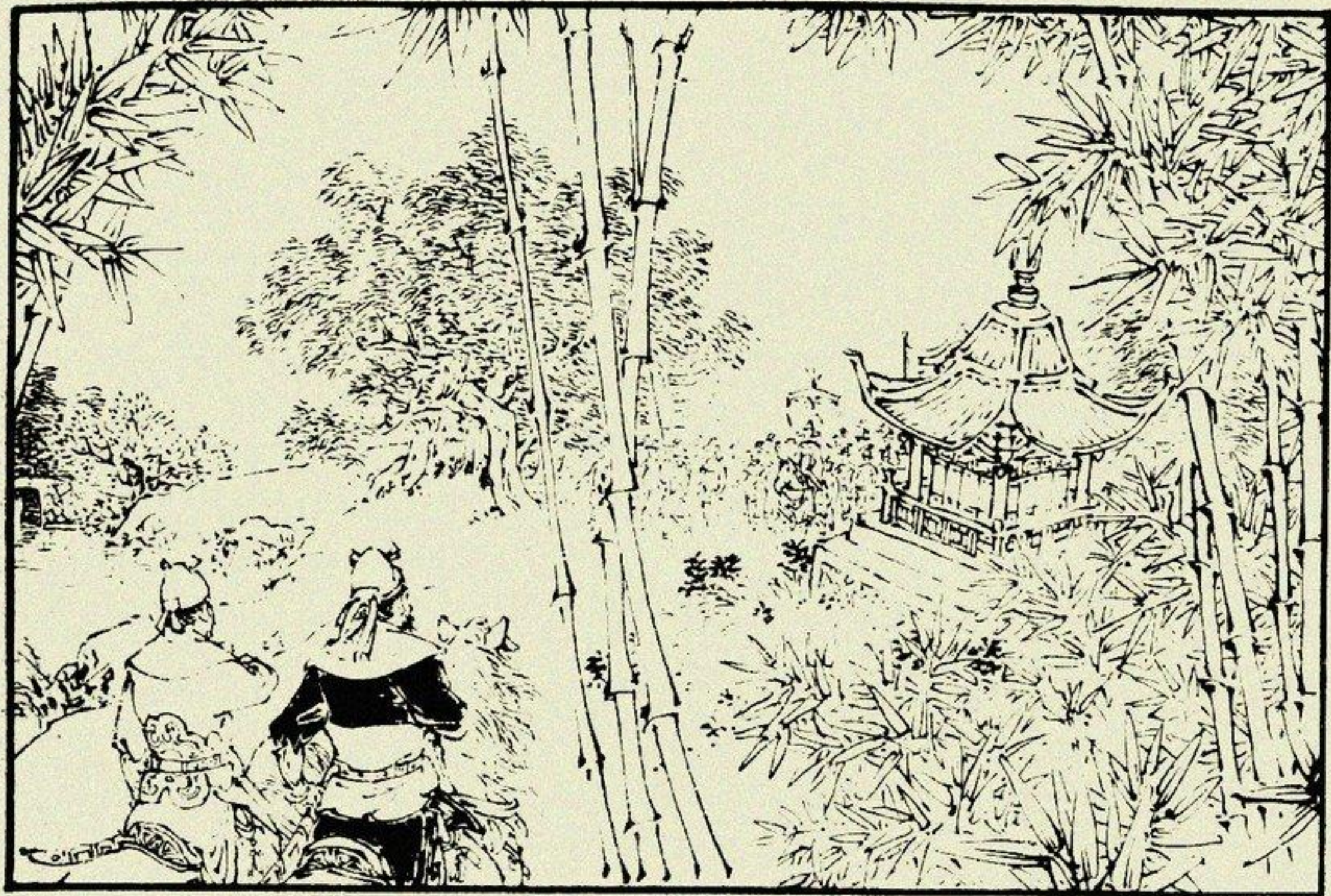
24 又有一次，六郎出外散心，任炳来到府上，郡主一见，以为是六郎，连忙站起说：“将军，怎么此时方回？”任炳知道六嫂认错人了，忙说：“啾呀！我不是郡马。”羞得郡主满面通红。



25 郡主是个心细之人，等六郎回来，她用红线在六郎衣领上绣了个“景”字，这才把二人区分开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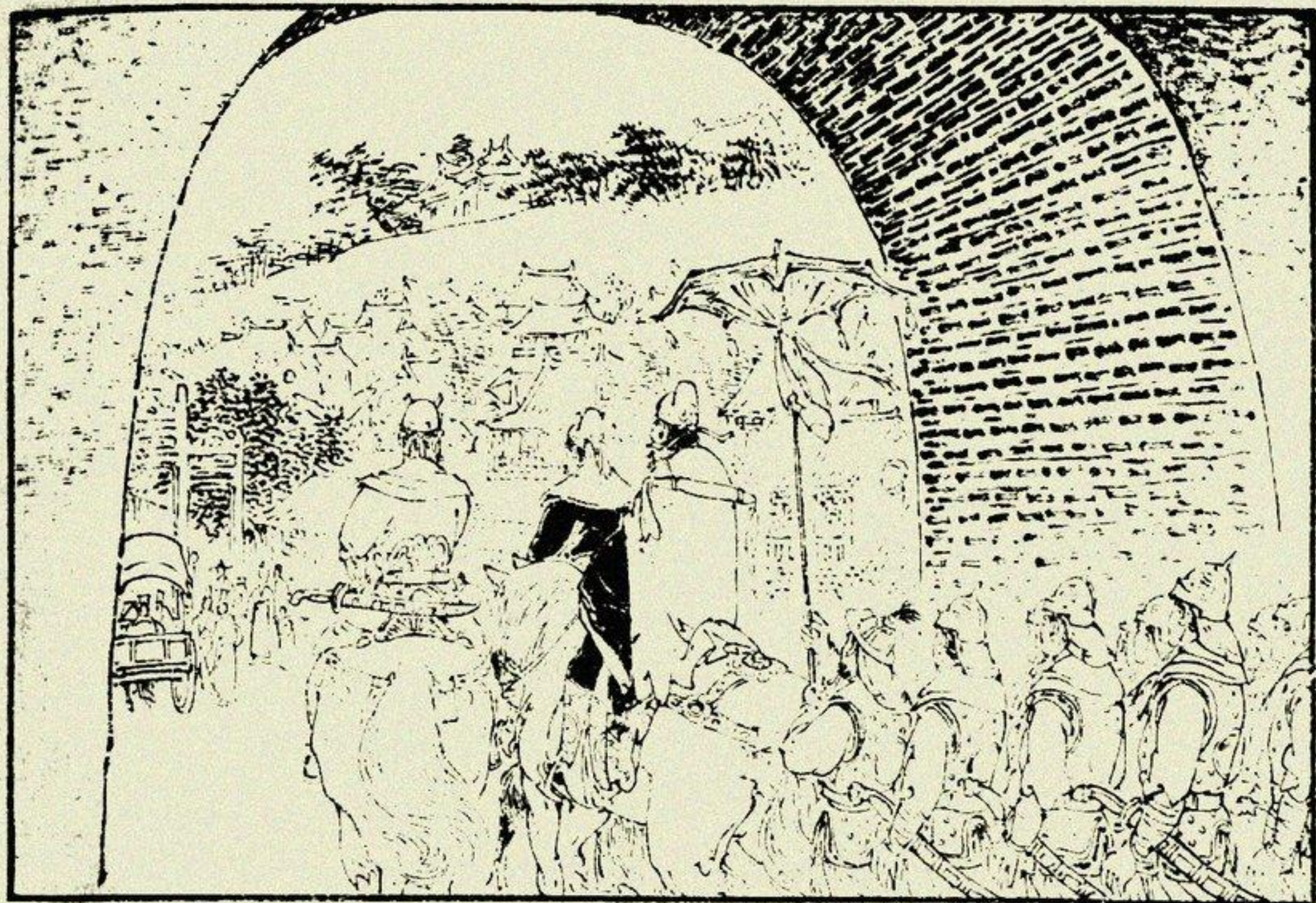
26 光阴似箭，一晃几个月过去了。这天，云南王正在银安殿处理公文，宫门官前来禀报：“千岁，东京钦差来到城外……”云南王眉头一皱：我与天朝素无来往，为何派来钦差？他传旨道：“董齐、宋亮替孤迎接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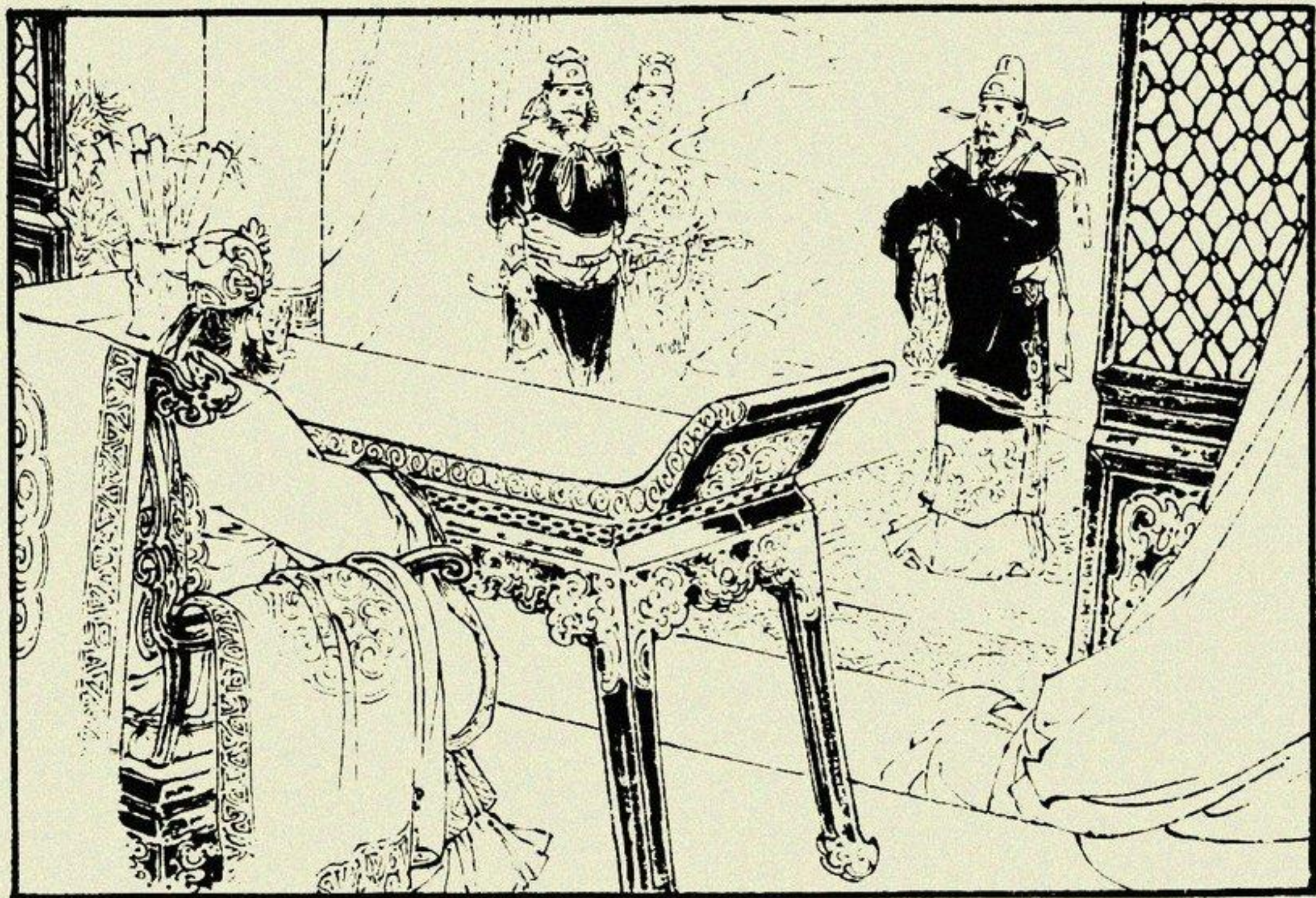
27 董齐、宋亮飞马出城，来到十里长亭，只见在二百御林军簇拥下，有位钦差在马上高坐。这个钦差不是别人，正是六郎的死对头、兵部司马王强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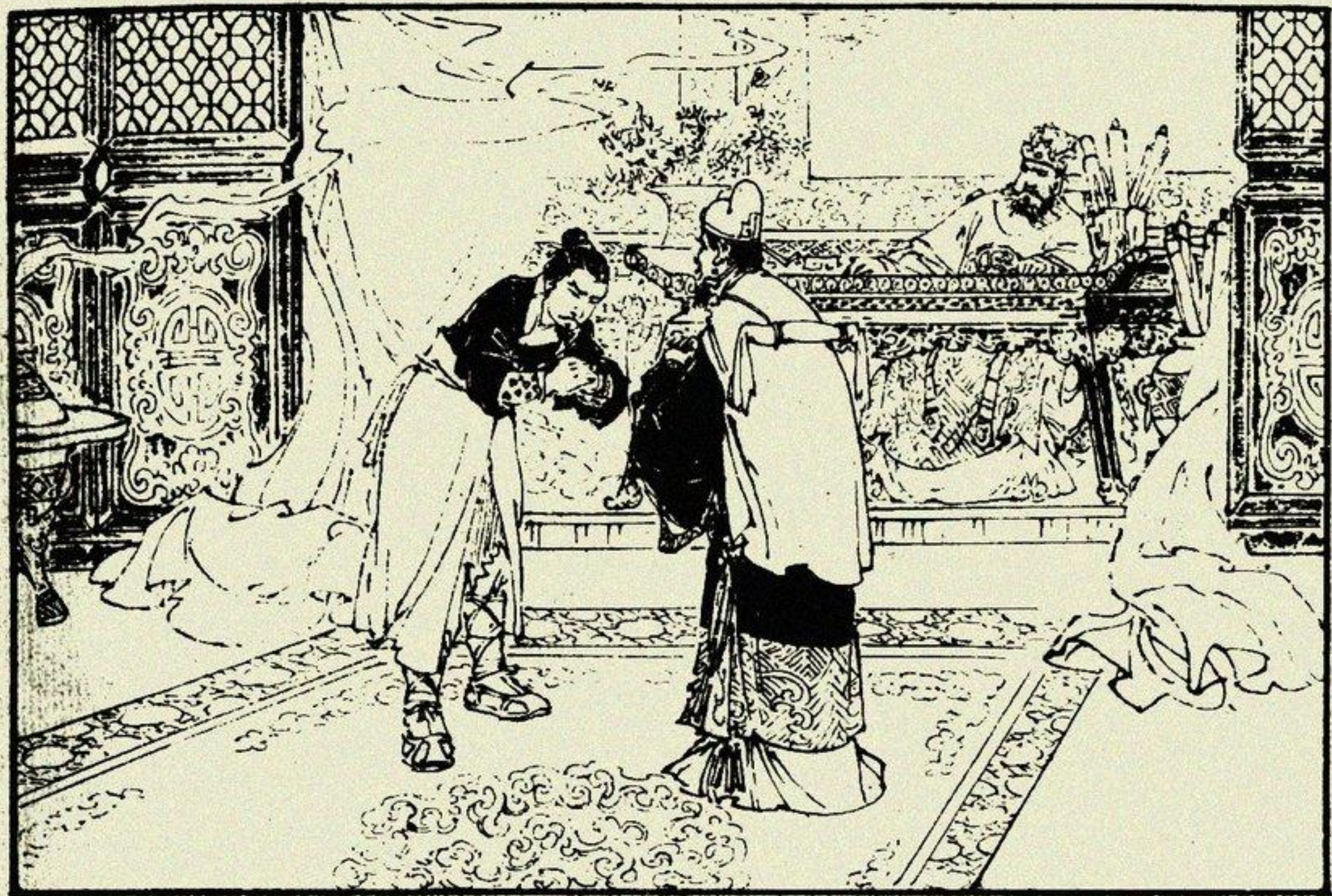
28 原来，王强一心要置六郎于死地。他闻悉边关新元帅狄玉陶被杀，岳胜带人马上了太行山，便把罪名都扣到六郎头上，向皇上密奏一本，讨得一道密旨，前来追杀六郎。董齐、宋亮上前言道：“钦差在上，我等有礼。”



29 王强见云南王没有亲自出迎，心中不悦，但到了边塞，已非朝廷势力所及，他不敢发作，只好跟着旗牌官董齐、宋亮进了城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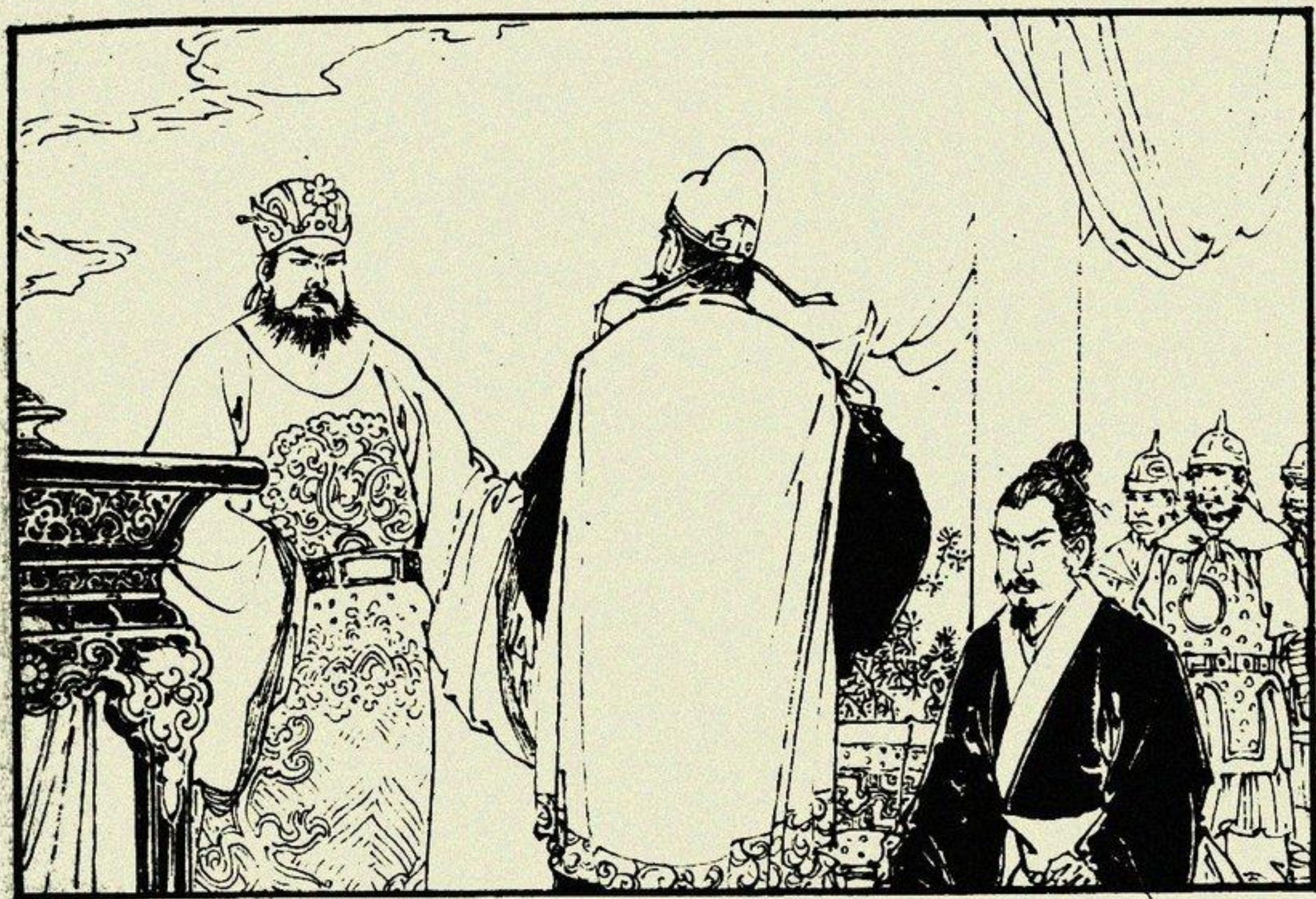
30 王强来到银安殿拱手对云南王道：“千岁在上，恕下官圣命在身，不能施以全礼。”云南王沉着脸说：“免！钦差既有圣命，那就宣旨吧！”王强说圣旨是给杨景的，要当他的面宣读。云南王便命董齐去寻六郎。



31 杨景听说京城来了钦差，穿上罪衣来到银安殿。先拜云南王，后与王强见礼。王强故作亲热地说：“六弟，京城一别，愚兄十分想念。我今奉旨而来，请六弟接旨。”



32 香案摆下，六郎跪地。王强宣读道：“罪犯杨景忤逆圣意，指使孟良杀害新任边关元帅，策划岳胜兵屯太行山，意欲谋反，罪在不赦，钦赐斩决，特派钦差王司马到云南监斩。望旨谢恩。”



33 杨景听罢，吓出一身冷汗。云南王着急了，心想：在我的云南，要杀我的妹夫，那可不行！他问道：“王司马说杨景谋反，有何证据？”王强冷笑道：“这个小臣不知，我是遵旨行事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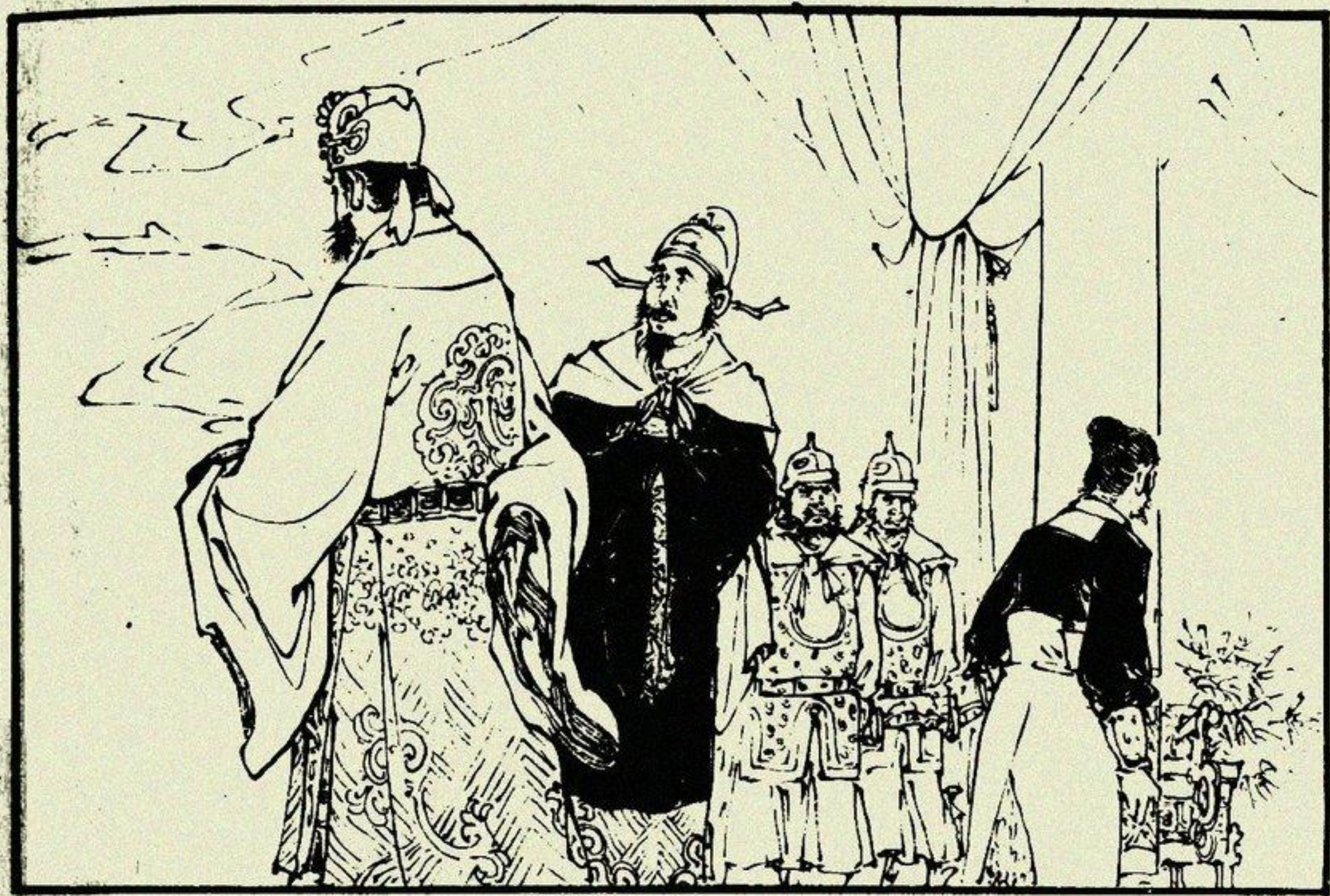
34 云南王又问六郎：“杨景，他说你造反，你屈不屈？”他的意思是：只要杨景喊冤，他就搭救。六郎也明白王爷的心意，可是他却说：“千岁，我情屈命不屈。我愿伏法。”



35 六郎为何愿死？他心想：狄玉陶被杀，岳胜兵聚太行山，这罪过都是为我才犯的。再者，我不伏法，杨府满门就会受诛。死我一人，保全全家也值得。所以他站起身说：“王司马，你行刑吧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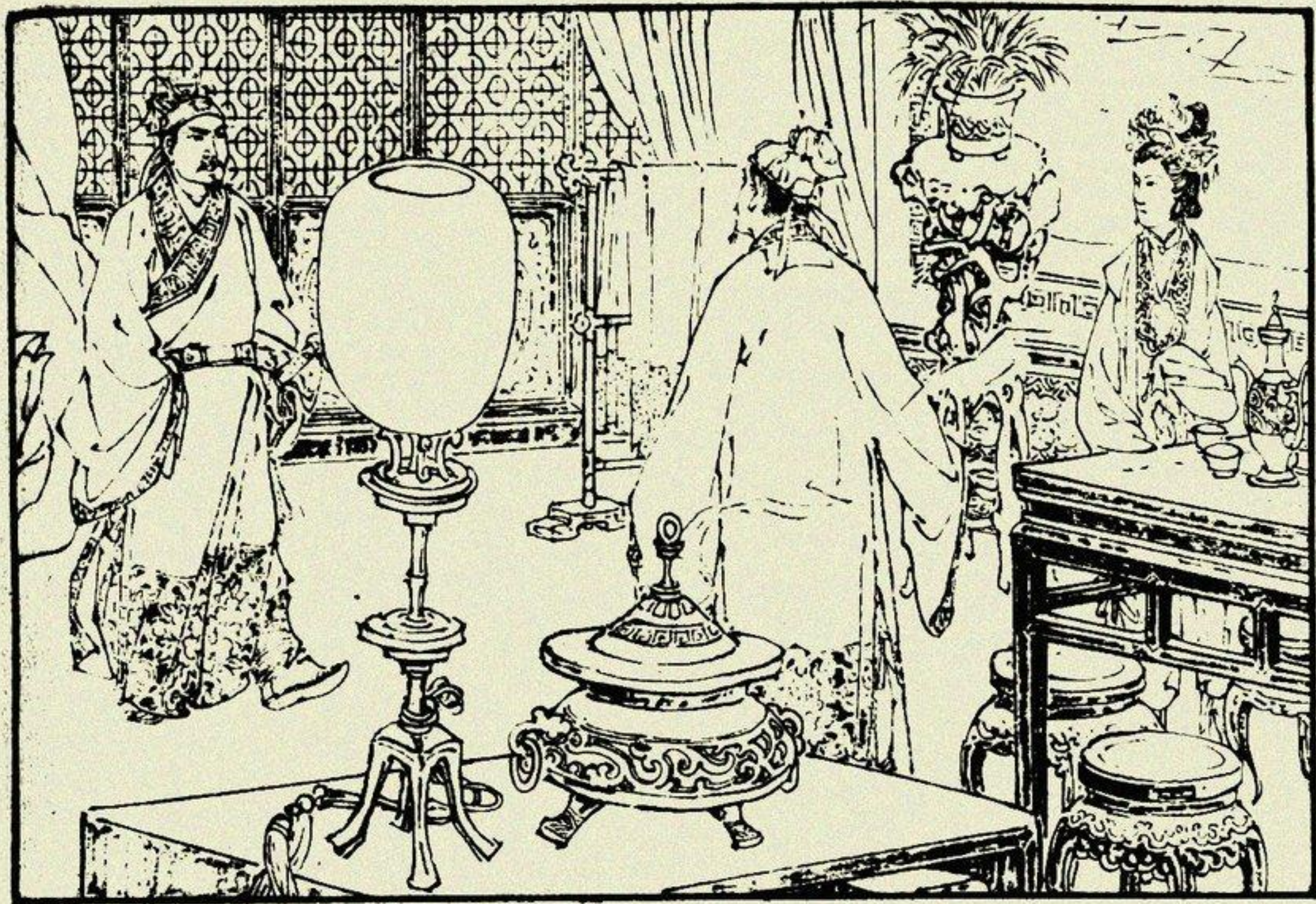
36 云南王赶紧阻拦道：“不可！你死事小，可要和郡主说明，不然郡主告到八王面前，和我要人，我可担当不起。请钦差暂缓用刑。”云南王这么说，是想给六郎一个逃跑的机会。



37 王强很熟悉六郎的秉性，深知他忠心耿耿，屈己待人，不会私自逃跑。所以便送了个顺水人情，决定缓刑半天，明早五更用刑。放六郎出了银安殿，自己去金亭驿馆安歇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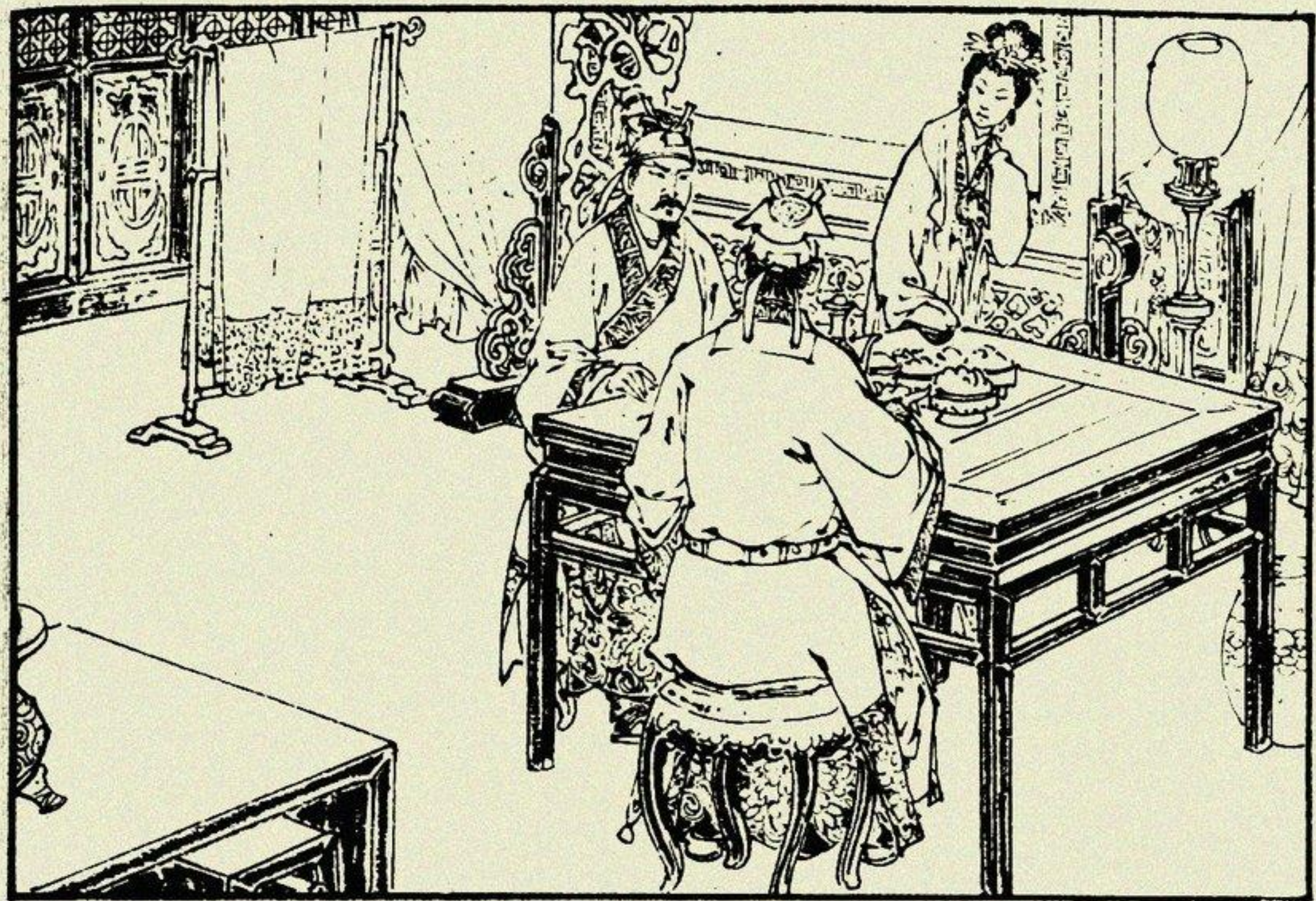
38 柴郡主见六郎回府，迎上前给他脱下罪衣问道：“钦差为何到此？”六郎不愿过早吐露真情，只说钦差另有公干，便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，要与郡主对饮几杯。郡主命人快去备酒。



39 工夫不大，酒菜齐备。二人坐下刚端起酒杯，任炳来了。进门就说：“啾呀！六哥、六嫂，我看你们来了。”夫妻二人连忙起身相迎，六郎说：“贤弟来得正好，请喝几杯。”



40 任炳也不客气，拿起酒杯说：“六哥，当年你救了小弟，此恩至今未报。来来来，我敬你一杯，表表小弟的心意。”就这样。三人推杯换盏喝了起来。



41 天交三更，任炳还没告辞的意思。六郎心怀大事，非常着急，但又不好外露，只得应酬。郡主感到困倦；起身言道：“任贤弟，您慢慢喝，我失陪了。”说罢，回房去了。



42 郡主走后，任炳还是东拉西扯地叙谈，喝个不停。听到梆打四更，六郎坐不住了，起身说：“贤弟，天气不早，快回家吧，以免弟妹悬念。”任炳这才站起来说：“你要我走？好，我这就走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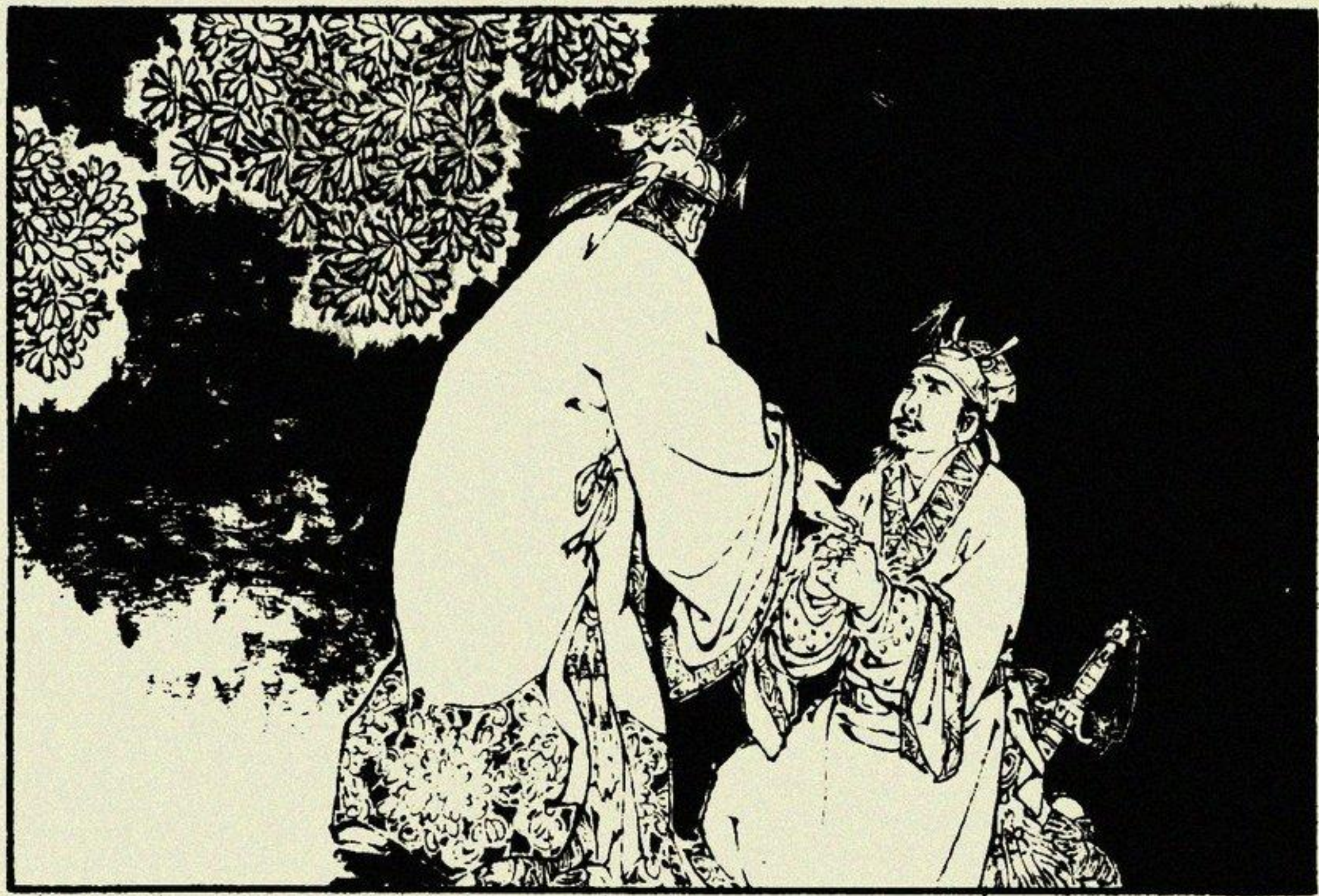
43 任炳慢步向外走，六郎在后相送。到了大门外，任炳猛回头拉住六郎的双手问道：“六哥，咱们是真朋友，还是假朋友？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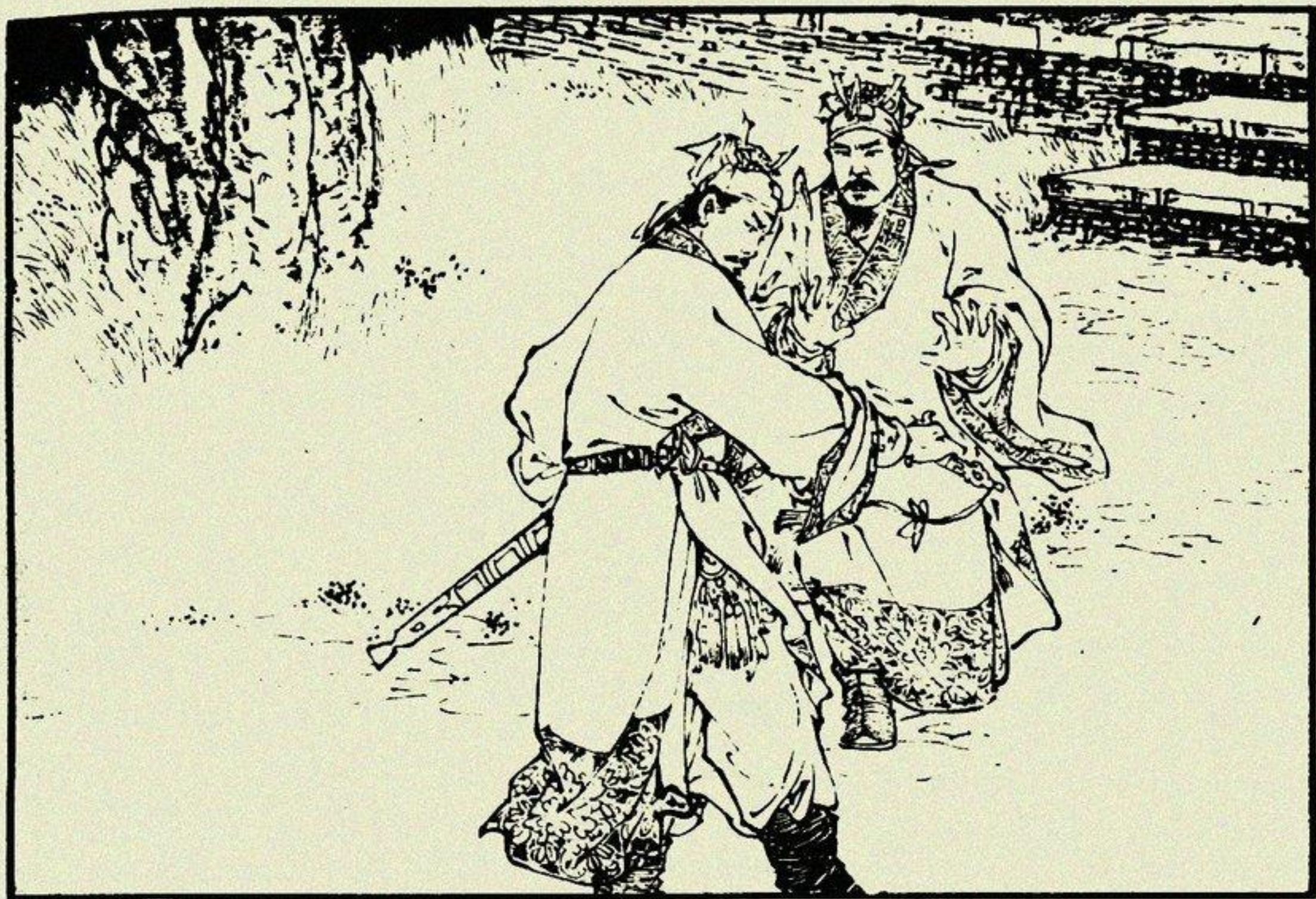
44 六郎以为任炳喝醉了，便说：“咱们情同手足，贤弟何出此言？”任炳说：“董齐、宋亮已告诉我，老贼王强五更三点要将你处斩。我特为此事而来，你为何不對我讲？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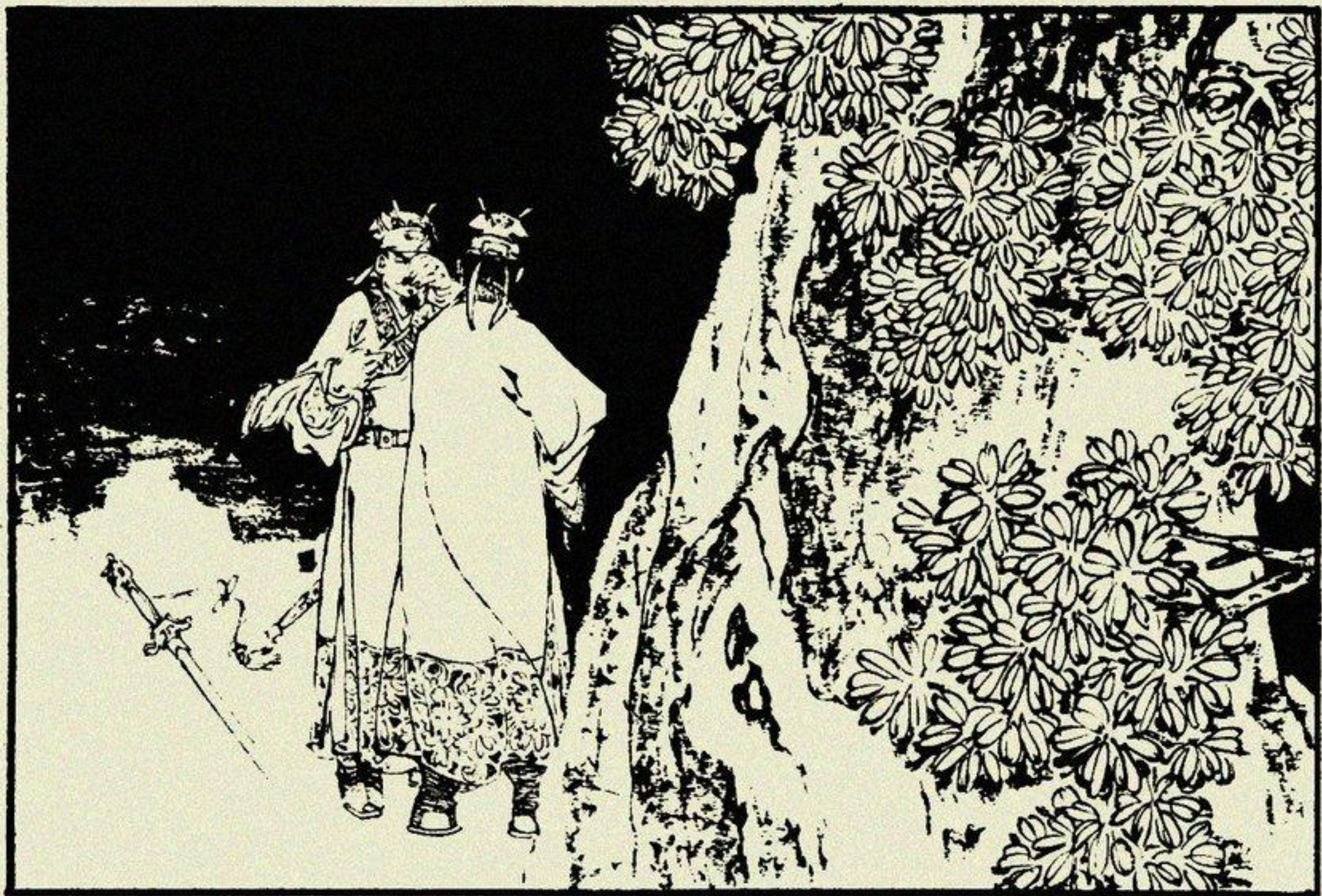
45 六郎沉默不语。任炳又问：“你有何打算？”六郎说：“为免全家受诛，我只好伏法。”任炳说：“六哥威镇三关，有你在，辽国才不敢侵犯；你若死了，大宋江山难保呀！”六郎痛苦地摇了摇头。



46 任炳接着说：“六哥不必忧虑，小弟与你面貌一样，我愿替你受刑。”说着，撩衣跪在六郎面前。六郎大吃一惊，急忙搀起任炳道：“不要胡说，此事万万不可！”



47 任炳从腰间拔出佩剑，发誓说：“哥哥不允，我就与你同死。”说着就要自刎。六郎更慌了，急忙抓住任炳的手说：“好兄弟，别这样，等我死后，你替为兄在老母面前尽孝吧！”



48 任炳见六郎执意不答应，眼珠一转，计上心来，说：“既然六哥不允，把你的袍子送给小弟留个纪念吧。日后见物如见人呀！”六郎听他不再讲替死的话，这才放心地说：“好，我马上给你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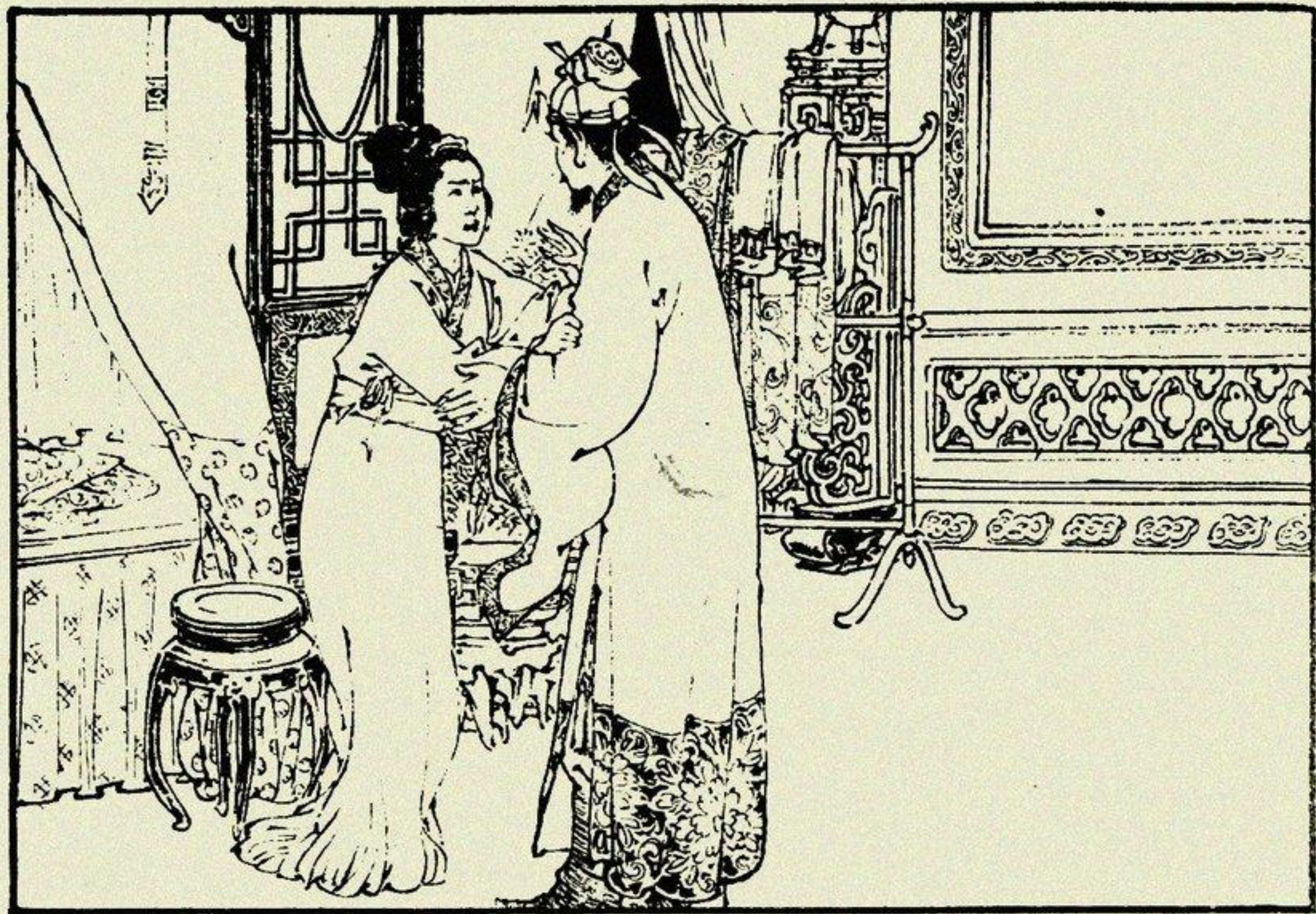
49 六郎的袍子还是任炳的妻子白氏做的那件，只是郡主在领口上绣了个“景”字。他没多想，就脱下来送给了任炳。任炳也把自己的袍子脱下送给六郎，然后告辞而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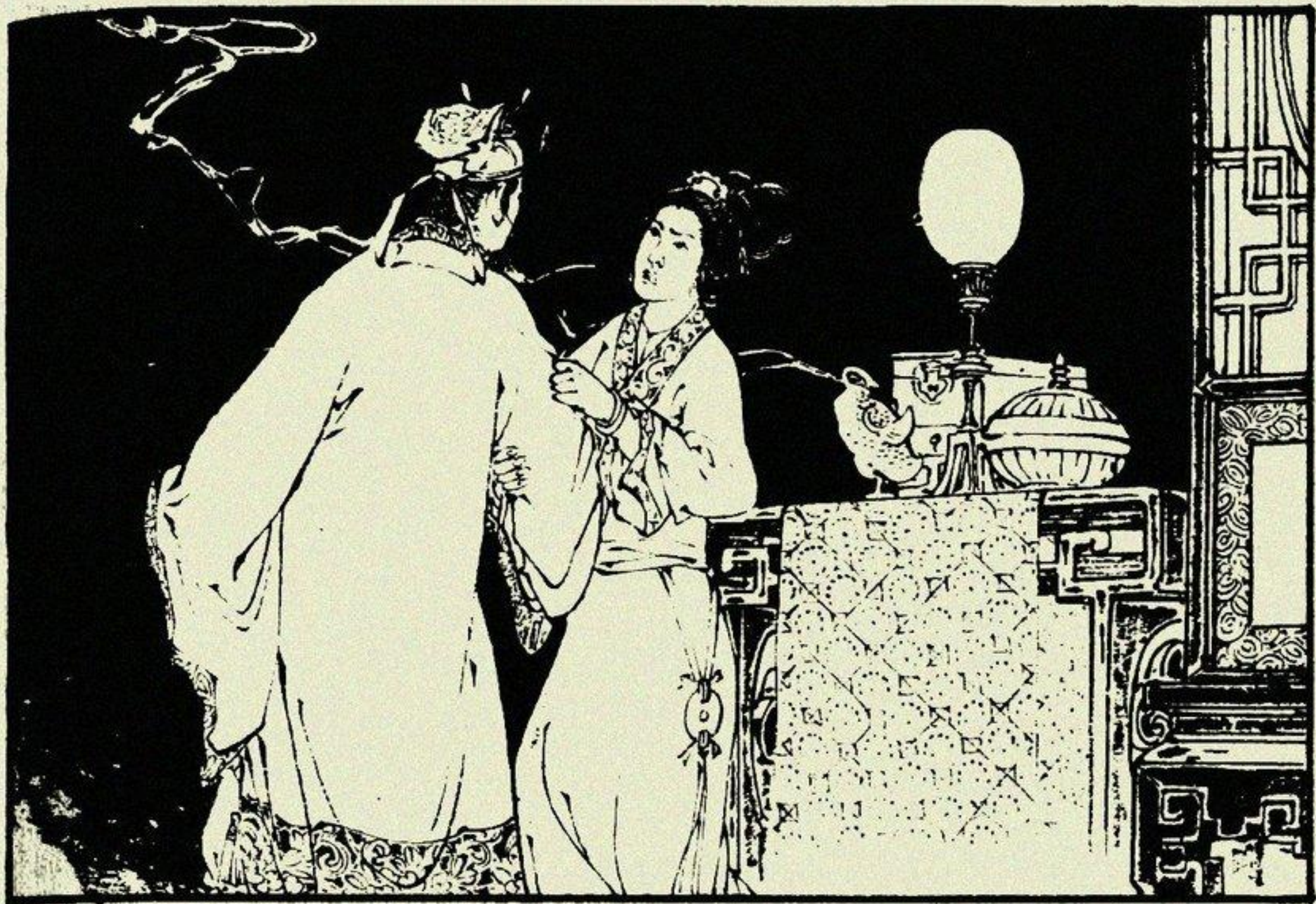
50 送走任炳，六郎见天色不早，急忙回卧室，想向郡主辞行。推门声把郡主惊醒，她坐起问道：“将军，天到这般时候，还不安歇吗？”此时此刻六郎悲痛难忍，声音颤抖地说：“贤妻，我向你辞别来了！”



51 郡主大惊，问：“将军何出此言？”六郎便把王强下旨问罪的事说了一遍，吓得郡主面色突变，站立不稳。杨景急忙扶住道：“妻呀，我死后望你在老娘身边多多行孝，把宗保、宗勉抚养成人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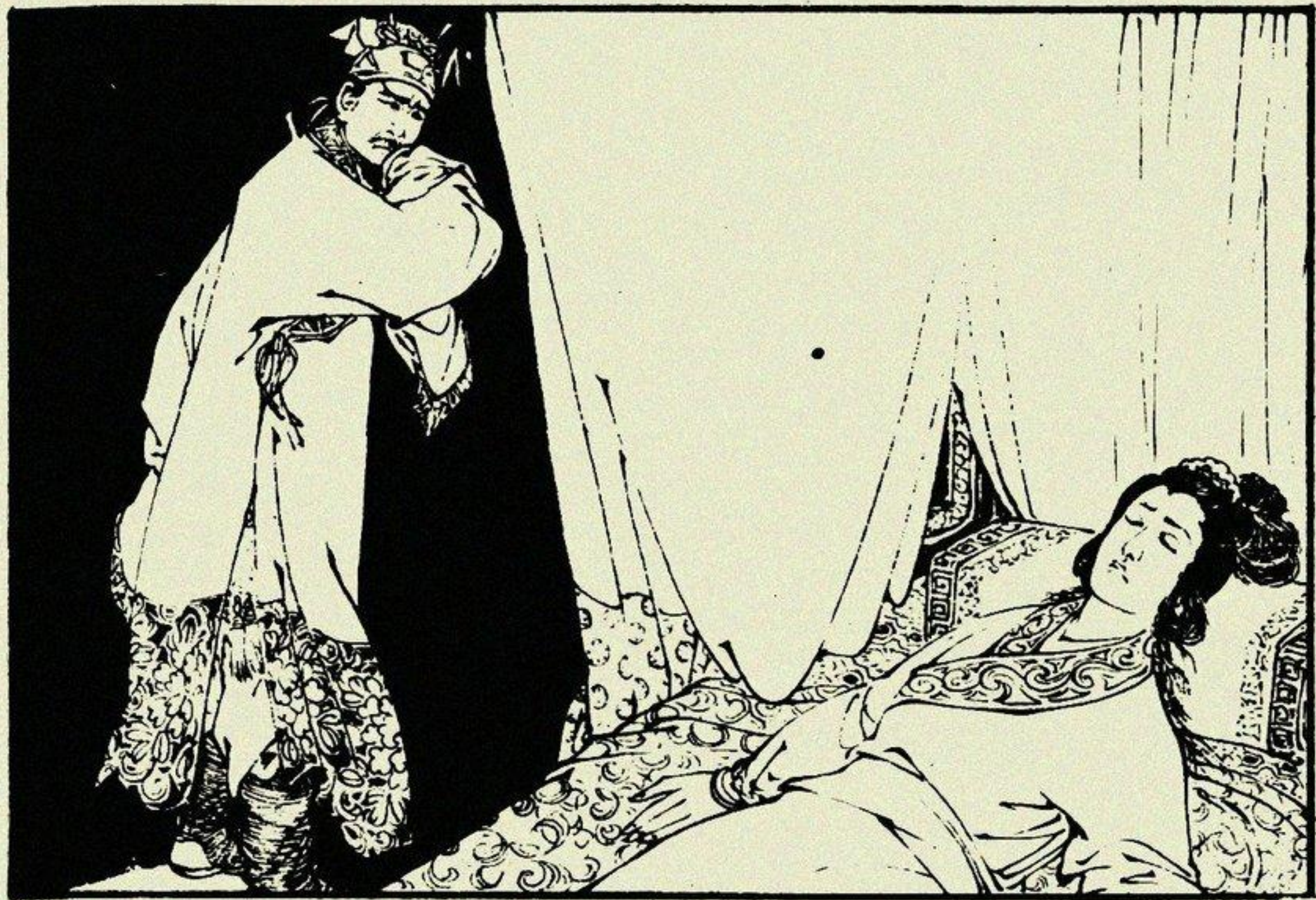
52 郡主哭道：“将军忠心为国，现在背屈含冤，待我去求皇兄救你。”六郎说：“柴皇兄若知我冤屈，必定杀死钦差，举旗造反，那时干戈四起，民不聊生，可就毁了我杨家的忠良之名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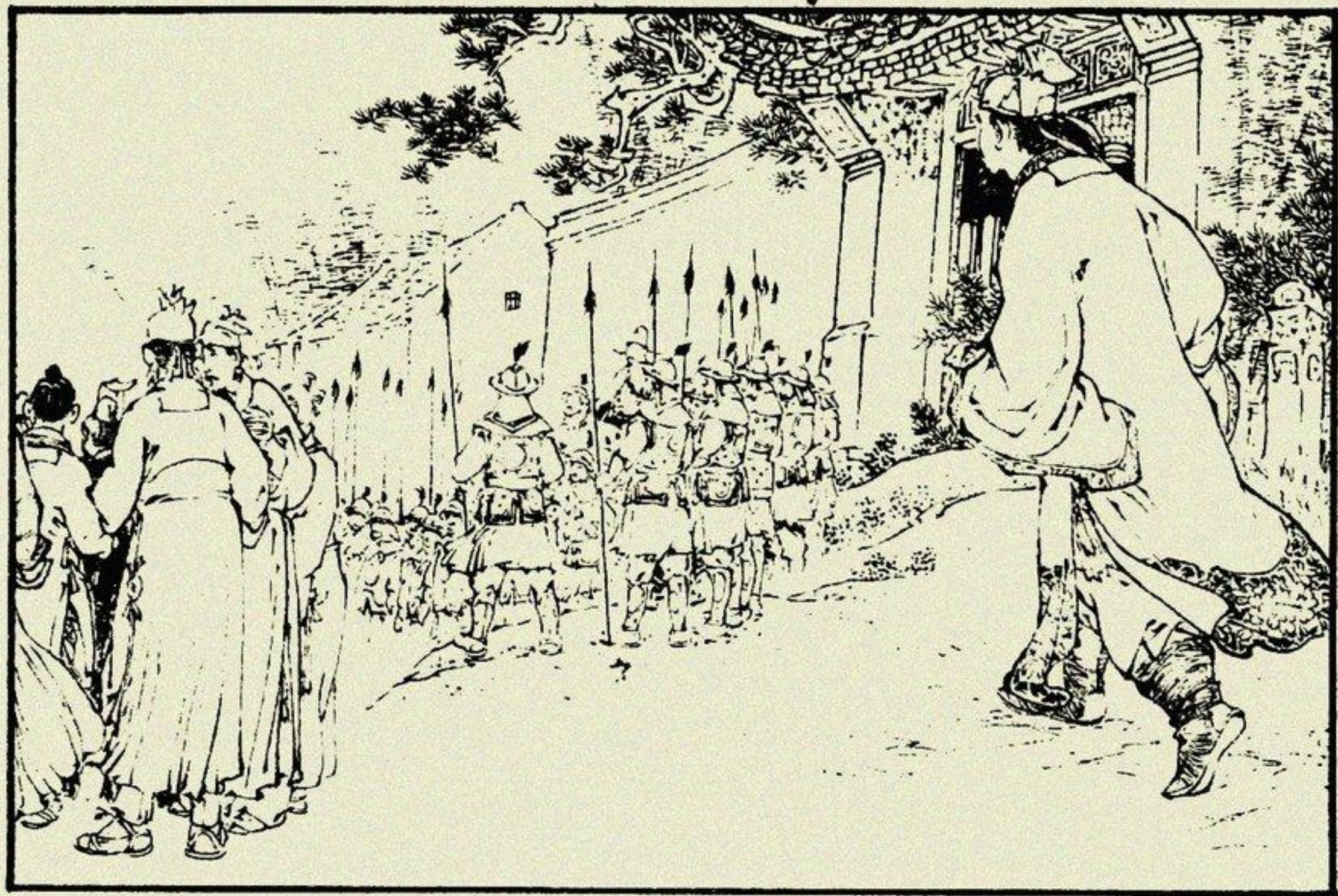
53 郡主道：“我们进京请八王兄上朝辩理。”六郎说：“远水难解近渴，圣旨要将我就地正法。”郡主闻言，泪如泉涌，痛不欲生，要撞头自尽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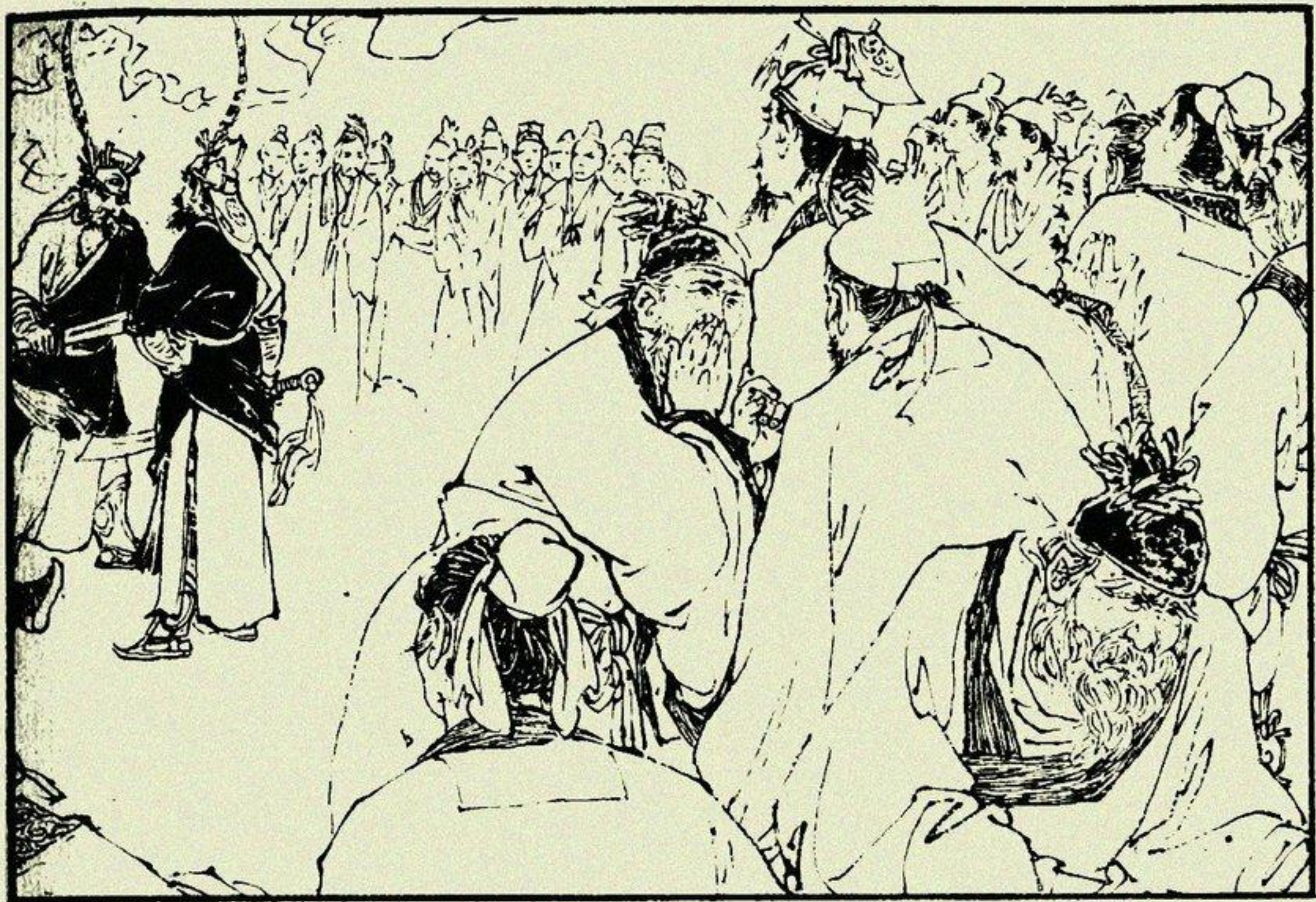
54 六郎急忙拦住道：“万万使不得。老娘风烛残年，孩子年幼，家中一切要你照料。望贤妻多多保重。”六郎要走，郡主死死抓住不放。六郎轻轻一推，郡主跌倒在地，昏厥过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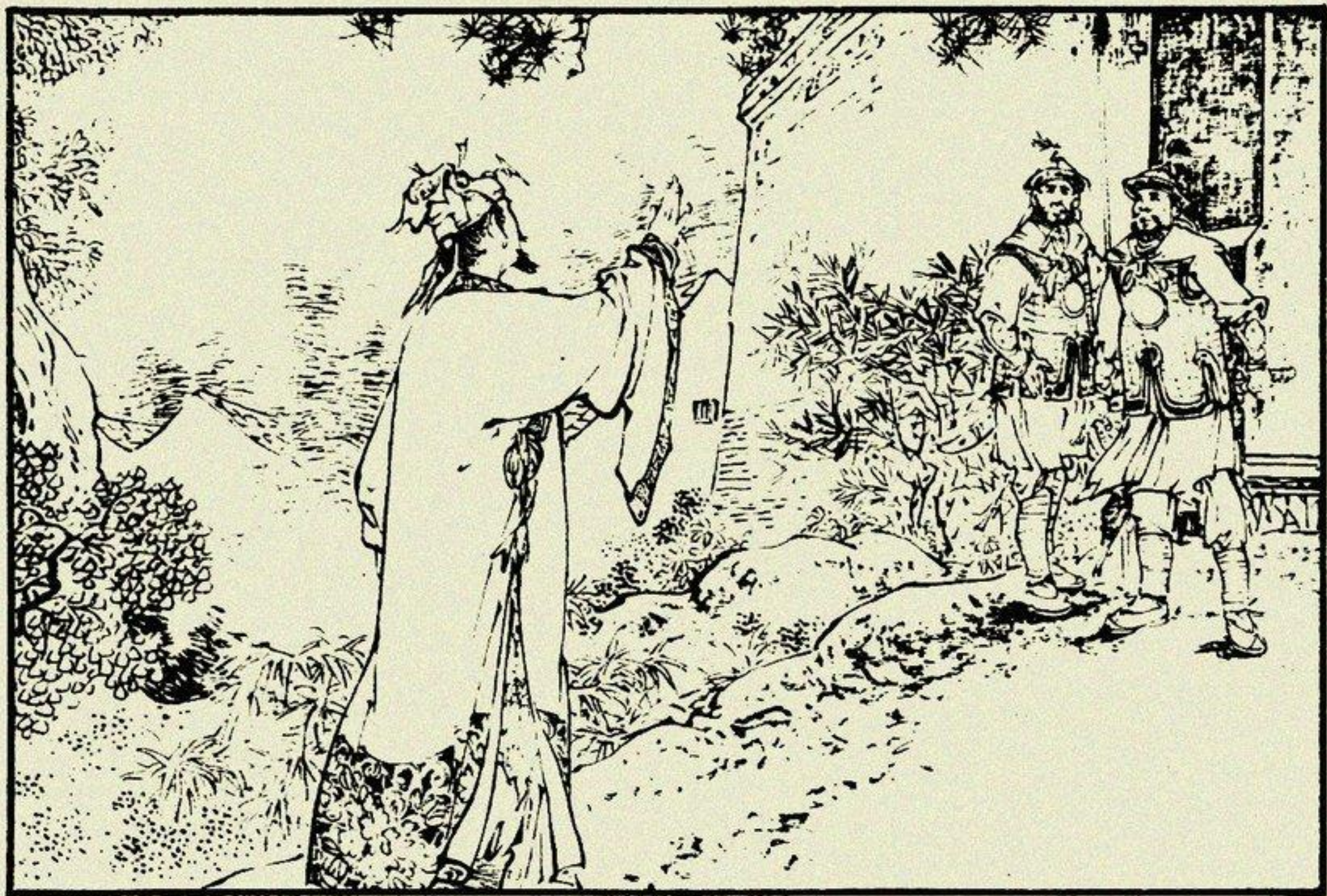
55 六郎见妻子摔昏过去，热泪纵横，急转身回来，把她抱在床上，看了几眼，趁她还没苏醒，急急出府，要去银安殿面见王强受刑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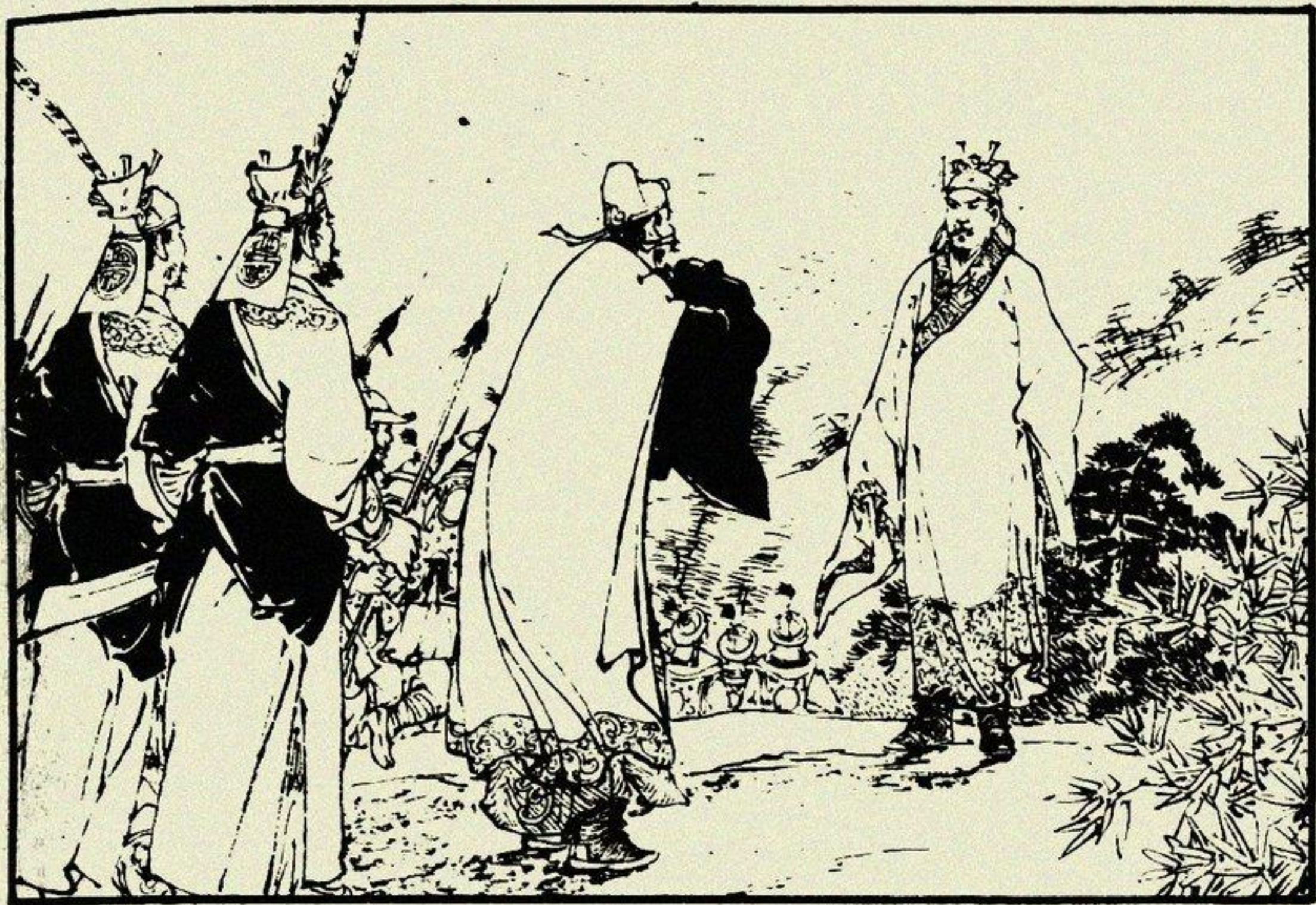
56 此时，天已大亮。六郎路过金亭驿馆时，只见门前站着一队御林兵，周围有许多老百姓在交头接耳地议论：“真太可惜了！”“好人不长寿，杨郡马死得太惨了！”



57 六郎闻听，十分纳闷，分开众人挤到里边一看，只见王强站在当中，旁边站着两名刀斧手，地上血泊中倒着一具尸体，正是穿着绣“景”字袍的任炳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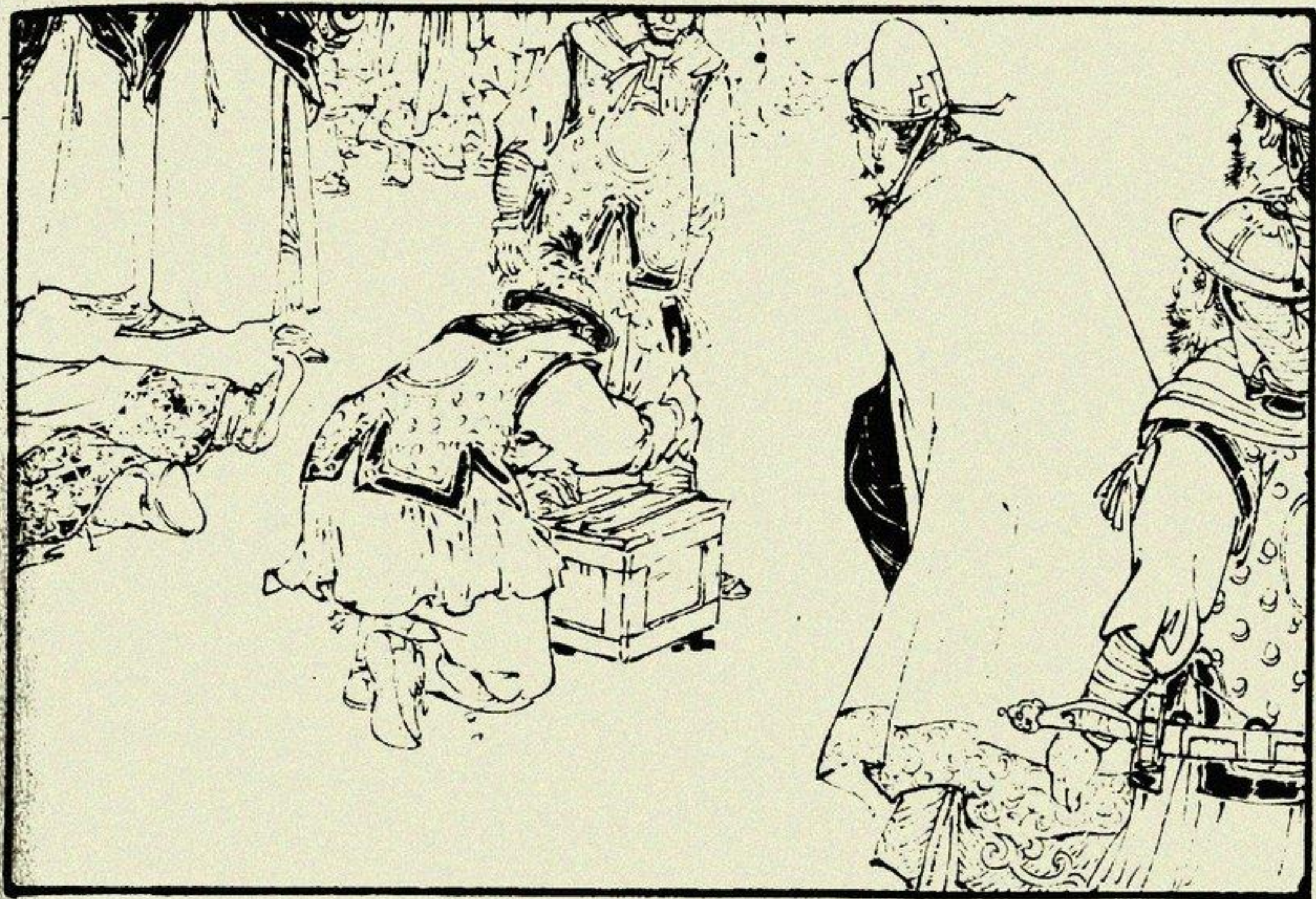
58 原来，任炳下定决心要舍命搭救六郎。他见六郎不允，便使用计换了“景”字袍，直奔王强所住的金亭驿馆门前，他装成六郎的口气对守门的军兵道：“快往里边送信，就说杨景前来请死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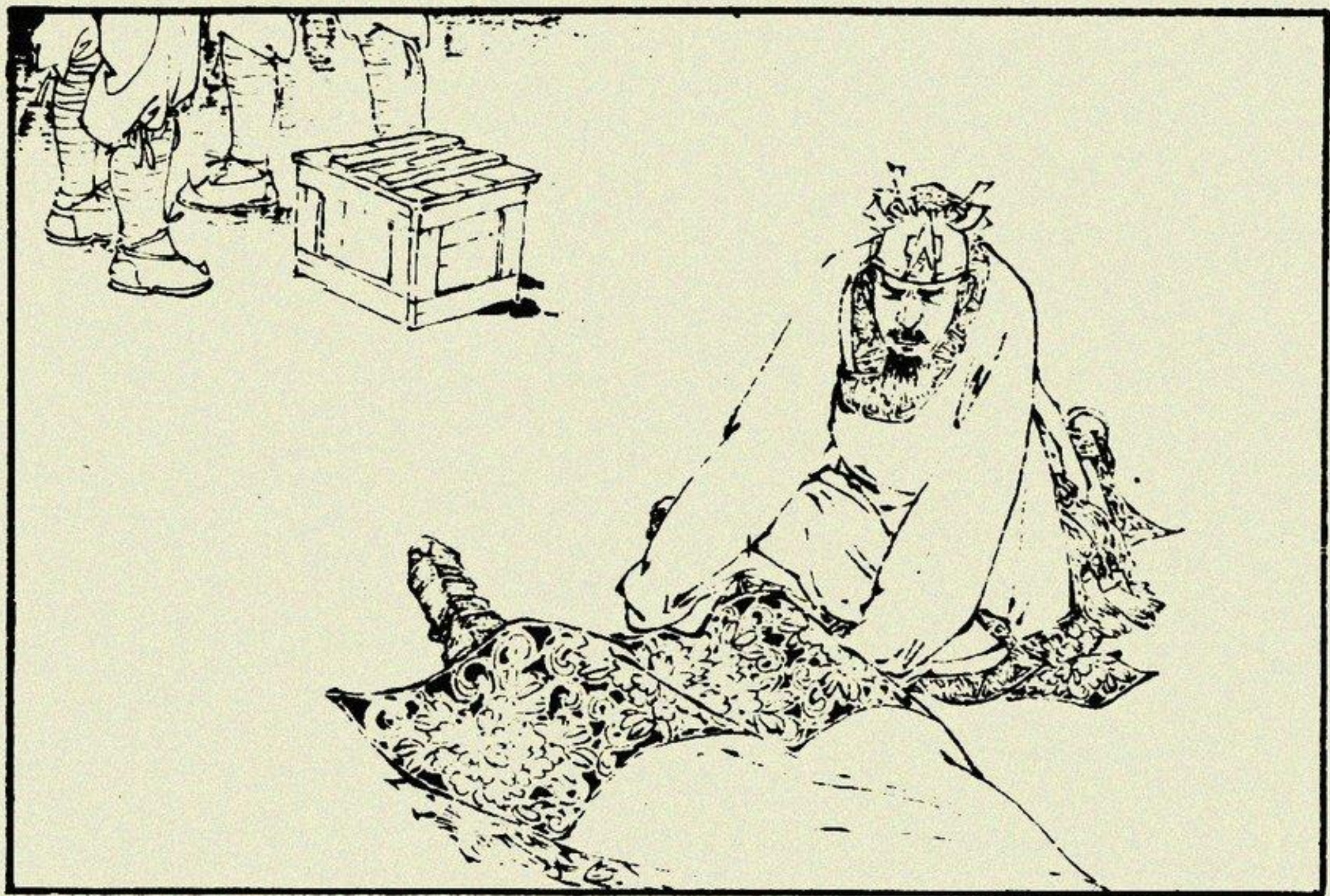
59 天不亮，王强就准备好了监斩事宜。他闻报杨景到来，心中欣喜，率刀斧手走出驿馆，见了六郎拱手抱拳，假装慈悲地说：“兄弟，我实在不忍行刑，趁此无人你逃跑了吧！圣上降罪，为兄承担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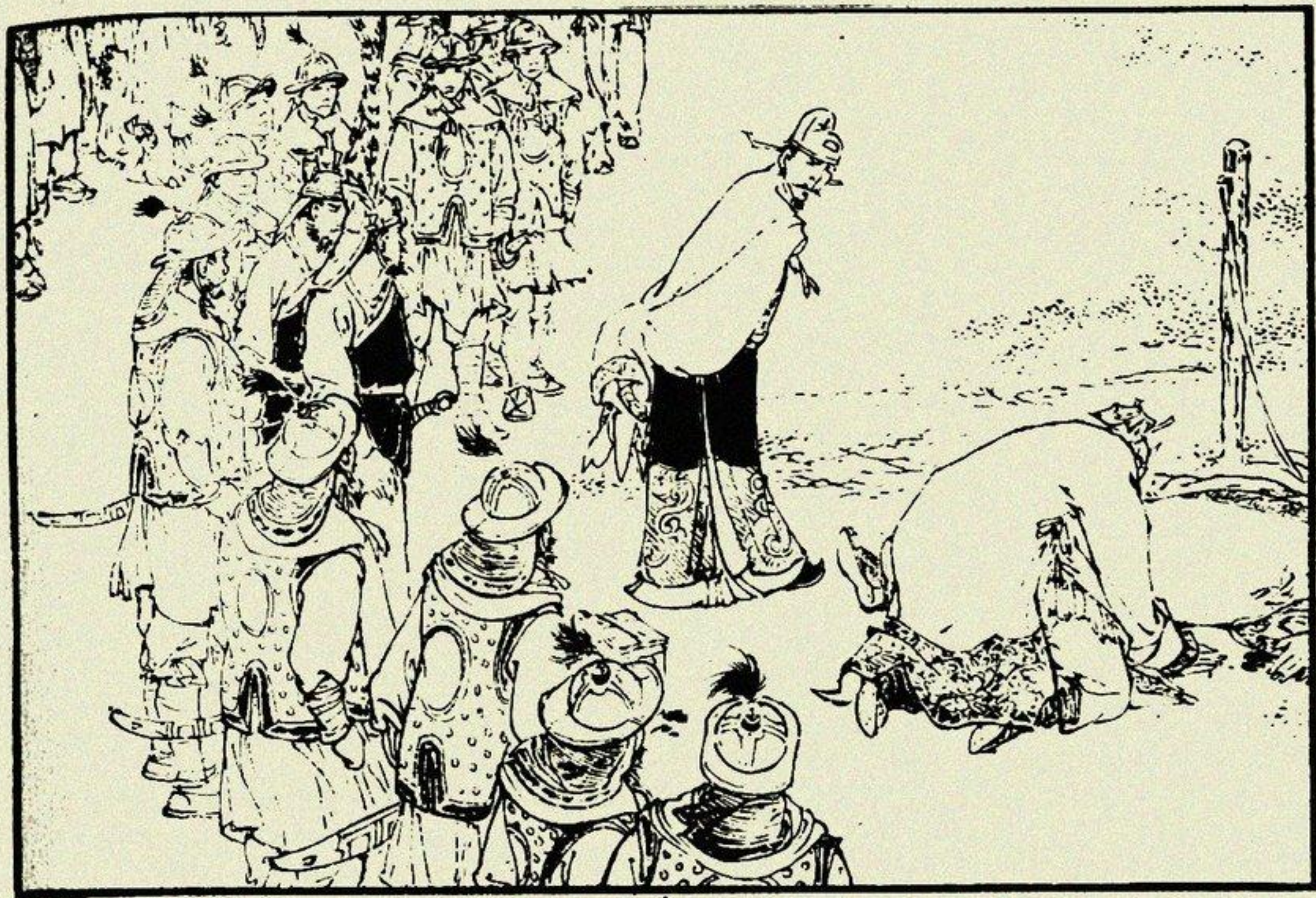
60 任炳心想：事不宜迟，若六哥赶来，事情暴露可就糟了，于是忙说：“好汉做事好汉当，我不能连累王大人。请你传令，快杀，不然我的结义兄弟闻讯，一定前来劫法场，那就麻烦了。”



61 按理说，王强应上银安殿禀明云南王，到午门外行刑才对。但他怕事情有变，就在驿馆门前下令，把任炳杀了，并把人头装入匣中，准备回京交旨。



62 就在这时，六郎来到。他一见地上的尸体，这才明白任炳换“景”字袍的用意，心中悲痛万分，扑向尸体痛哭起来。



63 王强一见杨景，不由一愣，心中惊疑地想：这是谁呀？为何与杨景长得一模一样？莫非我杀错了？他一边想，一边围着六郎上下打量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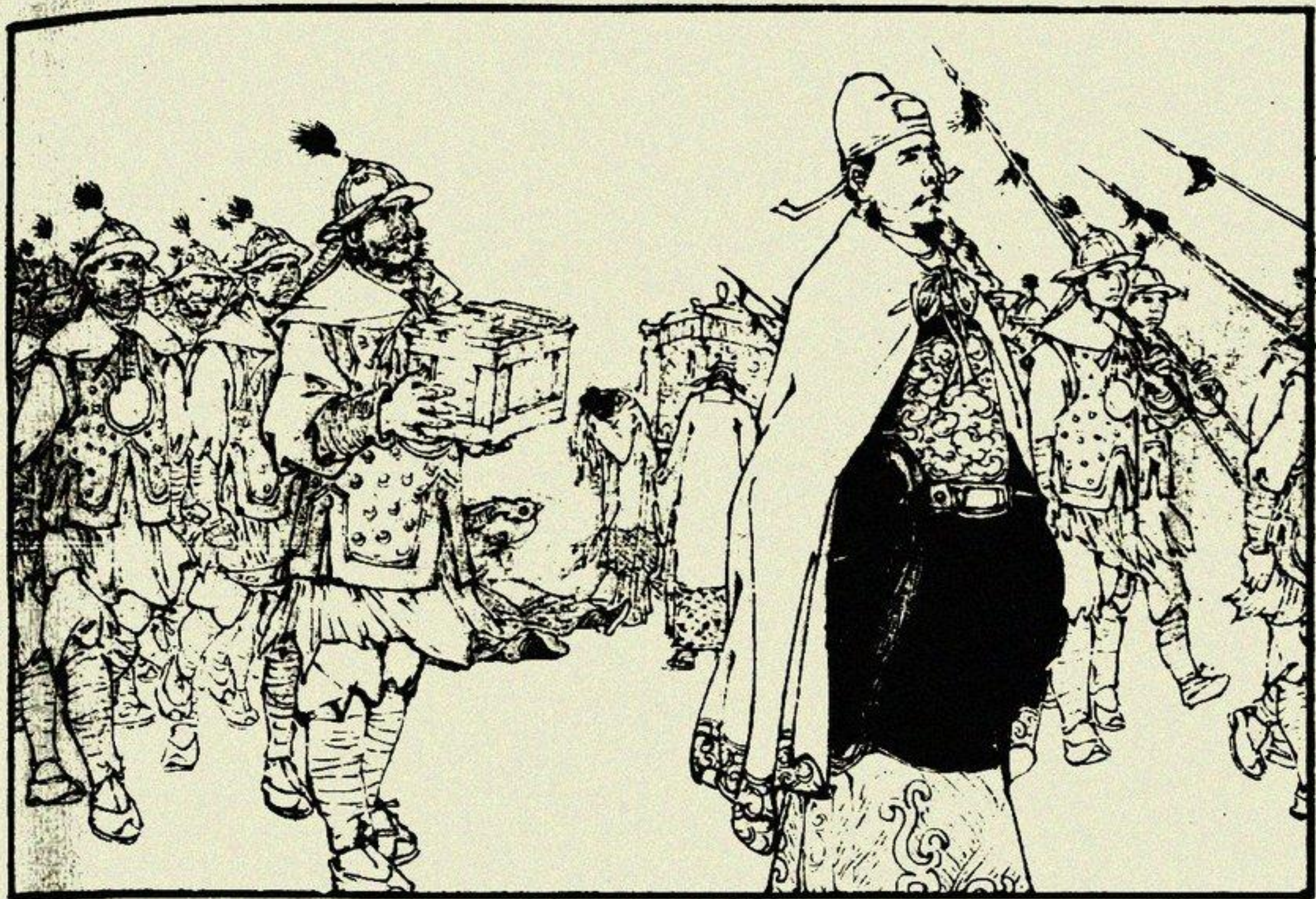
64 王强越看越生疑，他问身旁的军兵：“此人是谁？”军兵说：“这是杨景的盟弟、姓任名炳字堂惠，外号‘假杨景’。”王强仍不放心，正要细问，忽听哭声震天，只见一辆大车载着柴郡主，在仆人们的簇拥下，奔驿馆而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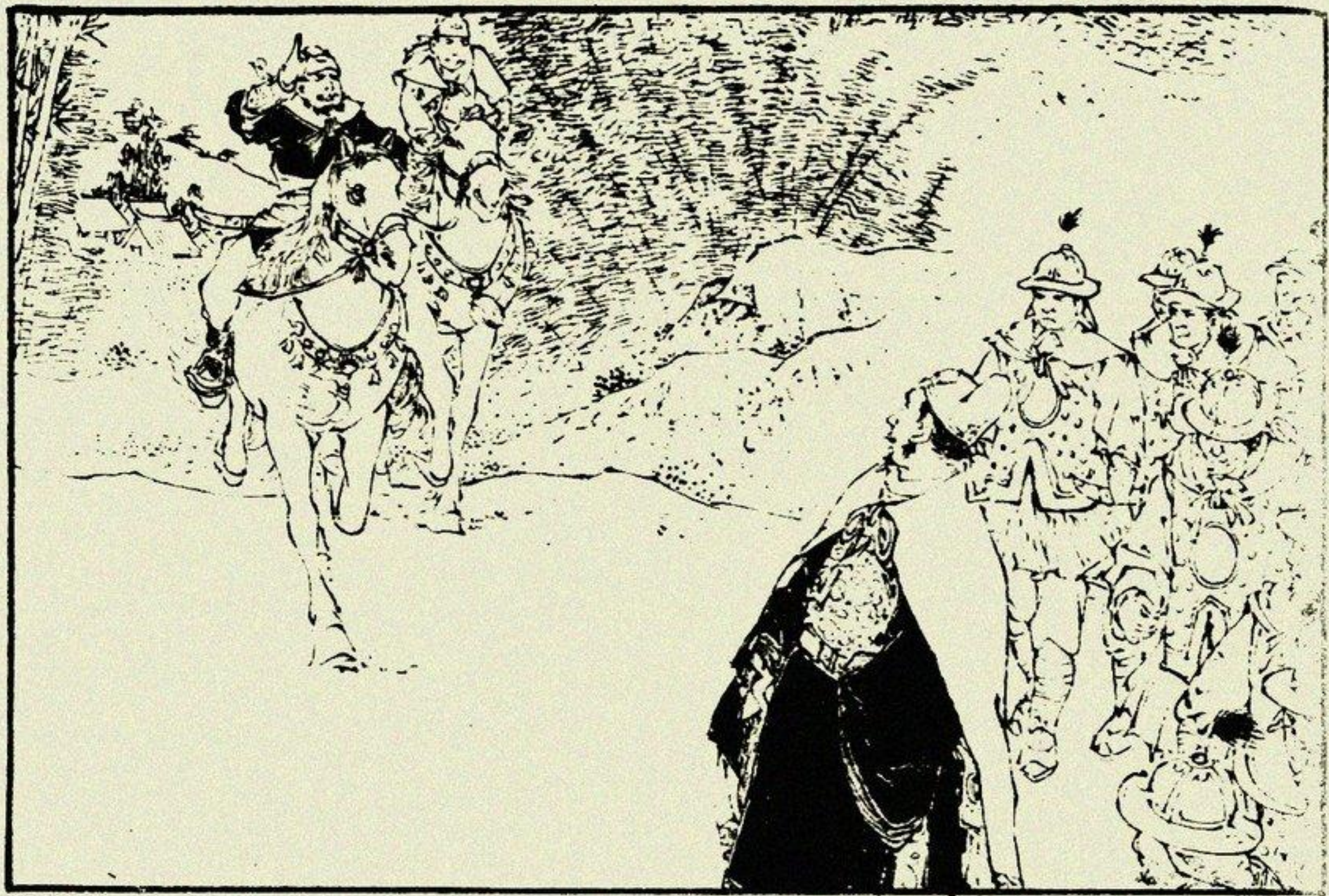
65 原来六郎出府不久，柴郡主就从昏迷中苏醒，她睁眼不见六郎，急命家人备车追赶。途中听说六郎被杀，便象着了疯魔一般，又哭又喊，到驿馆门前下车，一头扑到尸体上，哭得泣不成声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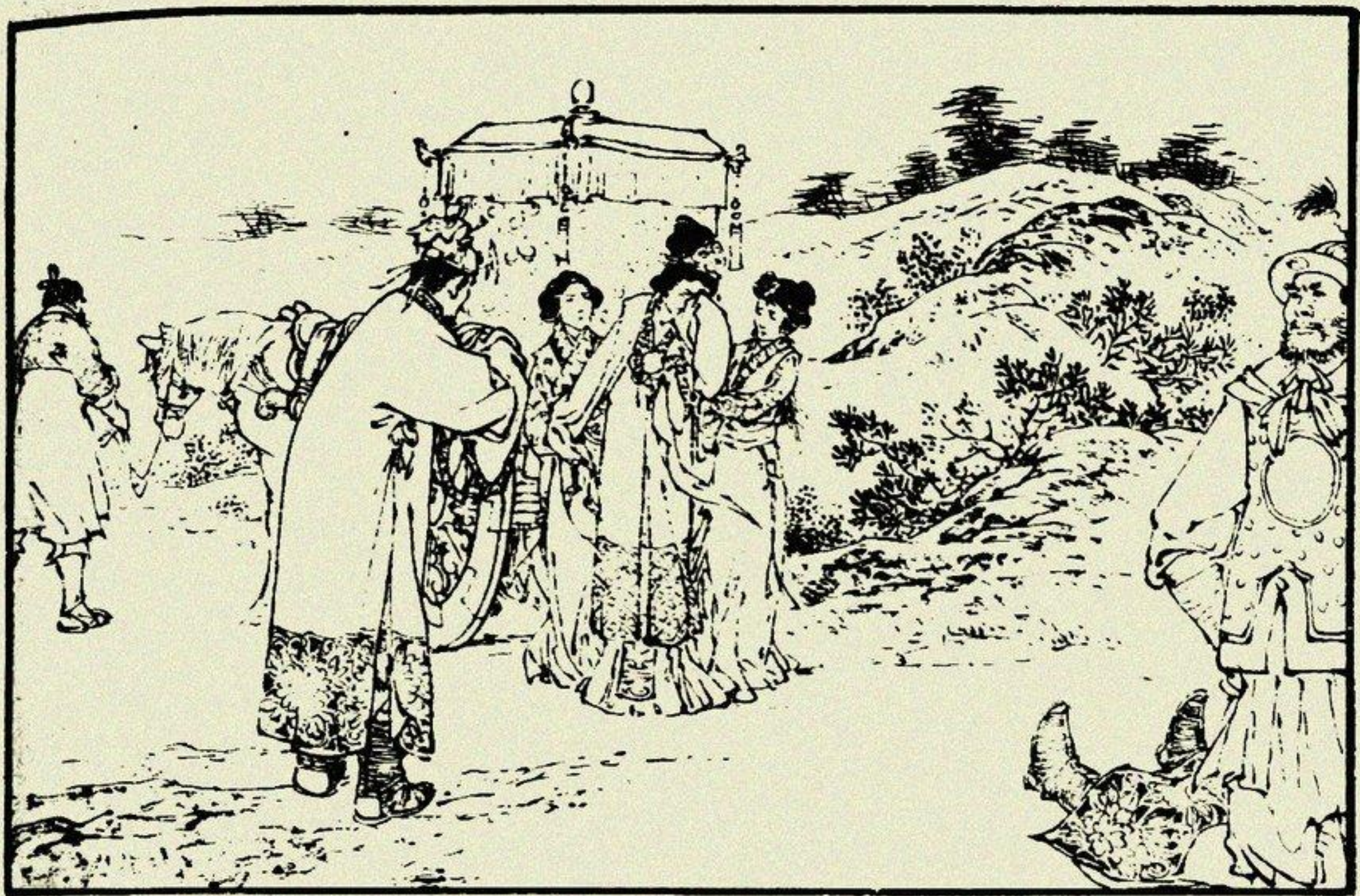
66 杨景在一旁心乱如麻。他想：事已至此，我只有隐下真情，将错就错，等有了出头之日，再全力报国，才不负任贤弟替死的恩德。想到此，他学着任炳的南方口音，口喊六嫂，上前劝慰柴郡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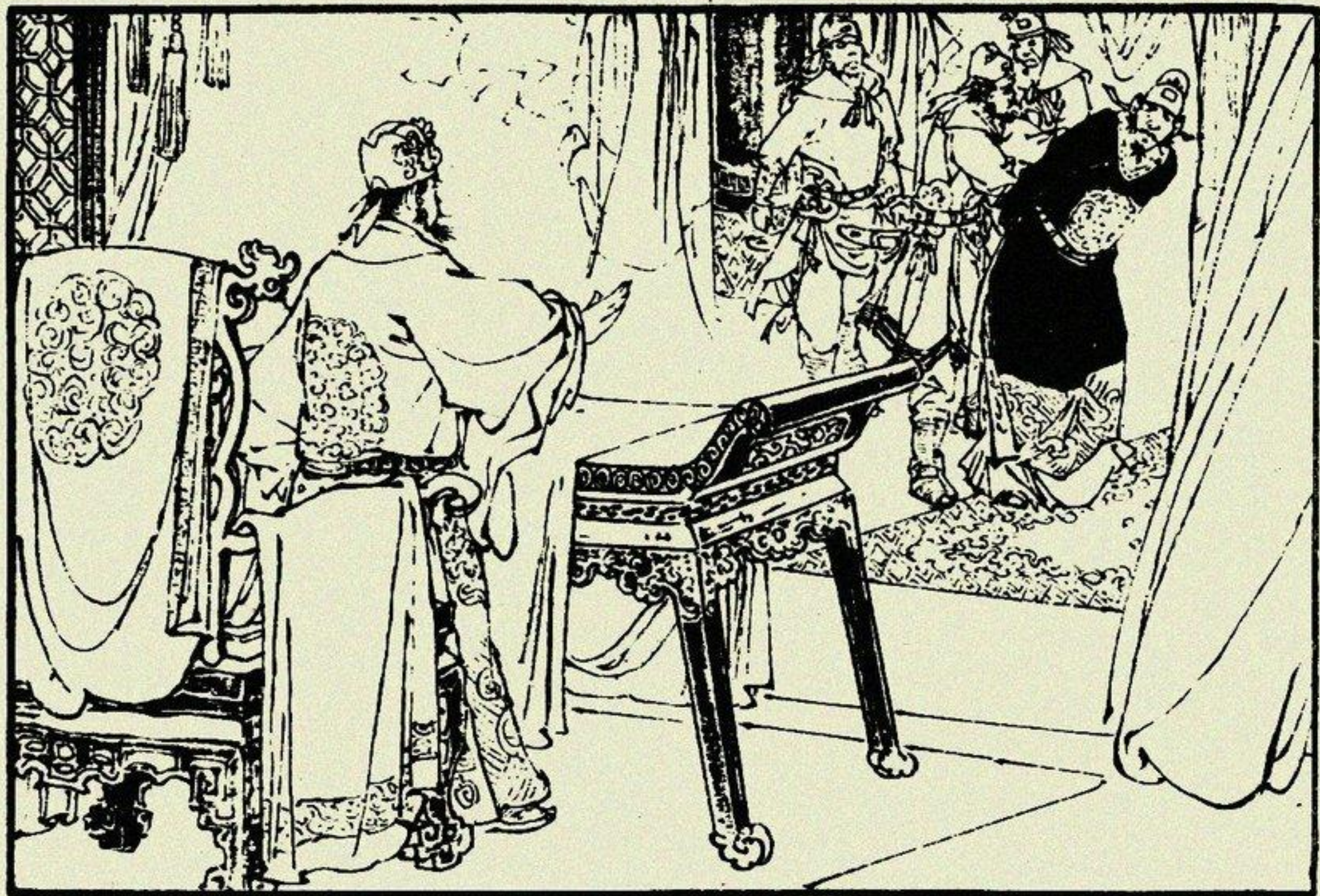
67 王强见郡主趴在尸体上哭得悲切，又听六郎说话是南方口音，这才释去疑心，认为杀的真是六郎，于是吩咐御林军起身，带上人头，要回汴梁。



68 这时，王府旗牌官董齐、宋亮飞马赶来，高声喊道：“王强，王爷有旨，宣你即刻进宫。”王强情知去了会有一番周折，但不去又难脱身，只好硬着头皮跟董齐、宋亮奔向银安殿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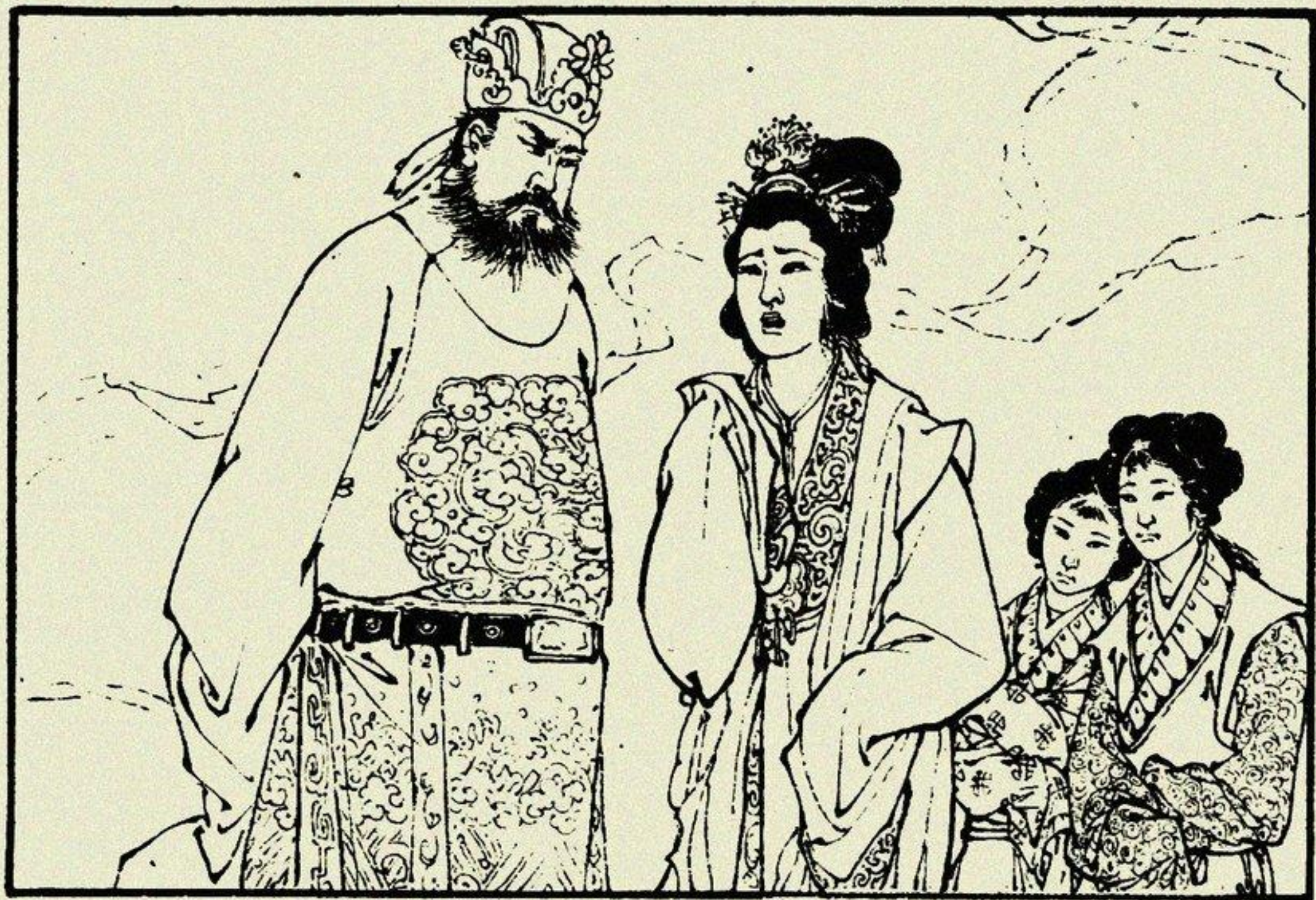
69 王强走后，柴郡主趴在尸体上仍痛哭不止。六郎强压悲痛，装成任炳劝道：“六嫂，人死不能复生，赶快禀明王爷，办理丧事要紧。”他命使女搀扶郡主上车，向银安殿走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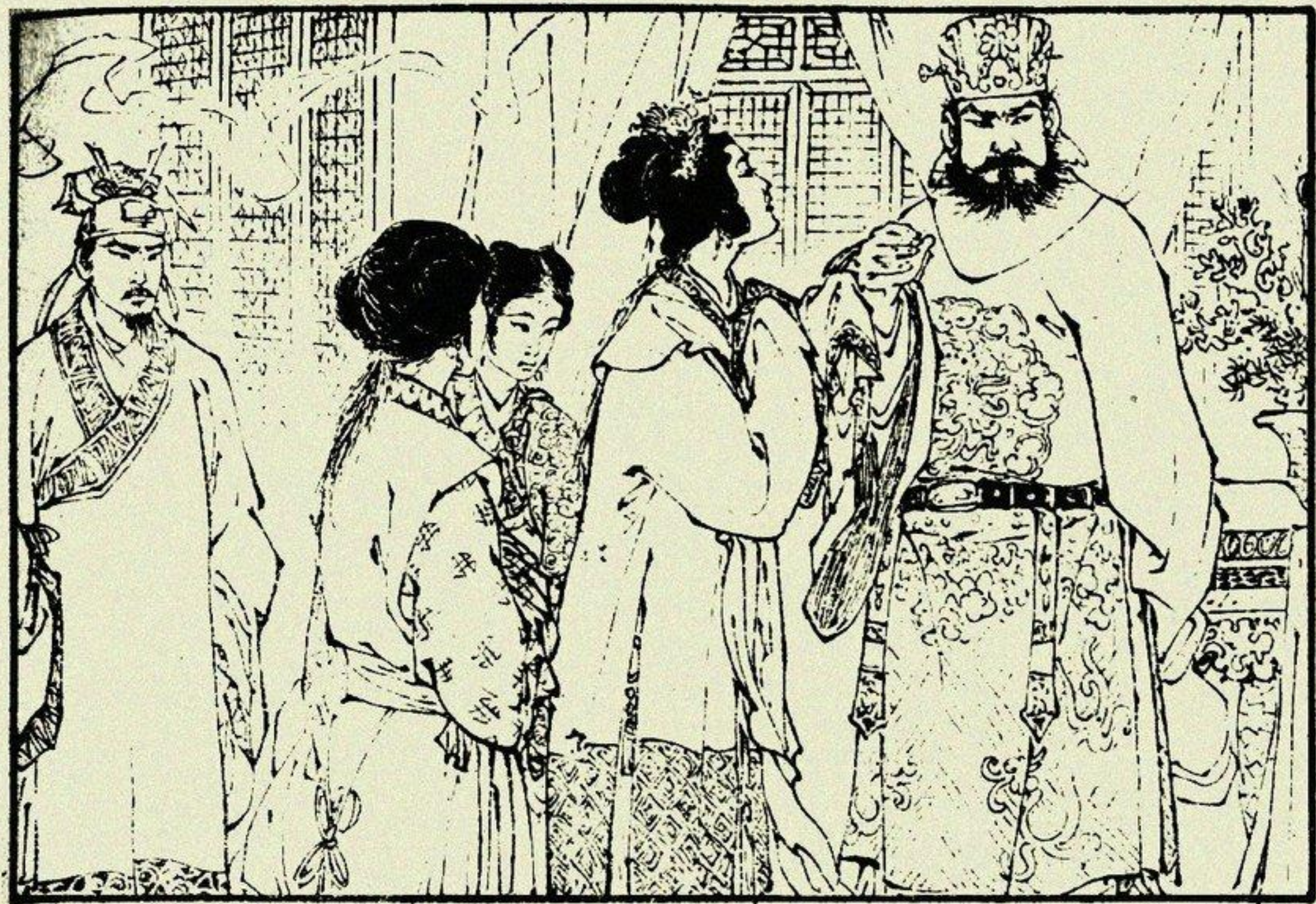
70 再说云南王一见王强，顿时怒发冲冠，不容分说，立刻传旨：“将王强推出午门斩首，给我妹夫祭灵！”几名旗牌官上前把王强捆绑起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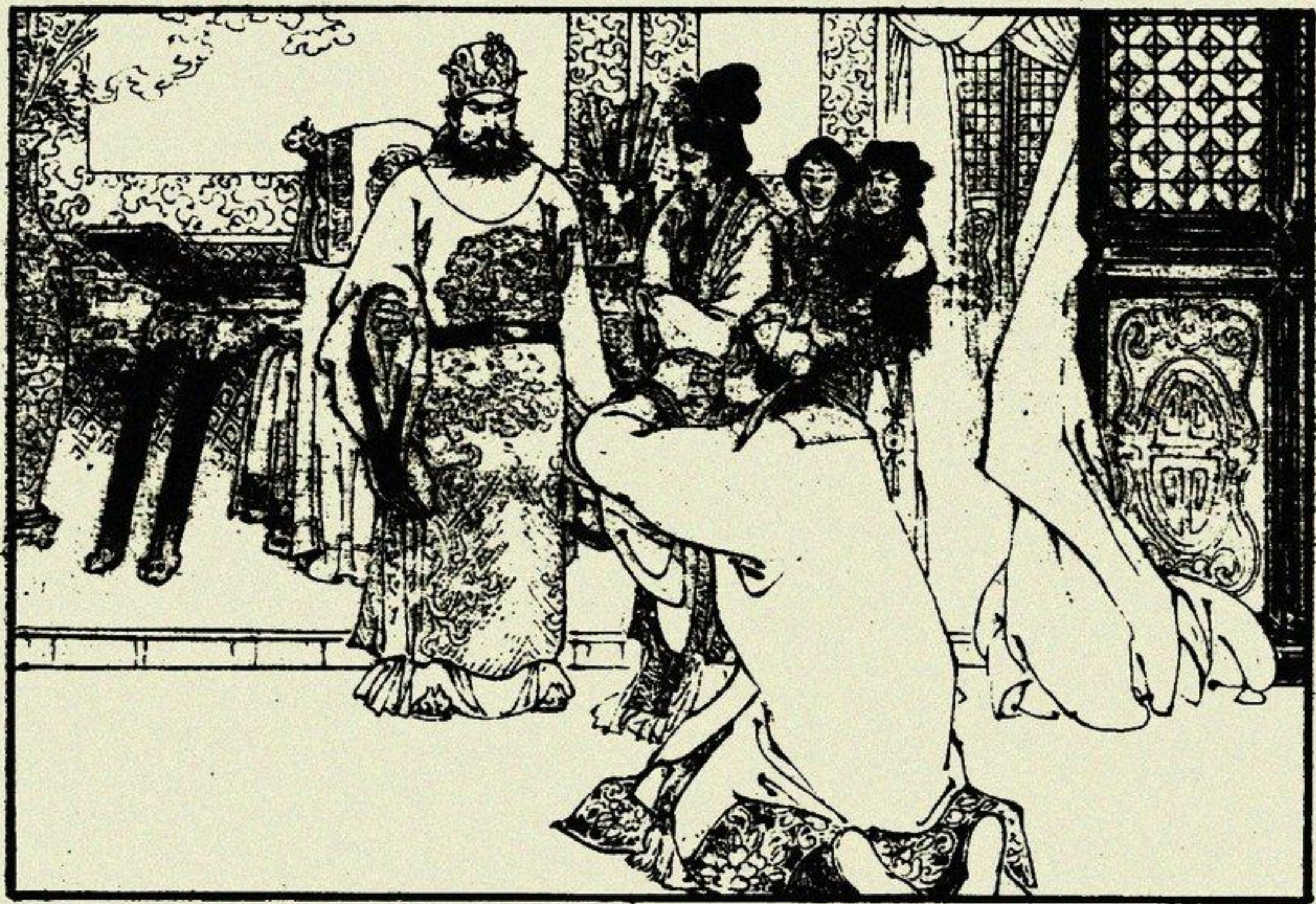
71 就在这时，郡主和装成任炳的六郎来到银安殿。云南王见了泪人般的妹子，不由一阵心酸，强压悲愤劝道：“贤妹呀！都怪我一时疏忽，使郡马殉命，待为兄斩了钦差，杀奔东京，灭他赵家满门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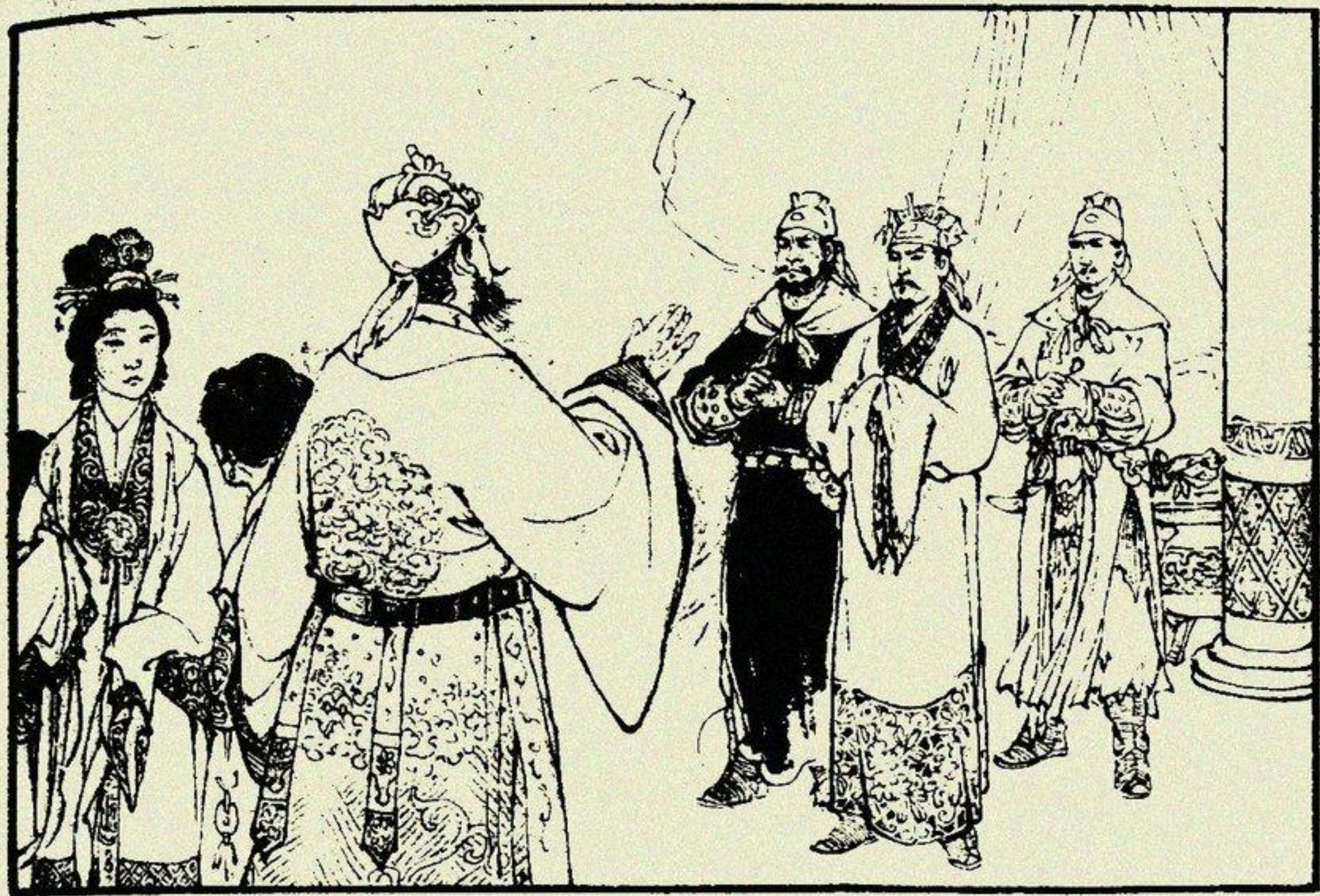
72 郡主此时想起六郎临别的嘱咐，忍悲劝阻道：“王兄不可如此，你一造反，天波杨府必遭灭门之祸，再说，杀不了钦差，郡马也不能复活，还是保全郡马的忠孝之名，放了王强吧。”



73 云南王一听，觉得倒也在理，于是言道：“只是苦了贤妹。”郡主说：“妹虽无知，但也读过诗书，略晓礼义。我宁愿守节，替丈夫教子成名。只求王兄差人送我扶灵回京。”



· 74 郡主的一席话，六郎在一旁听了深受感动。他闻听郡主要扶灵回京，立刻跪在云南王面前道：“嗷呀！王家千岁，我与六哥情同骨肉，愿送郡主扶灵回京，略表兄弟情意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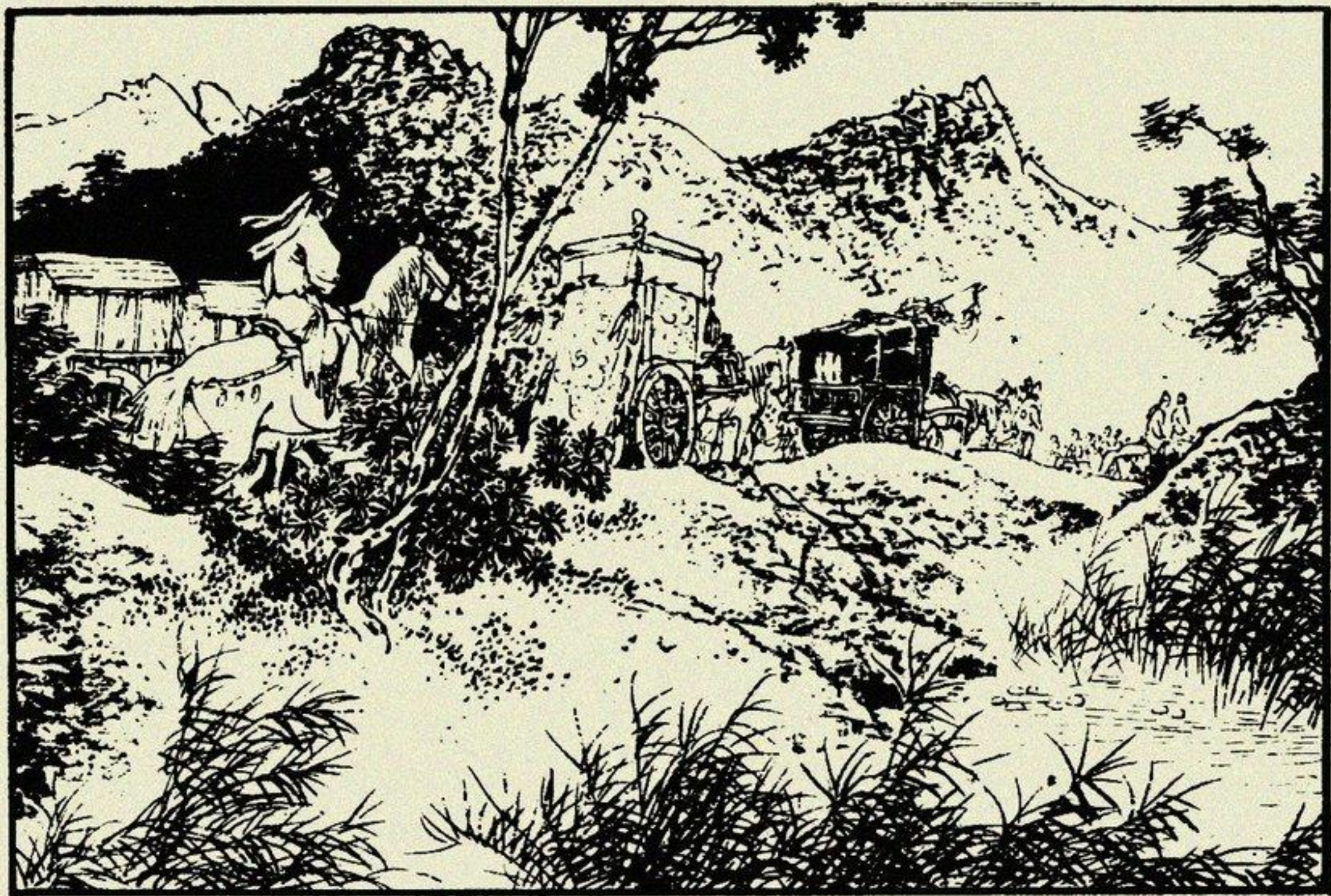
75 任炳文武全才，在王府当旗牌官很受器重。云南王听了他的请求，当即应允。并对董齐、宋亮道：“你二人陪同前去，速做准备吧。”三人领命而去。柴郡主也下殿回府。



76 接着，云南王传旨放了王强。王强慌忙磕头谢恩。王爷气愤地说：“非是本王不杀，是郡主替你求情……杨家将忠心保国，你与杨景又是结拜弟兄，竟讨旨前来追杀，实是不义之人。快滚！”



77 王强连滚带爬，下了银安殿，到金亭驿馆门前上马，带着任炳的人头木匣，率御林军仓皇出城，直奔汴梁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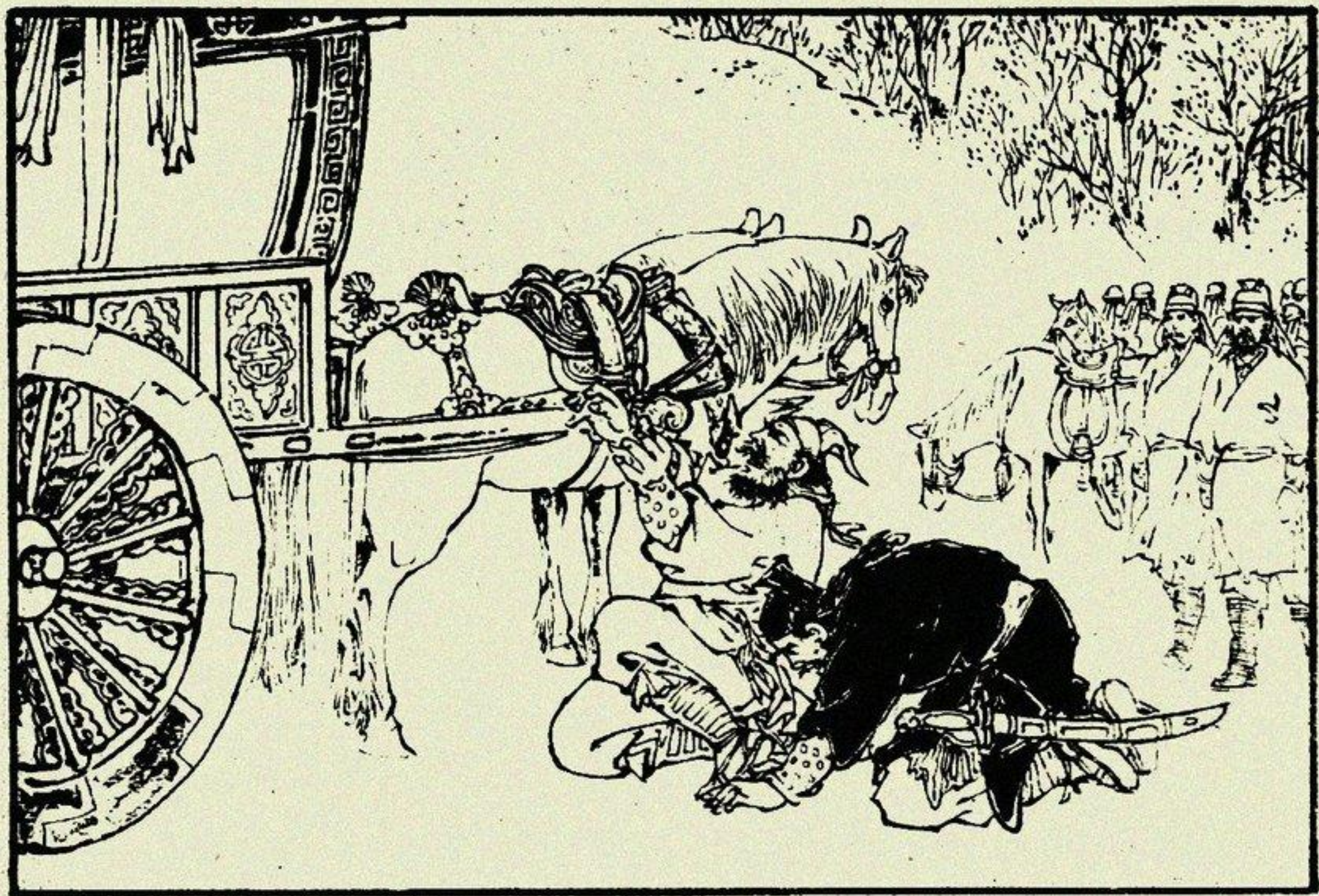
78 再说柴郡主回府后，命人备好棺槨，将尸体盛殓起来，抬上大车，也奔向汴梁。董齐、宋亮率一队士兵在前开路，后边有六郎保护着灵柩和郡主紧紧跟随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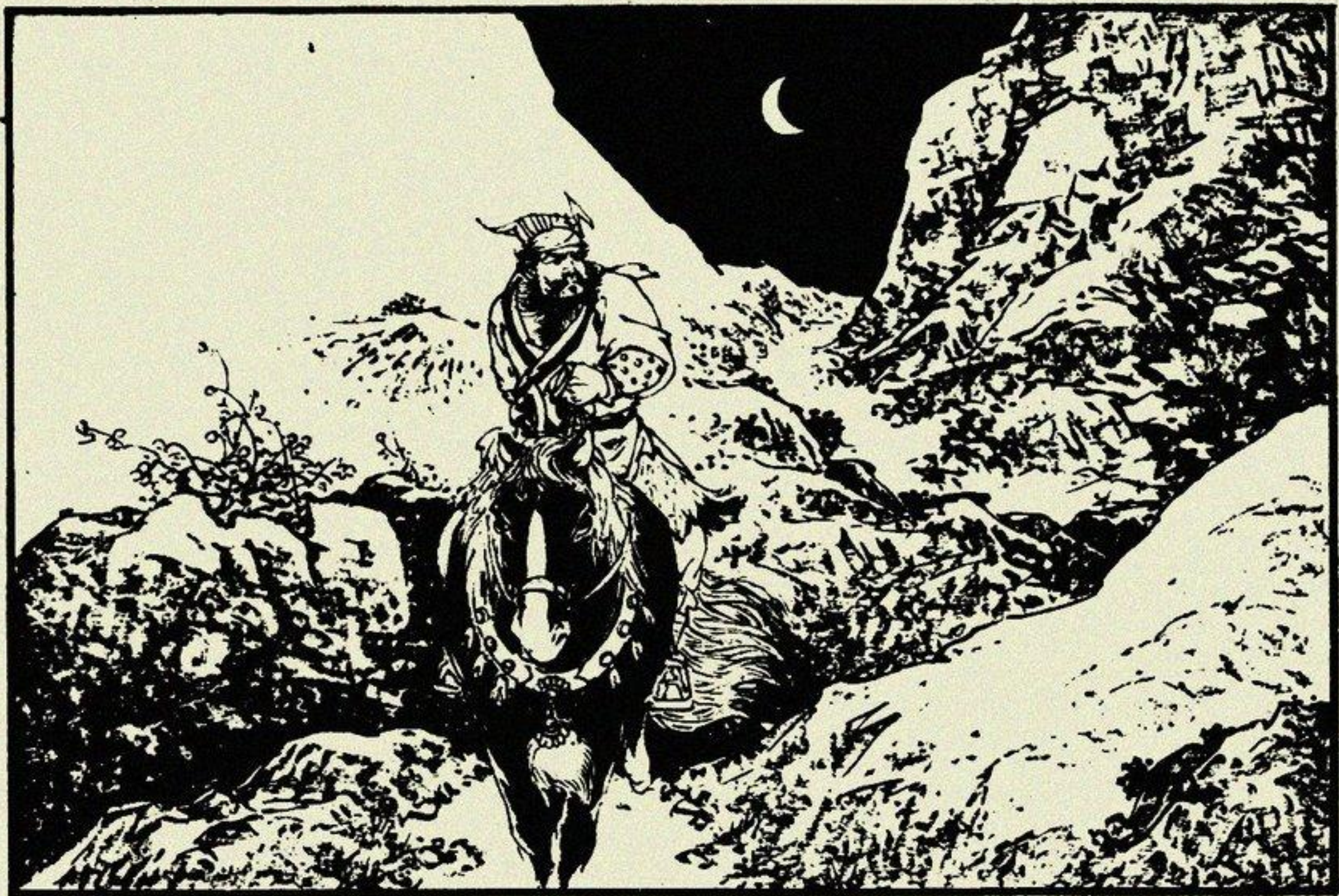
79 行走数日，这天来到黄沙岗。郡主和六郎渐渐落在后边。突然，从路边树林中窜出两匹战马，拦住去路。马上的两个大汉，一个红脸，一个黑脸，齐声高喊：“呔！留下买路钱，放你们过去，不然，叫尔等斧下做鬼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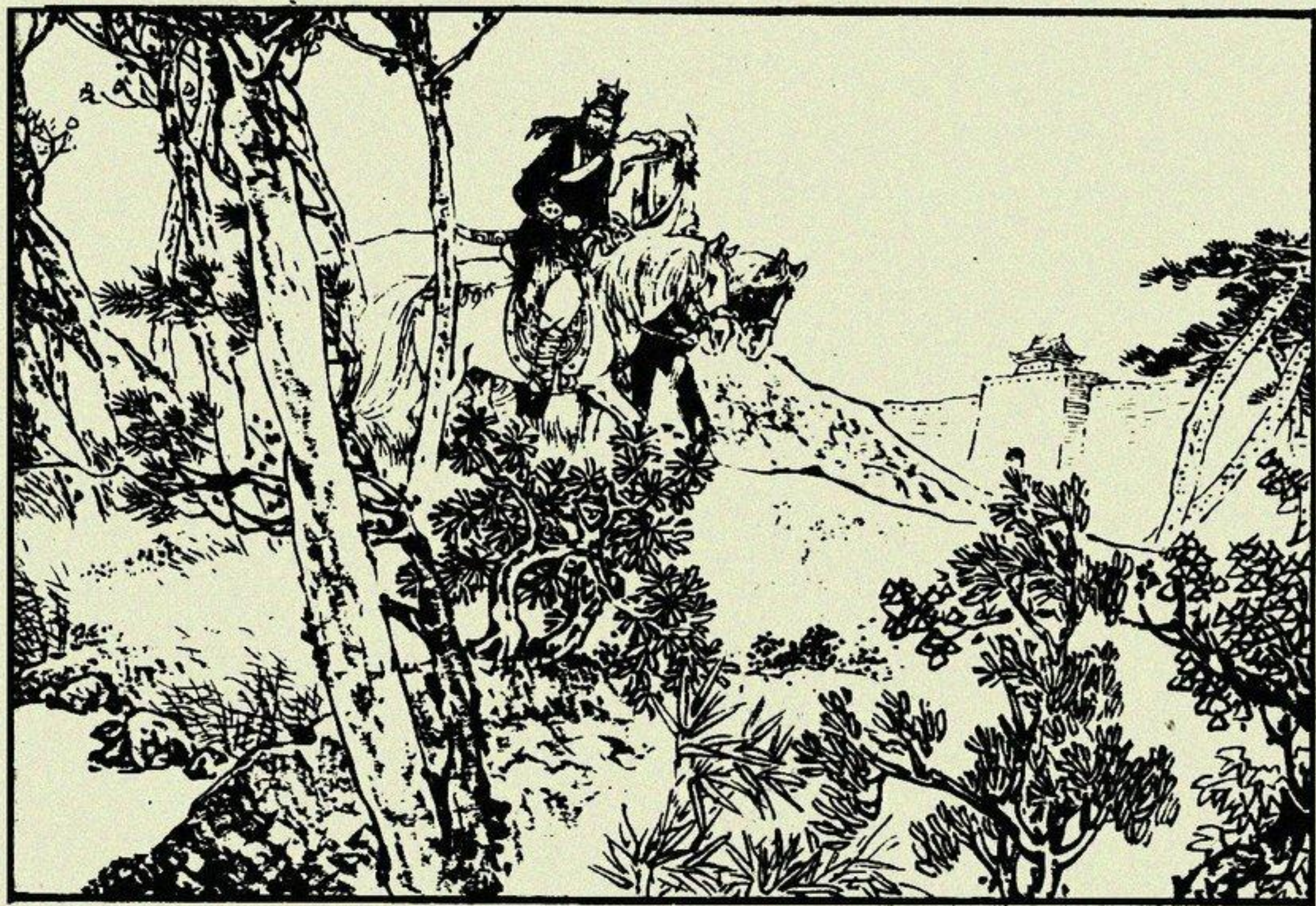
80 董齐、宋亮拱手抱拳道：“二位英雄辛苦了。我们从云南而来，保护杨郡马的灵车回京，还望放行。”两位大汉一听，急忙下马，怀疑地问：“什么？杨六郎的灵车？胡说！待我们看看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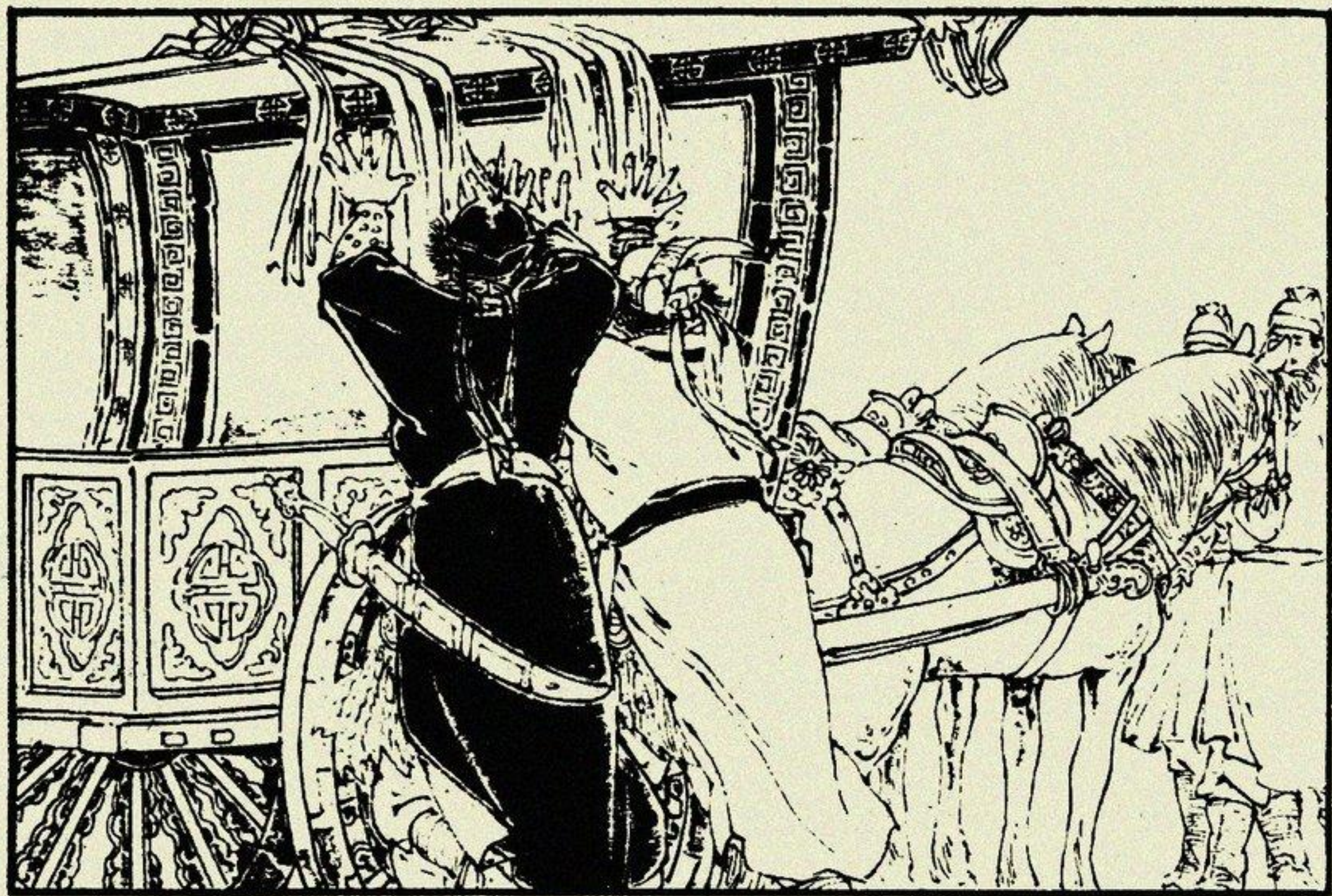
81 二人走到棺槨前一看，只見上寫：“楊景楊延昭之靈”，這才信以為真，忙問他是怎麼死的？董齊把經過一講，二人跪地號啕大哭：“六哥呀，是我們把你害了，該死的孟良、焦贊向你請罪來了，你睜睜眼吧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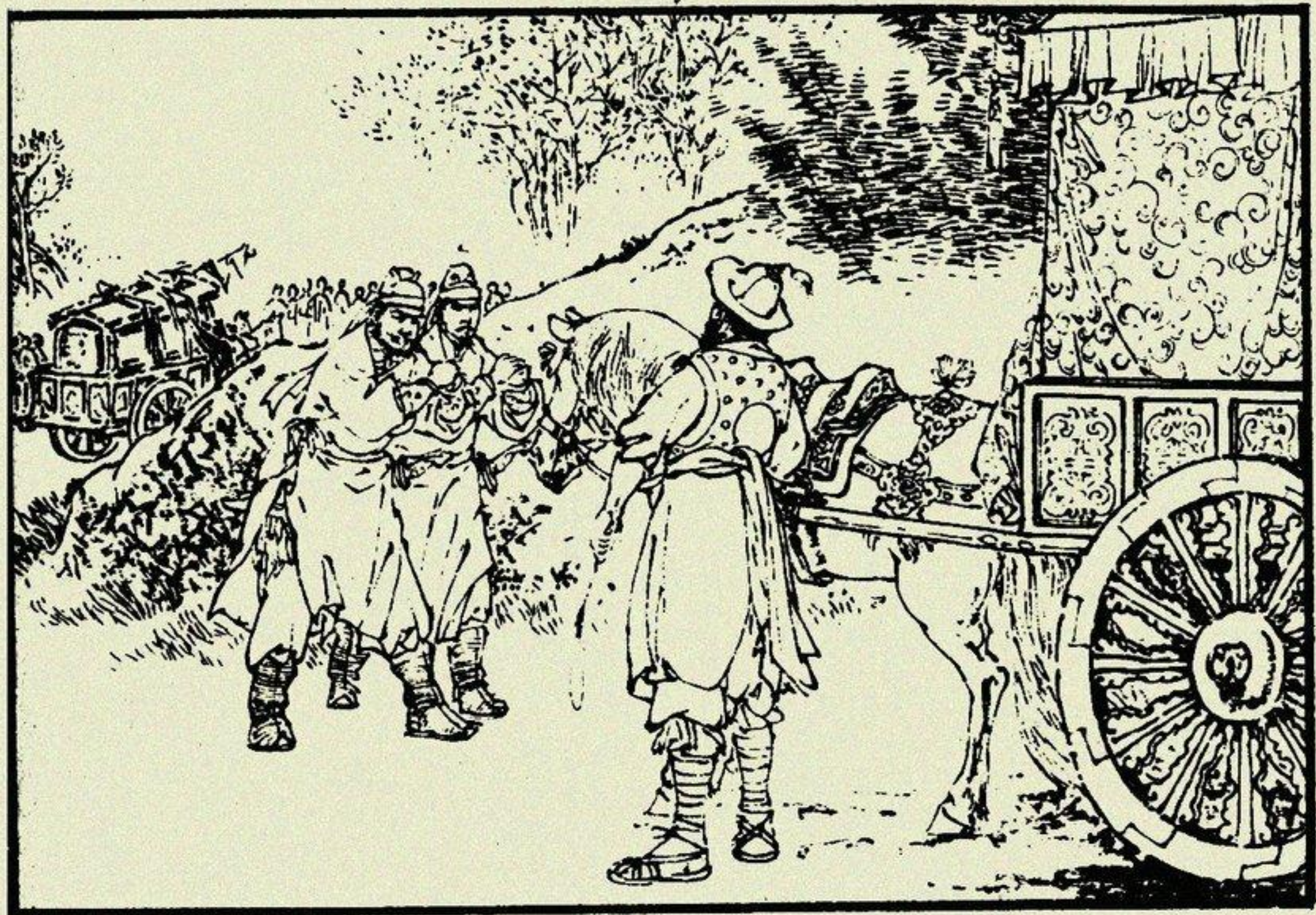
82 焦、孟二将为何此时来到了这里呢？原来焦赞因杀了谢金吾被发配长沙，孟良随岳胜奔太行山去。但孟良对焦赞的安危总放心不下，就编了个理由辞别岳胜，单人独骑奔向长沙府。



83 到了长沙，孟良深夜砸监反狱，把焦赞救了出来。他们怕有人追捕，便东奔西走，在外混了几个月。如今，二人决定奔云南，去探望六哥杨六郎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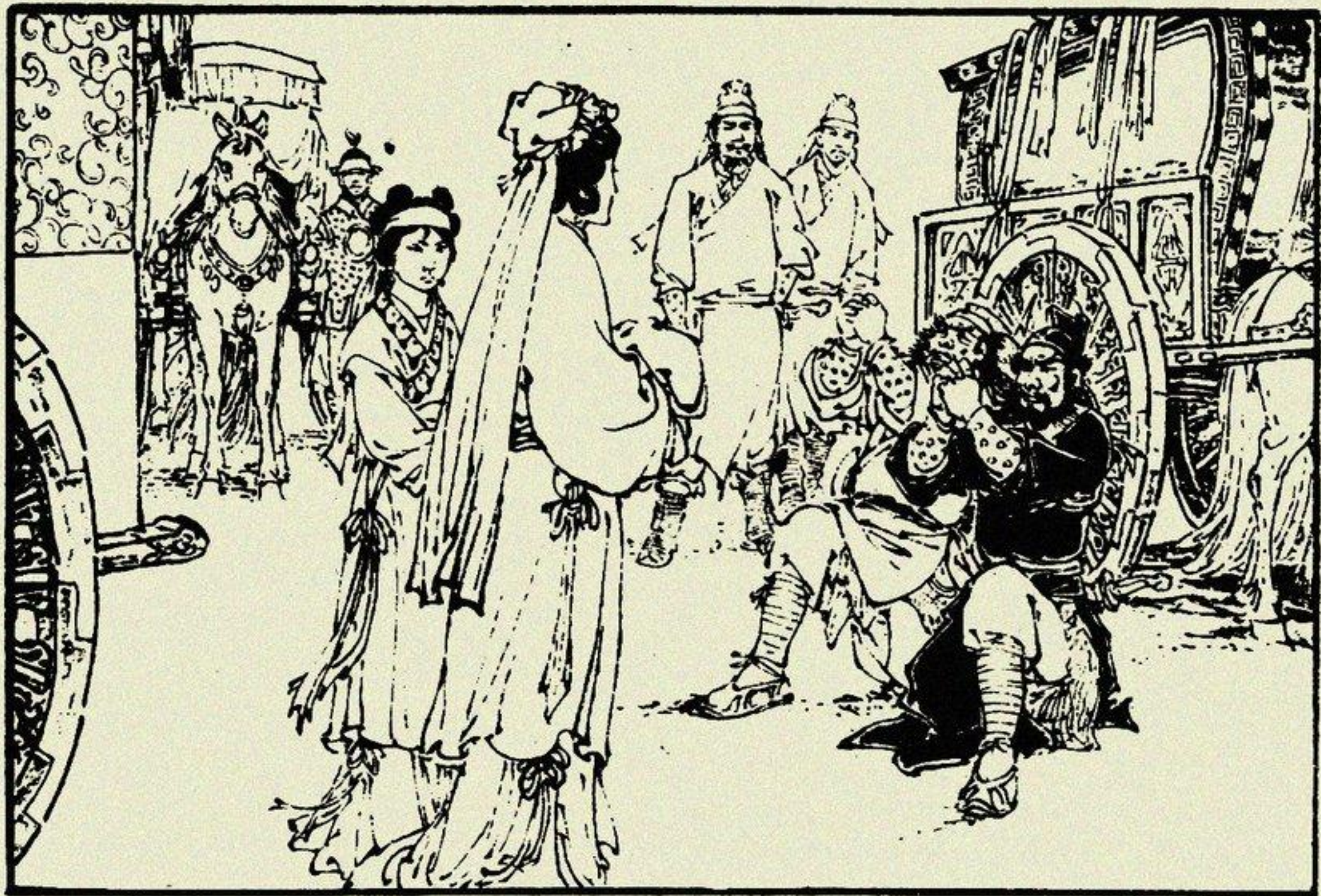
84 二人走到黄沙岗，因盘缠用尽，想劫点银两，却正巧碰上假六郎的灵车。哥俩听说六郎殉命，心如刀搅，双手拍打着棺槨，痛哭不止。



85 董齐、宋亮劝慰无用，急忙来到郡主车前禀报：“有两位自称孟良、焦赞的大汉，在郡马灵车面前哭得悲痛，车辆不能前行，请郡主定夺。”



86 六郎在一旁听得真切，他生怕自己的假面目被焦、孟辨出，忙对郡主说：“六嫂子，这两人可是惹祸精，快打发他们去太行山投奔岳胜，免得再招祸端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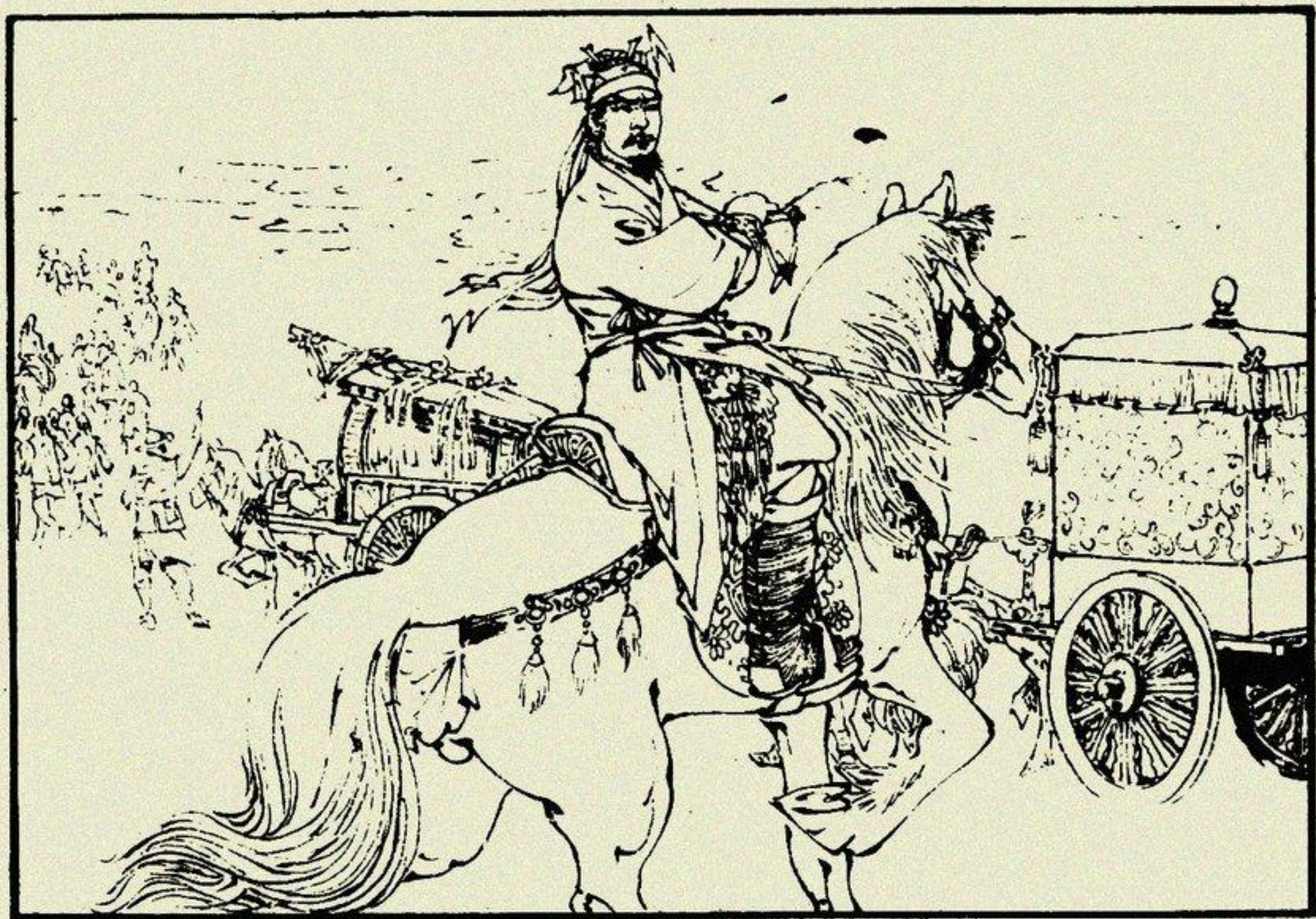
87 郡主来到灵车前，孟良、焦赞一见慌忙跪拜道：“六嫂呀！都因我们二人的罪过，给六哥惹下杀身大祸。六哥死得冤屈，我们要杀王强，反汴梁，替六哥报仇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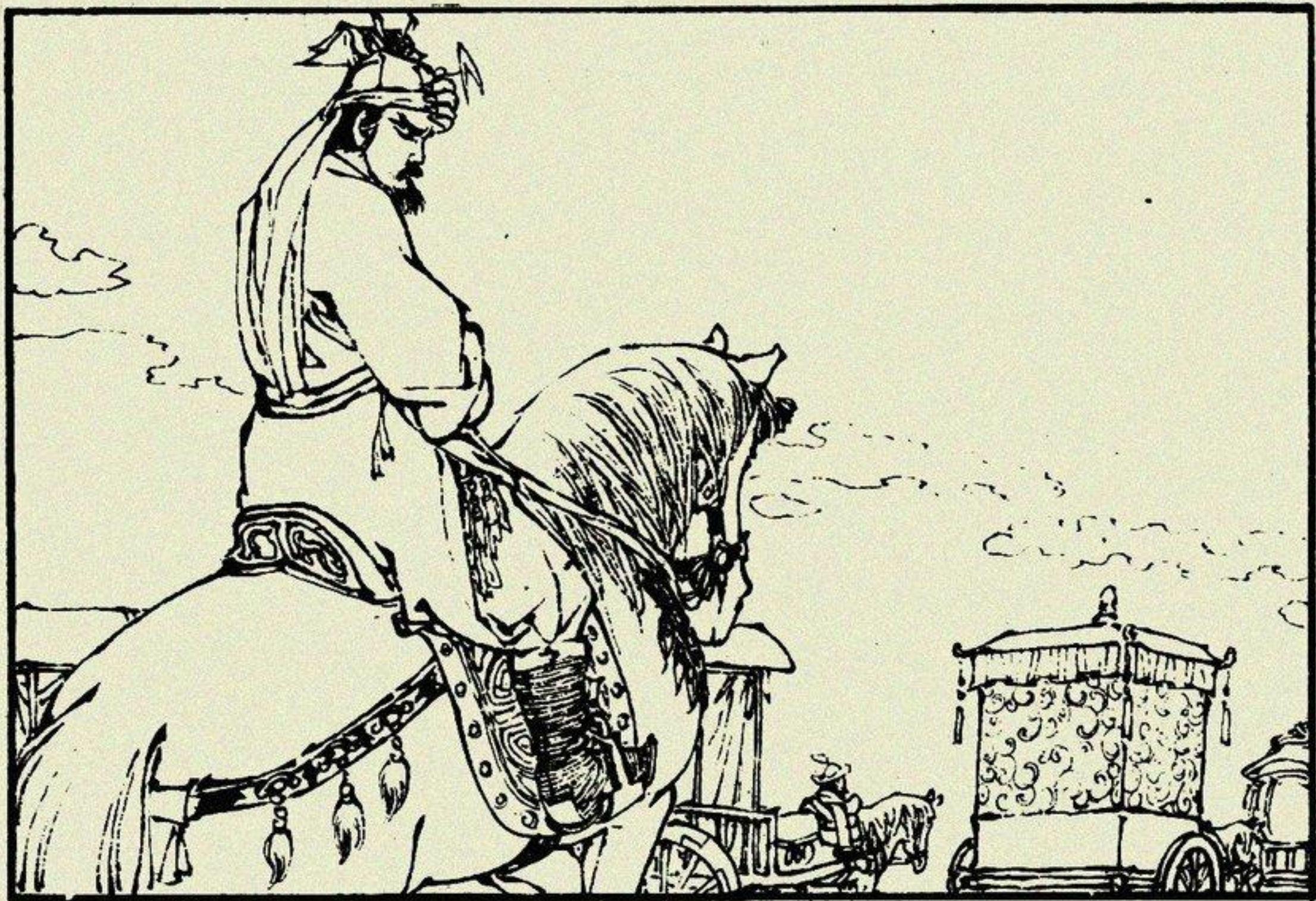
88 郡主一听，赶紧劝阻道：“二位贤弟，你们已惹祸非小，再要胡来，就毁了你六哥的一世英名。听我相劝，快去太行山投奔岳胜，等有机会再报效国家，这样你六哥也会含笑九泉。”说着命仆人给他俩送上二百两纹银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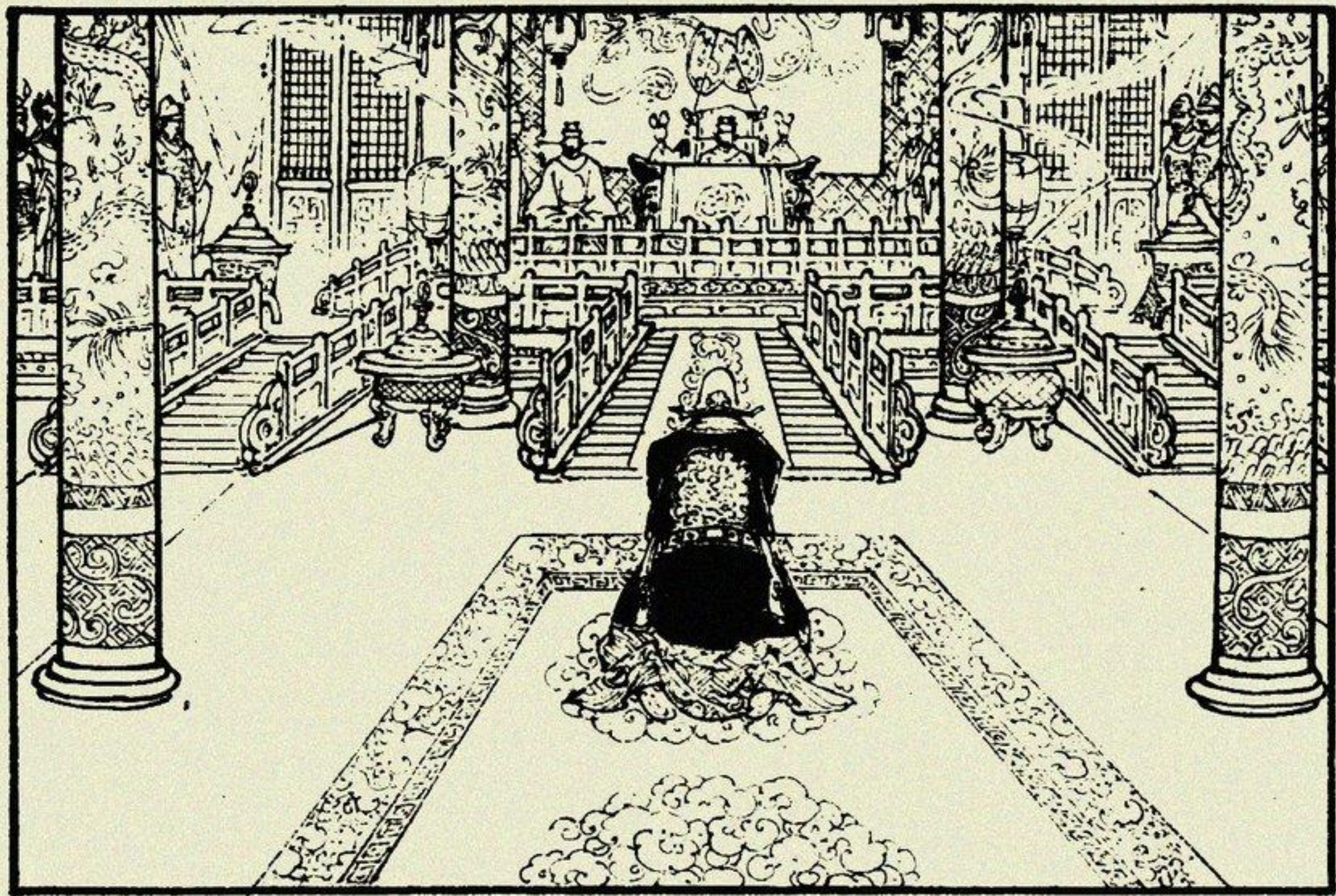
89 焦、孟二将见郡主说得恳切，声色又那样严厉，就不敢违拗，连连点头应道：“好，我们听六嫂的。”说着，朝灵车连磕了三个响头，起身接过银两，奔太行山去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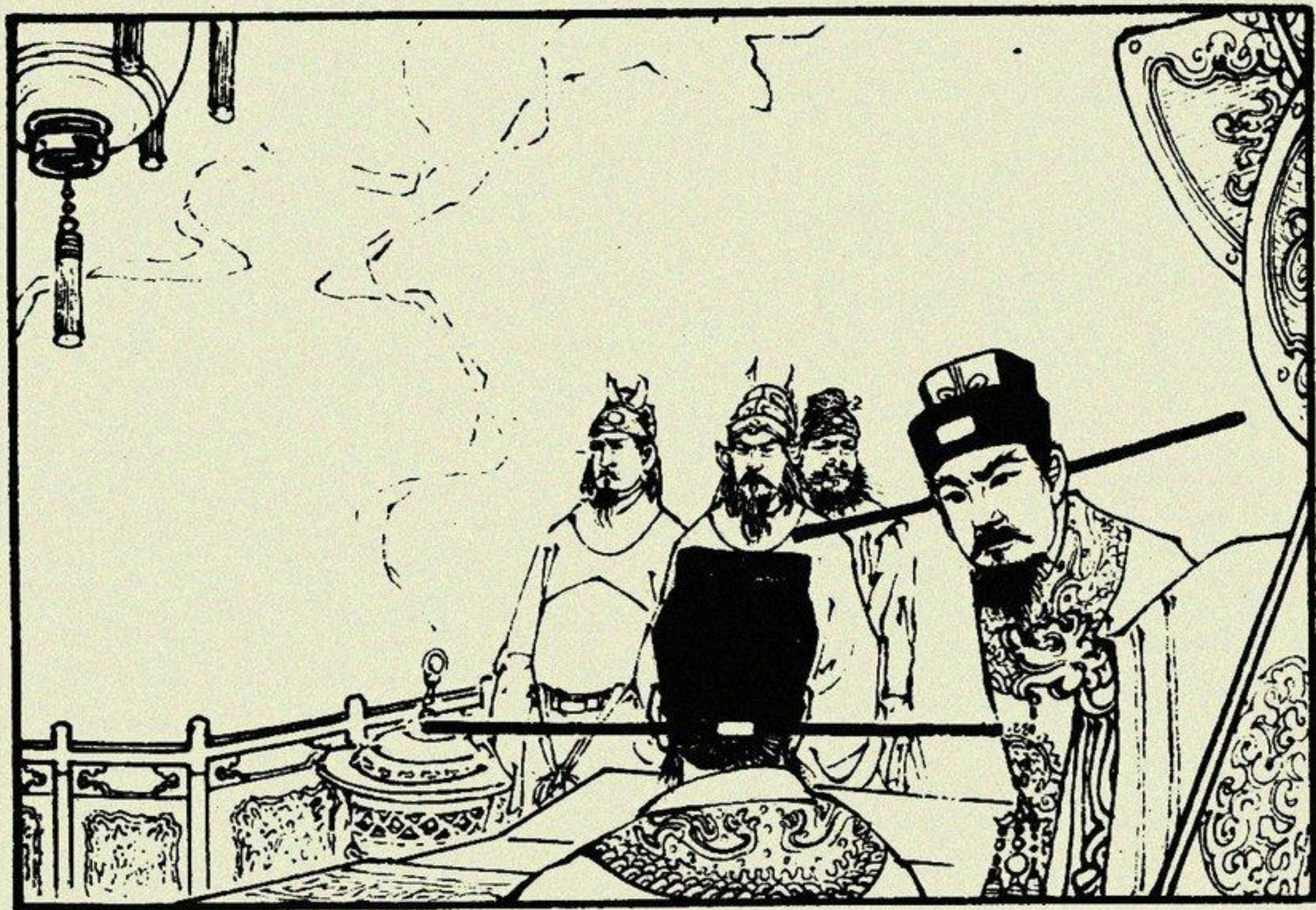
90 看看孟良、焦赞走远，六郎才催动人马车辆，保护着郡主继续向前行进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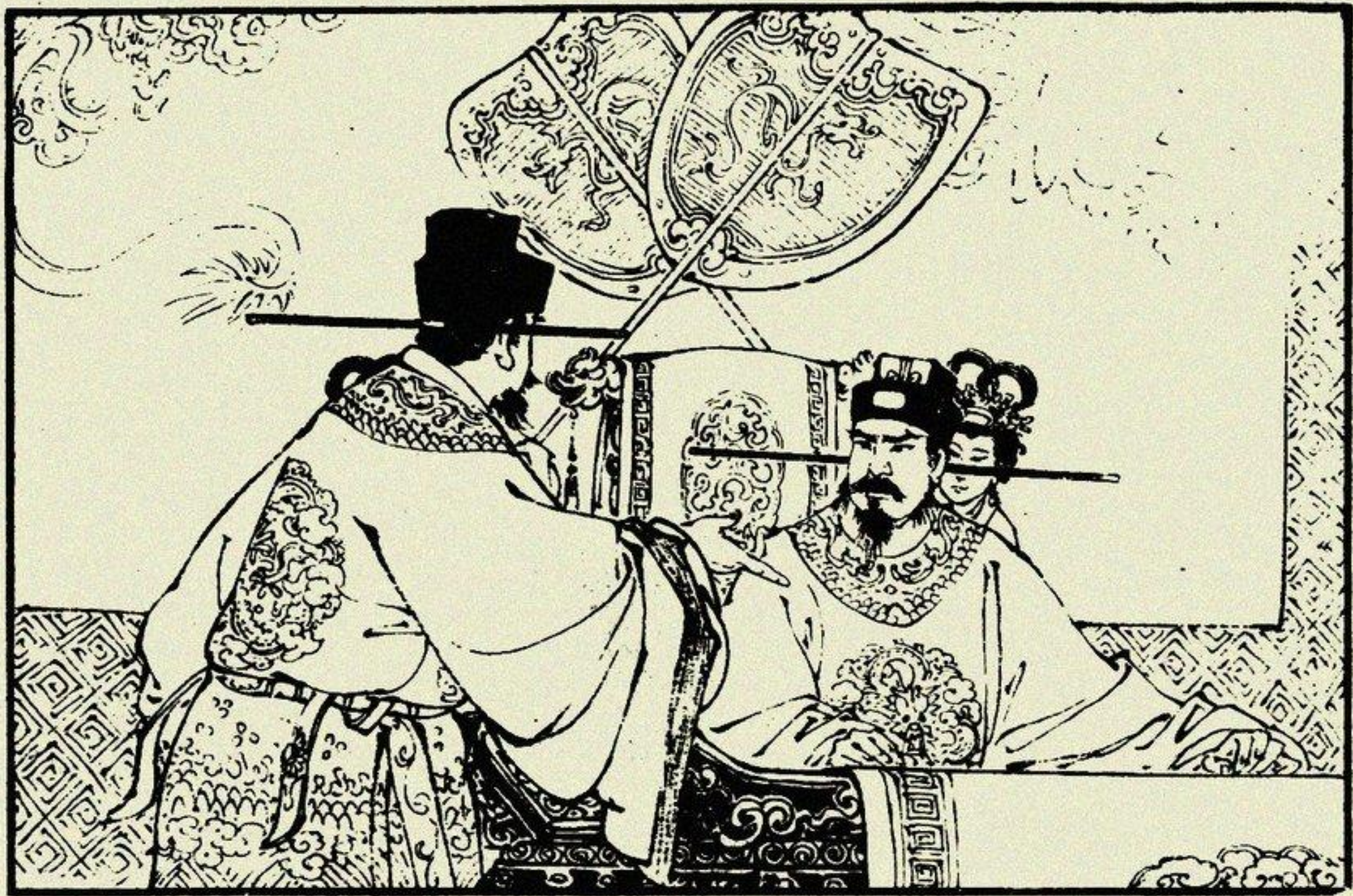
91 又行走了数日，眼看离京城不远，六郎心事重重，他怕被人认出，就假说头疼，叫董齐、宋亮买来几贴膏药，贴在脸上，以遮人耳目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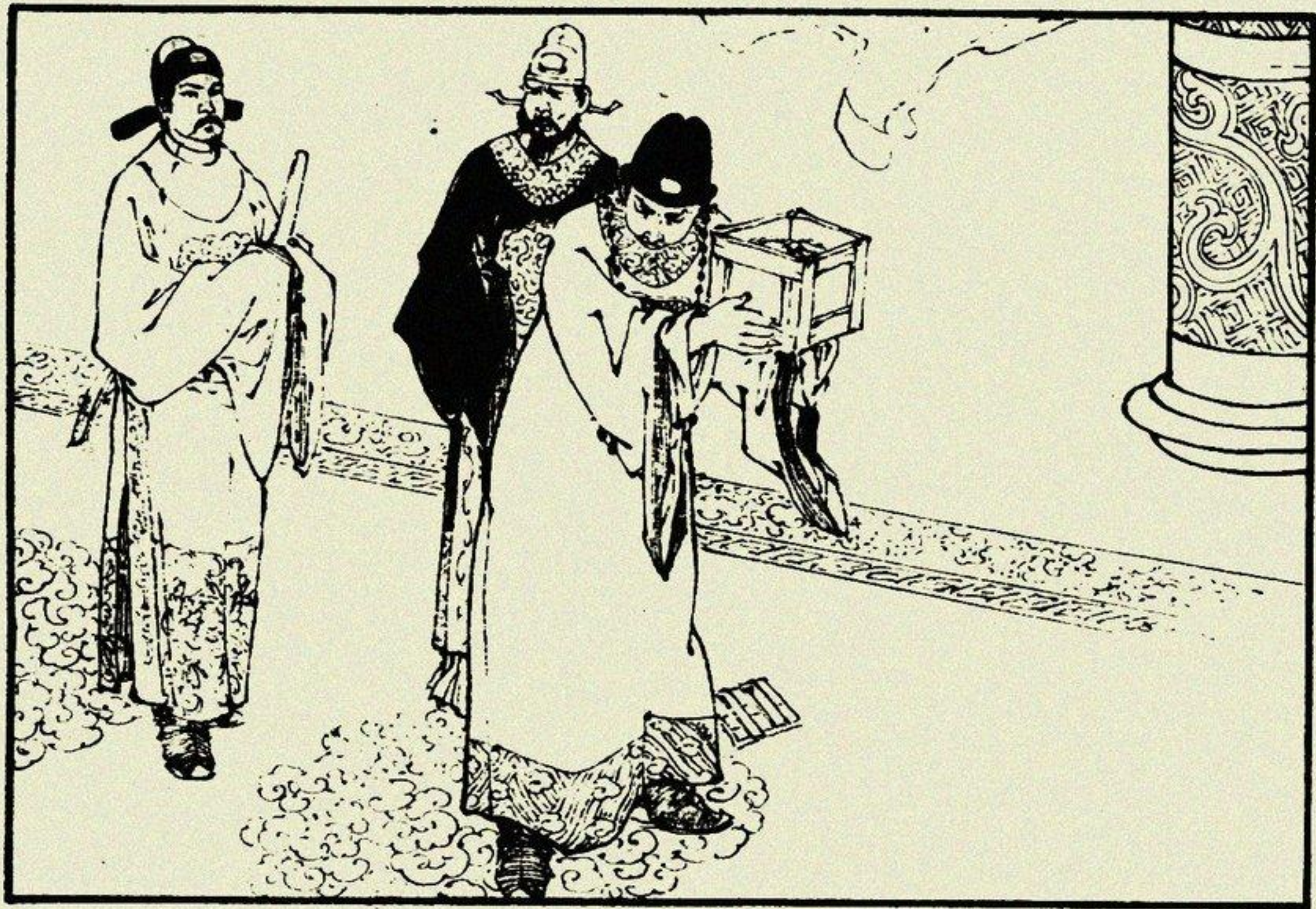
92 再说王强从云南回到京城，上殿面君。只见八贤王端坐龙案旁伴驾，各位王爷也站在品级台上，不免有点心虚。他手托木匣叩头道：“臣已把杨景的人头取回，请万岁过目。”



93 八王一听，大吃一惊。文武百官也十分惊异，不知是怎么回事，都瞪眼看着八王。八王转身问真宗：“万岁！王强从何而来？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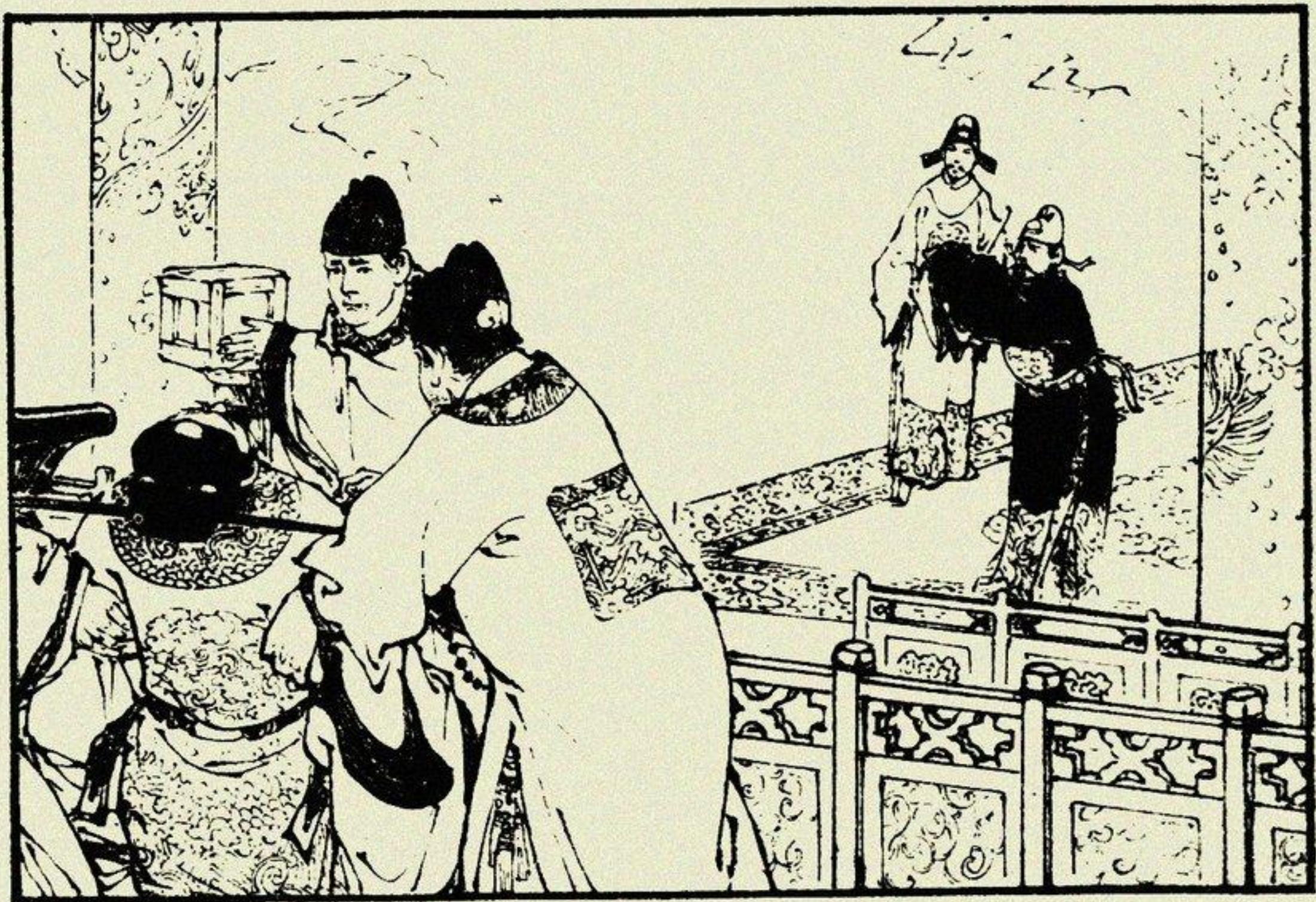
94 真宗赵恒就把王强状告六郎的经过讲了一遍，然后言道：“杨景蓄意谋反，十恶不赦，是朕命王司马出使云南，将他杀了。”八王一听怒火中烧，争辩道：“杨景忠心保国，怎能谋反？你不该听信谗言，屈杀忠良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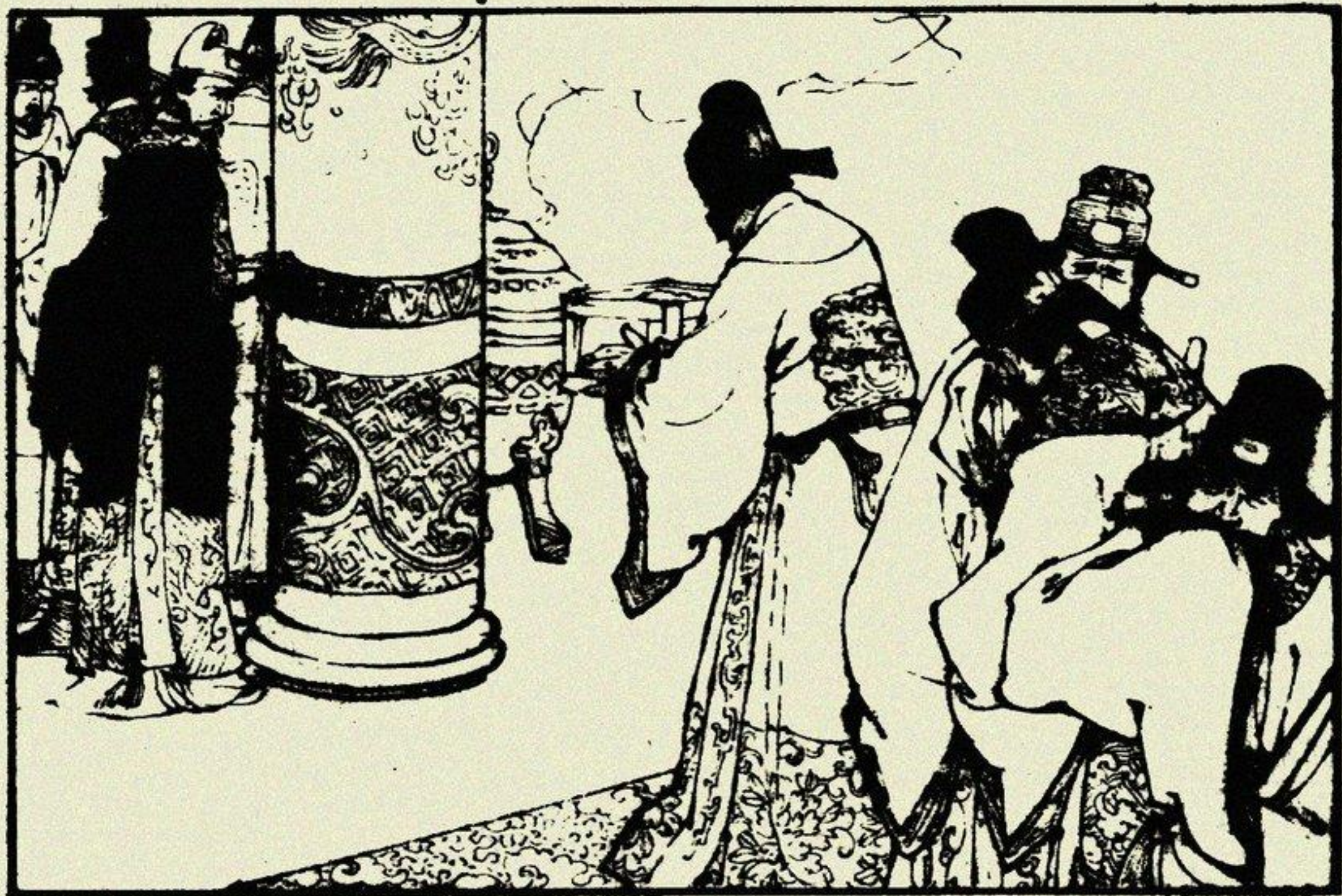
95 二人在金殿争得面红耳赤。寇准忙奏道：“王家千岁，杨景已经身亡，还争辩什么？先看看亡人再说吧！”真宗命太监打开木匣，一颗可怕的人头呈现在眼前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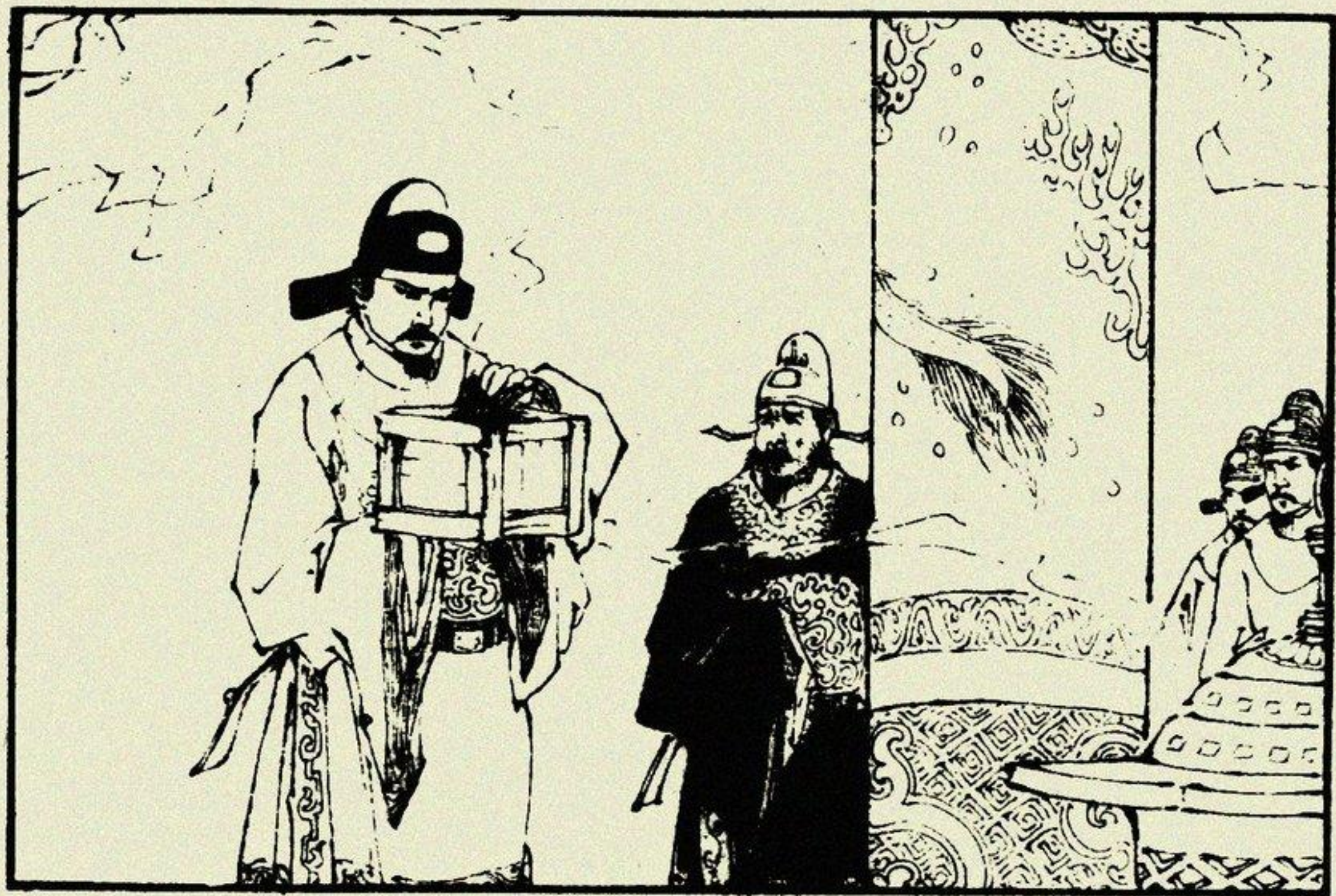
96 真宗皇上吓得忙用袍袖遮住双眼，连连摆手道：“快快拿下！”八王接过人头，放声大哭：“御妹丈啊！你死得冤……”一句话没说完，便昏了过去。



97 王强见势不妙，生怕八王醒来后用金钏打他，便对皇上奏道：“万岁，快将贤王送回南清宫调治静养。”真宗传旨，命内侍把八王抬下了金殿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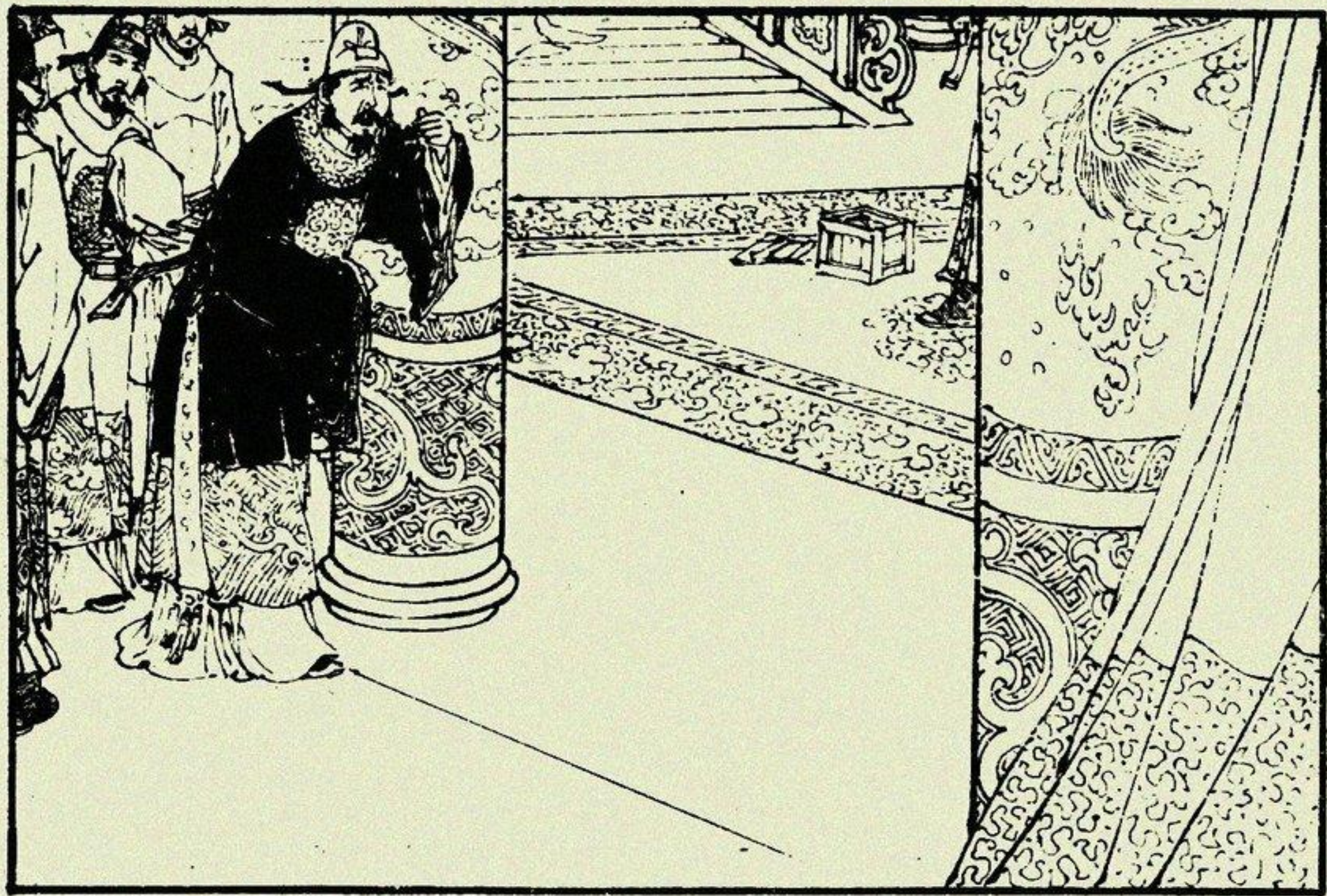
98 满朝文武都为六郎丧命而偷偷掉泪。只有寇准没哭，他拿过木匣细细观看，一会摇头，一会点头，口中还念念有词。而后打开发缙仔细察看。这举动谁也没注意，唯有王强看在眼里。



99 王强知道寇准心细，见他摇头晃脑，顿生疑云：难道说我杀错了吗？原来，寇准知道六郎头顶有几根红发，他见此头没有红发，便断定六郎又诈死埋名了，心中暗暗高兴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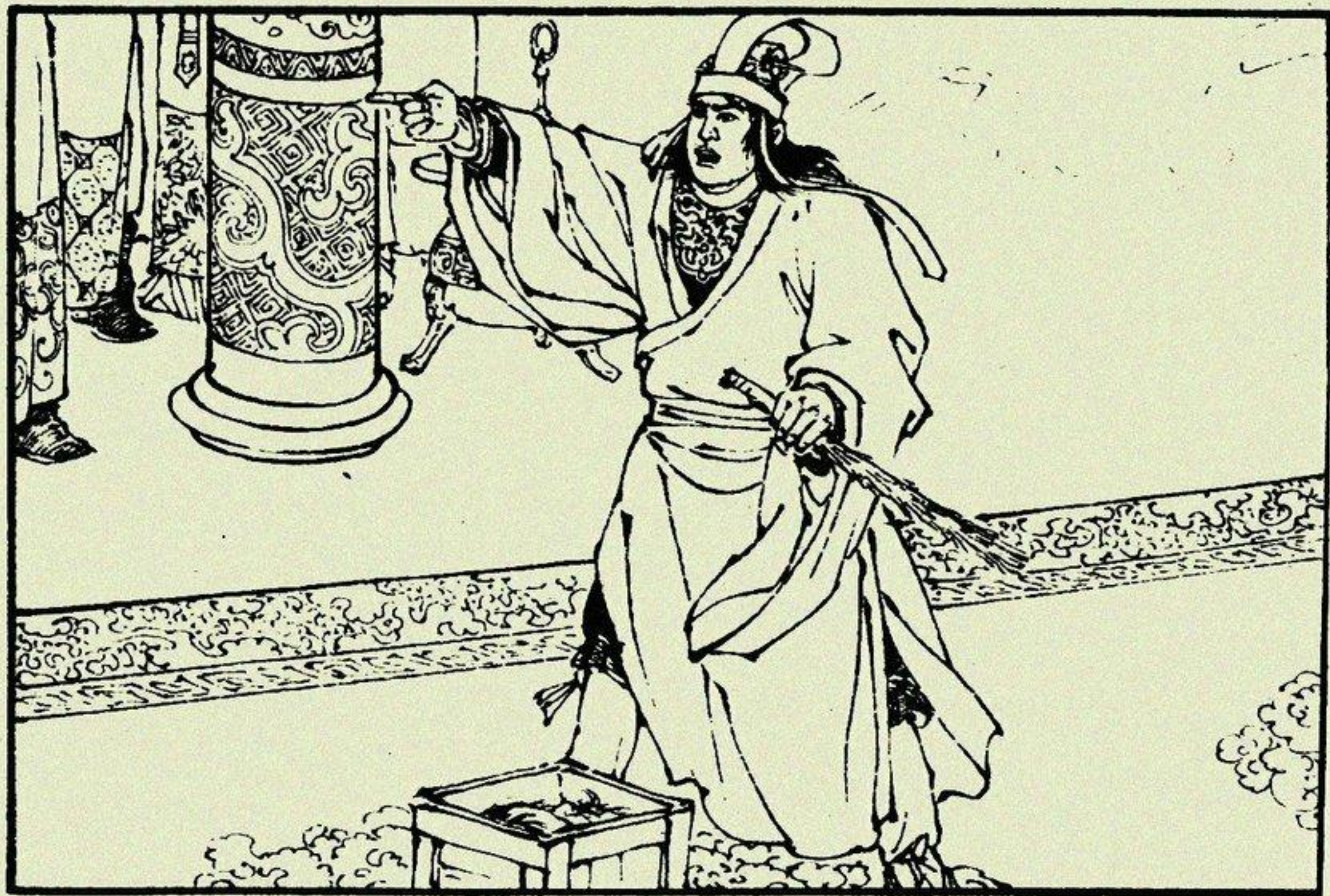
100 寇准转念一想：是谁甘愿替死呢？他家妻儿老小谁人照料？想到此，不由心酸落泪，口中喃喃自语：“你死得苦啊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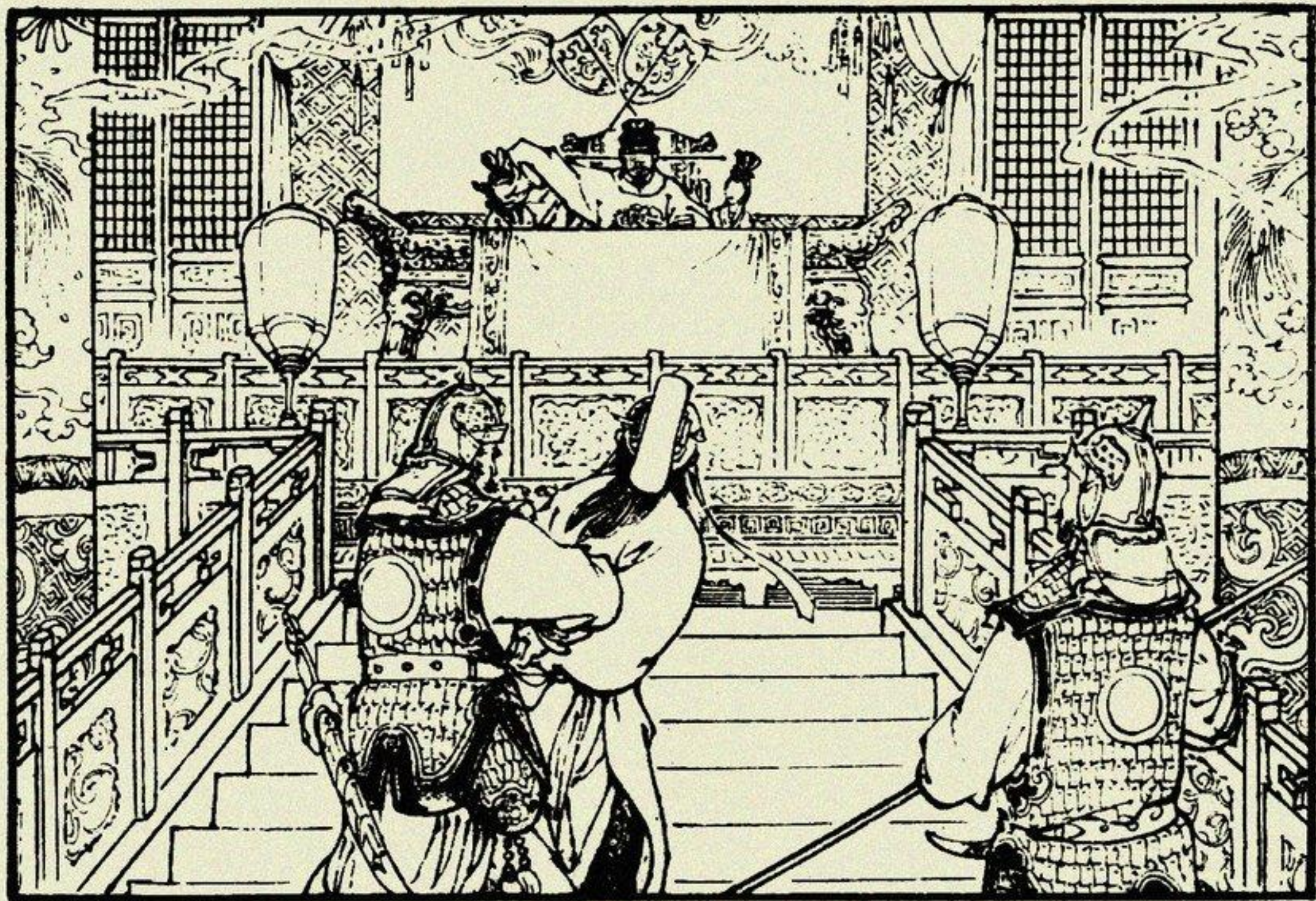
101 王强察颜观色，见寇准神态变化异常，蓦地想起云南的任炳，心里说：杀的会不会是他呢？他正在猜疑，忽听殿外人声喧哗，只见双王呼延丕显身披重孝，闯上金殿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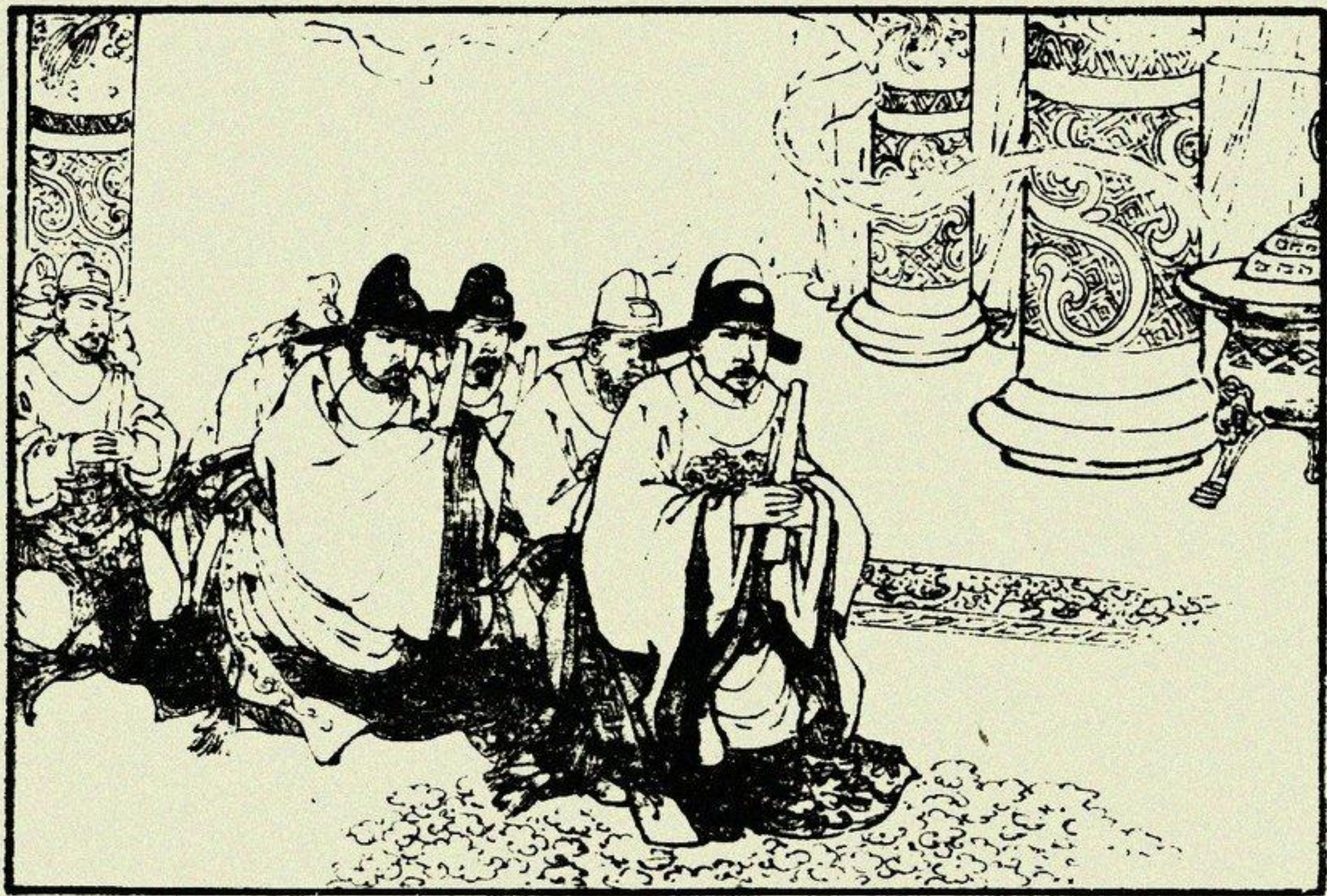
102 原来这几天双王因病没有上朝。今天听说王强到云南杀了六郎，已将人头押解进京，气得发了疯，披麻戴孝闯上金殿，见了六郎的人头放声痛哭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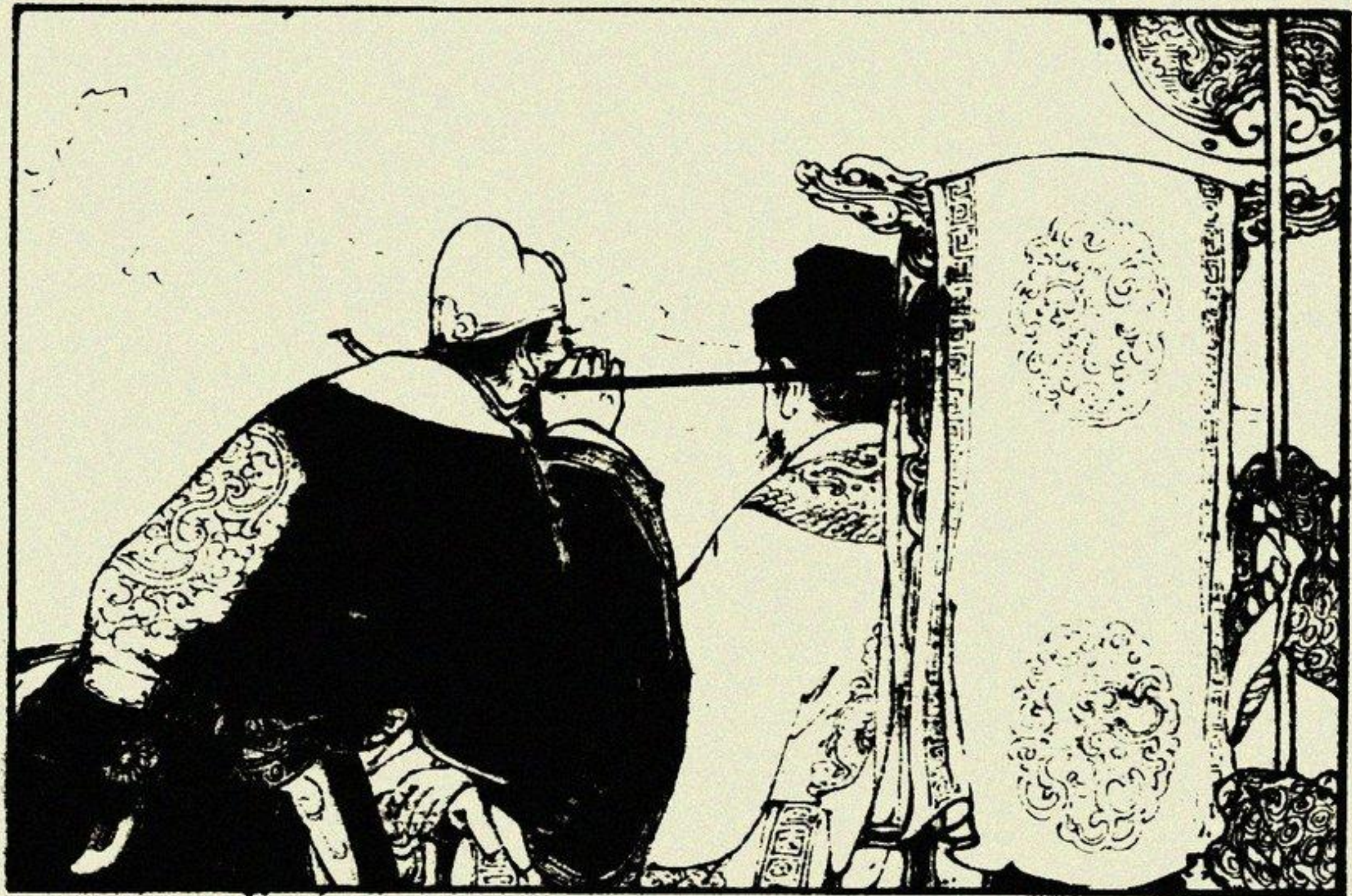
103 真宗看在眼里，手拍龙案怒斥道：“胆大呼延丕显，竟敢身穿孝服，擅闯金殿，该当何罪？”呼延丕显两眼通红，指着真宗骂道：“昏君呐！杨家满门忠烈，为国捐躯，只剩六郎一人，如今又让你害死！我打死你这昏君。”



104 呼延丕显说着，手举哭丧棒就向真宗冲来。武士们急忙上前将双王抓住。真宗勃然大怒，把手一挥道：“推出去！杀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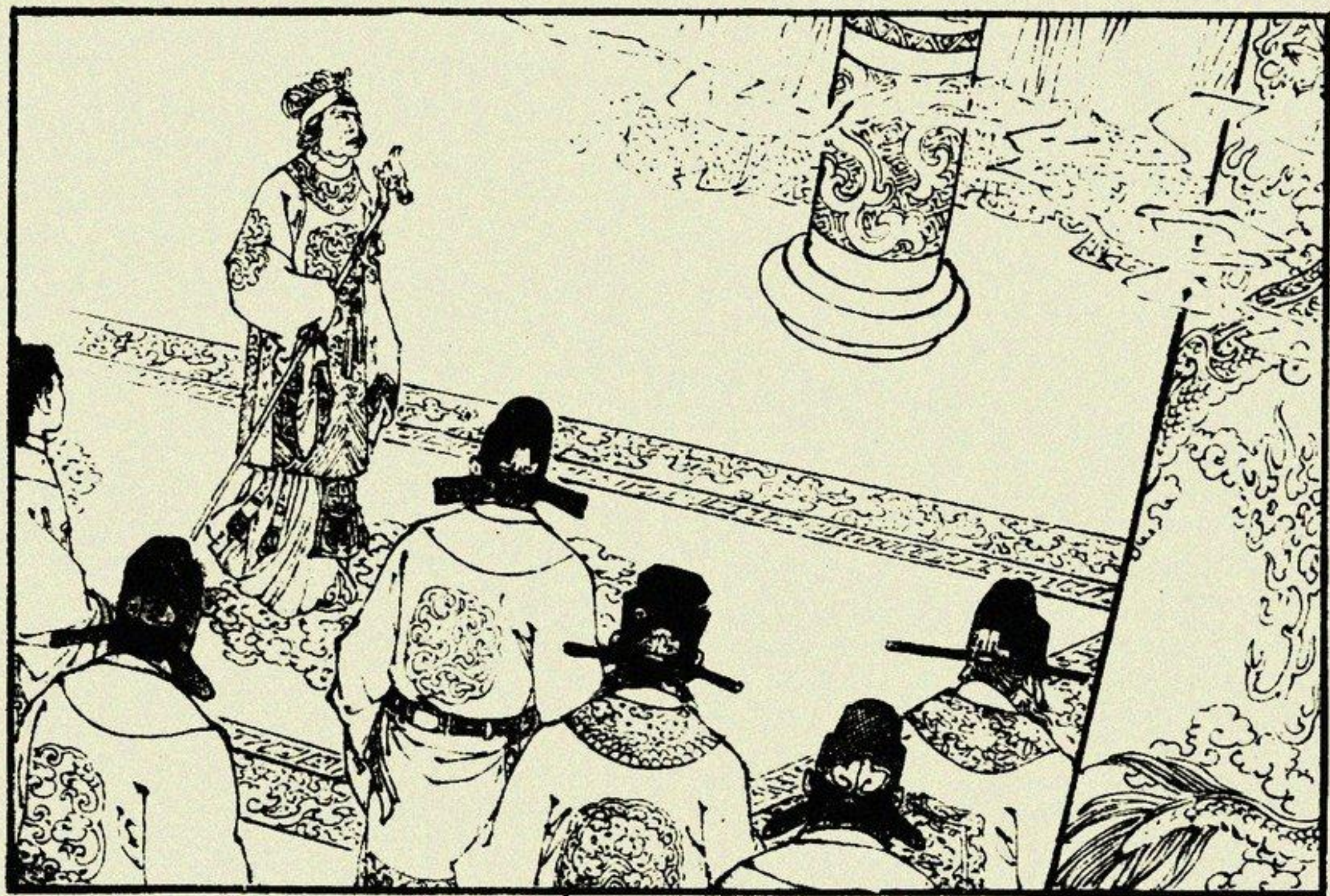
105 一见要杀双王，寇准连忙保本：“万岁，双王与杨景是结拜兄弟，情同手足。他患病多日未曾上朝。今天听说杨景身亡，不知缘由，悲伤过度，鬼迷心窍，才冲撞圣驾，望万岁开恩免罪。”文武百官也都跪地求情。



106 真宗知道杀了杨景众文武心中不服，如今再杀双王会激起众怒。他见众人求情，就有赦免双王之意。奸贼王强依仗是皇上的老师，不拘礼节，上前附耳奏道：“双王大闹金殿，目无圣上，留他在身边可是祸患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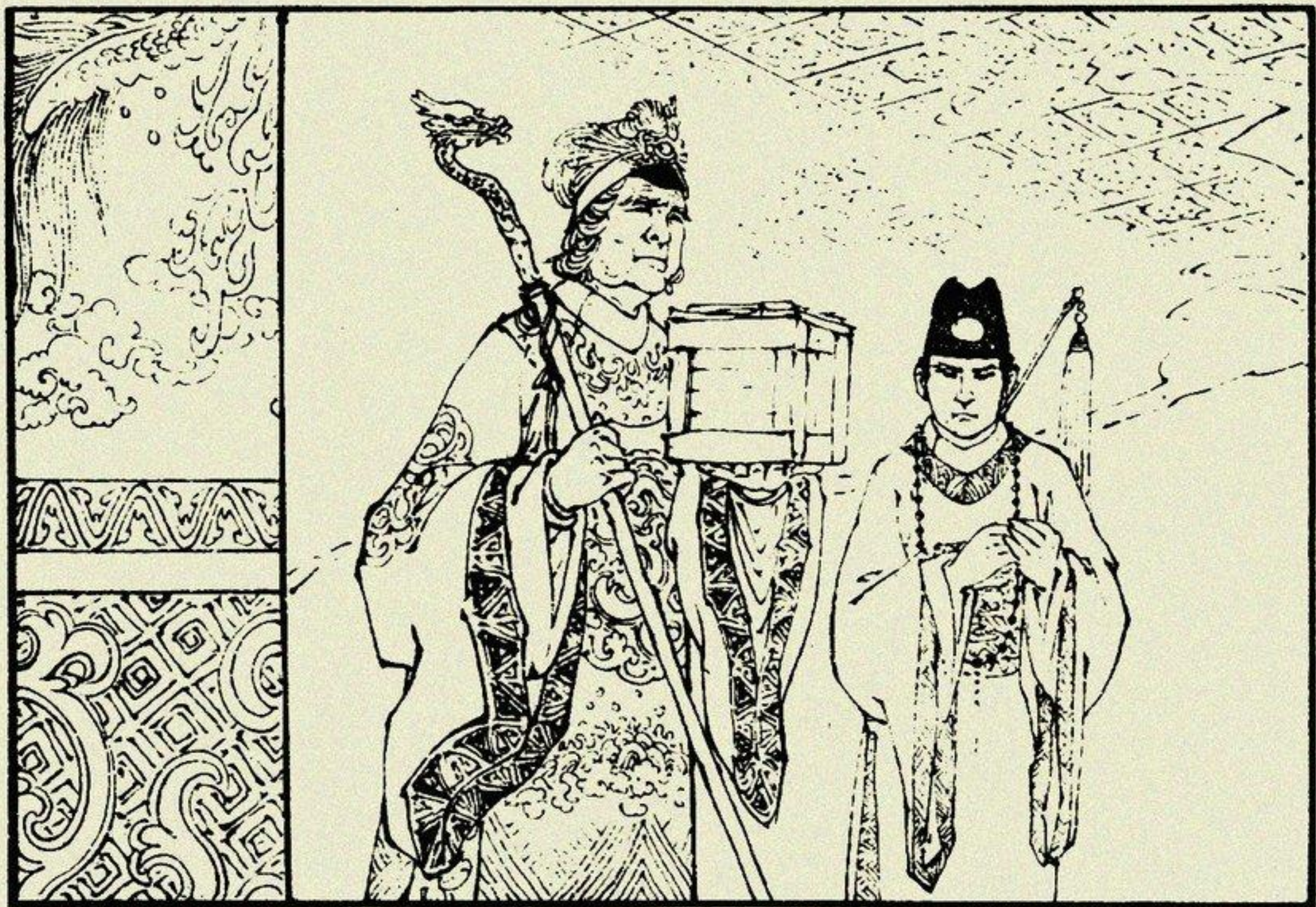
107 真宗明白王强的意思，随即传旨：“呼延丕显搅闹金殿，死罪饶过，活罪不免，罚其出京，贬往遂州，不得有误。”双王叩头谢恩，愤愤不平，出朝而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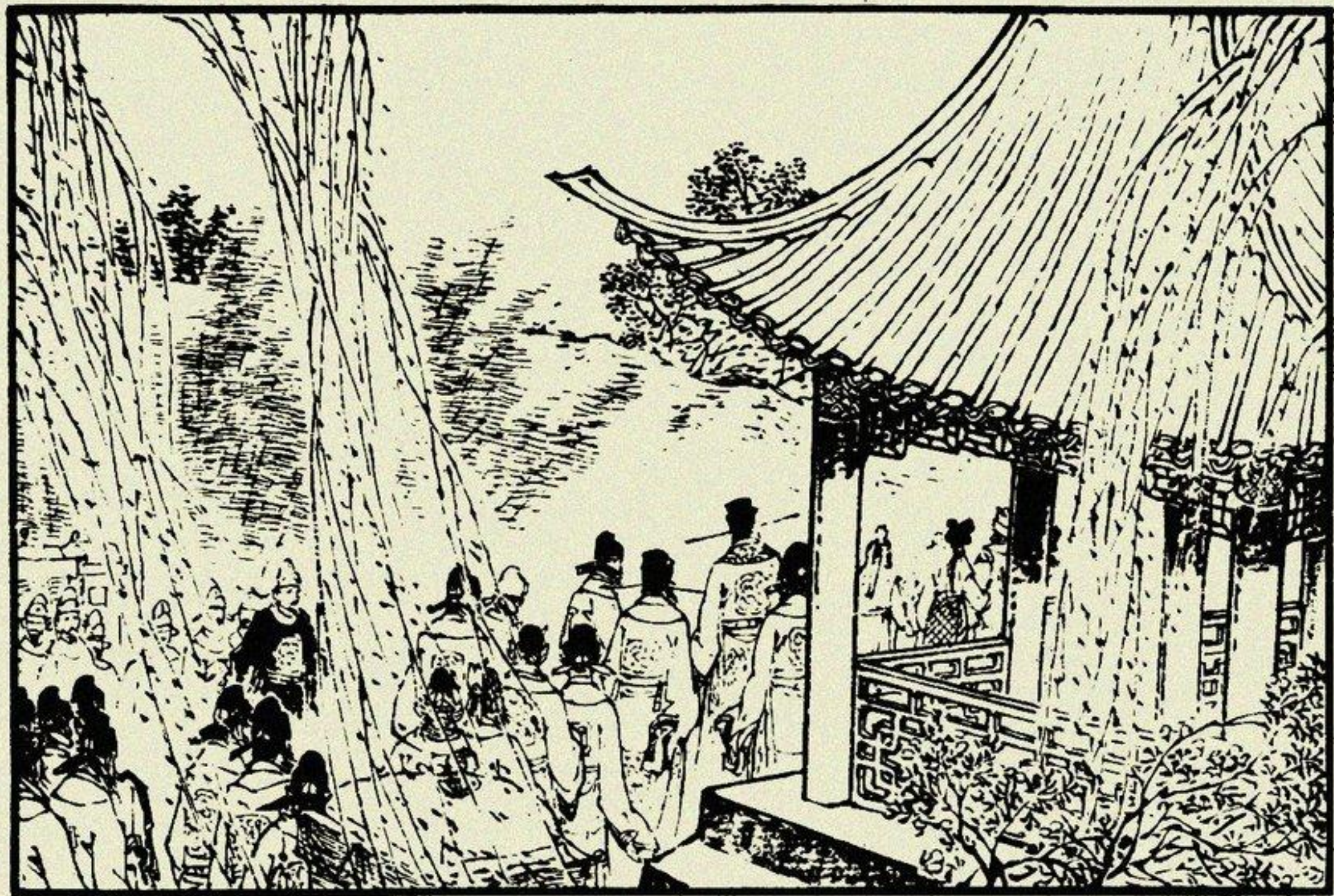
108 就在这时，忽听殿前有人疾呼：“万岁！老臣见驾！”文武群臣抬头观看，只见佘太君手扶龙头拐仗，步履踉跄地走上金殿。



109 真宗见了太君，心里也不平静。轻声问道：“老太君，金殿见朕有何本奏？”太君强压怒火，显得异常平静地说：“万岁，臣闻杨景人头已解回京，能否让老臣领回，得—全尸？”真宗道：“人死无罪，朕准本。”



110 内侍把装人头的木匣交给太君。太君持龙头拐仗，向皇上点了三点，算是谢恩，然后颤巍巍地出朝回府。



111 三日后，灵车到达京都郊外。宋王格外施恩，命文武群臣去十里长亭迎接郡主和灵车。八王也来了，王强跑前跑后特别殷勤。其实他是专为查访任炳的真伪而来的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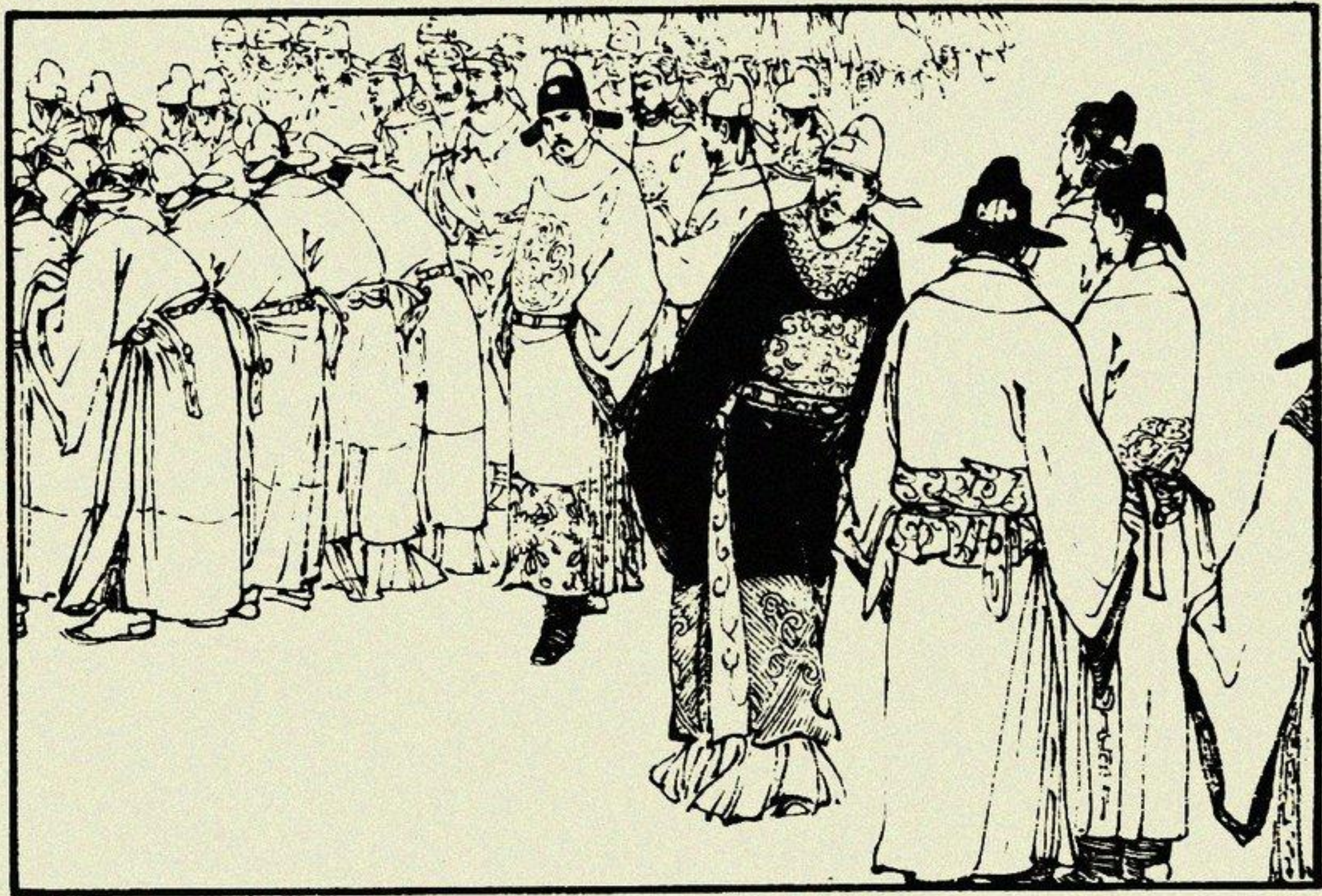
112 灵车在云南军卒的簇拥下，来到十里长亭。柴郡主身穿重孝走下轿车，泣不成声地扑倒在太君怀里，婆媳二人哭作一团。众人见此情景，无不伤心落泪。



113 这时,宗保、宗勉也走上前来,抱住郡主边哭边喊:
“娘啊!我要爹爹!”郡主紧紧搂住两个孩儿,泪如泉涌,
更加悲痛。



114 八贤王眼含热泪上前劝慰道：“御妹，都怪为兄疏忽，不知皇上传密旨追杀郡马。望贤妹不要过度悲伤，保重身体要紧。今后有何为难之事，为王给你做主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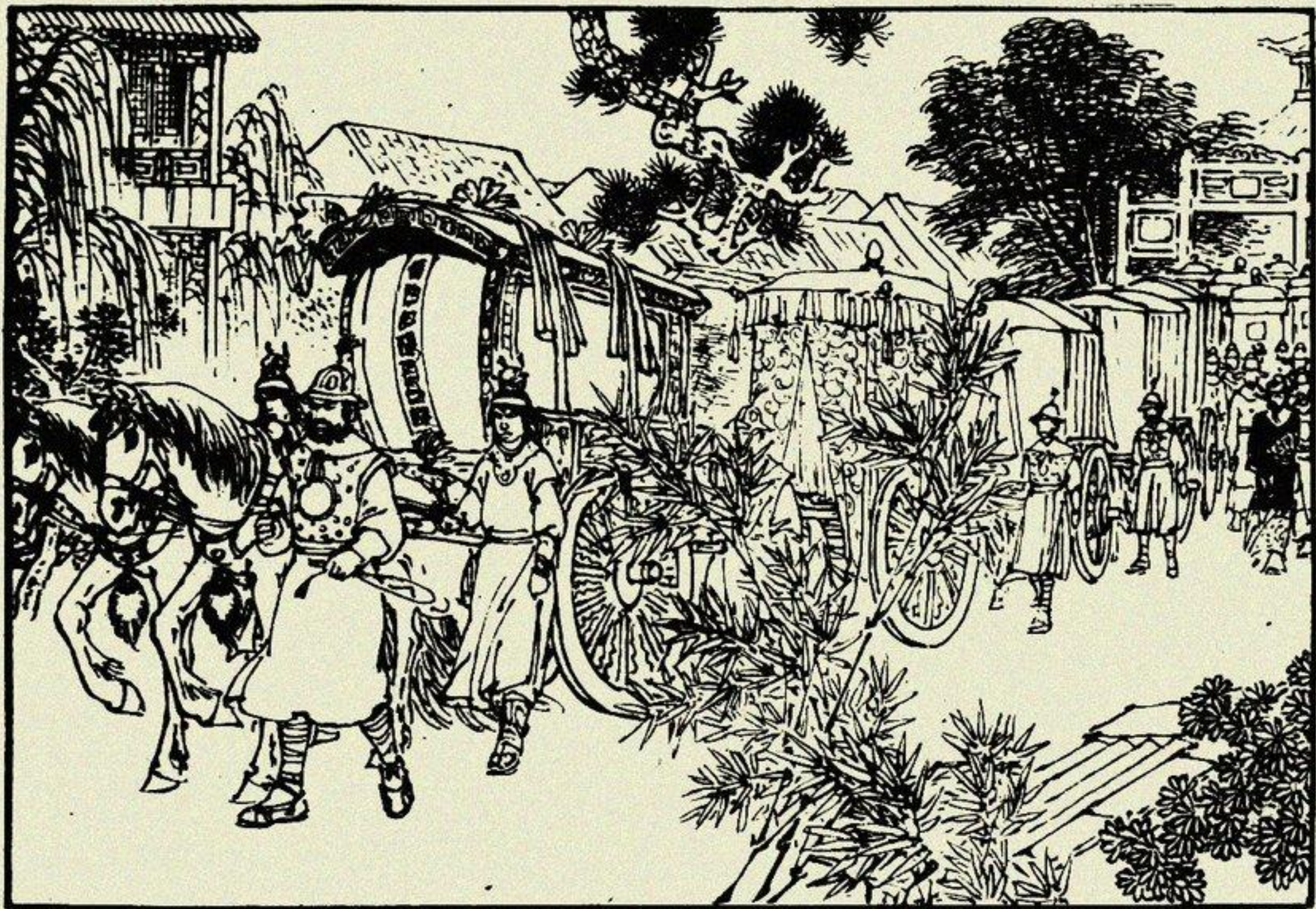
115 文武百官都与郡主见礼，只有寇准没说话，他一直盯着王强。奸诈的王强在人群中转来转去，一心要寻找那个貌似六郎的任炳。他断定：任炳不会前来京城，如他陪同郡主回京，此人十有八九就是六郎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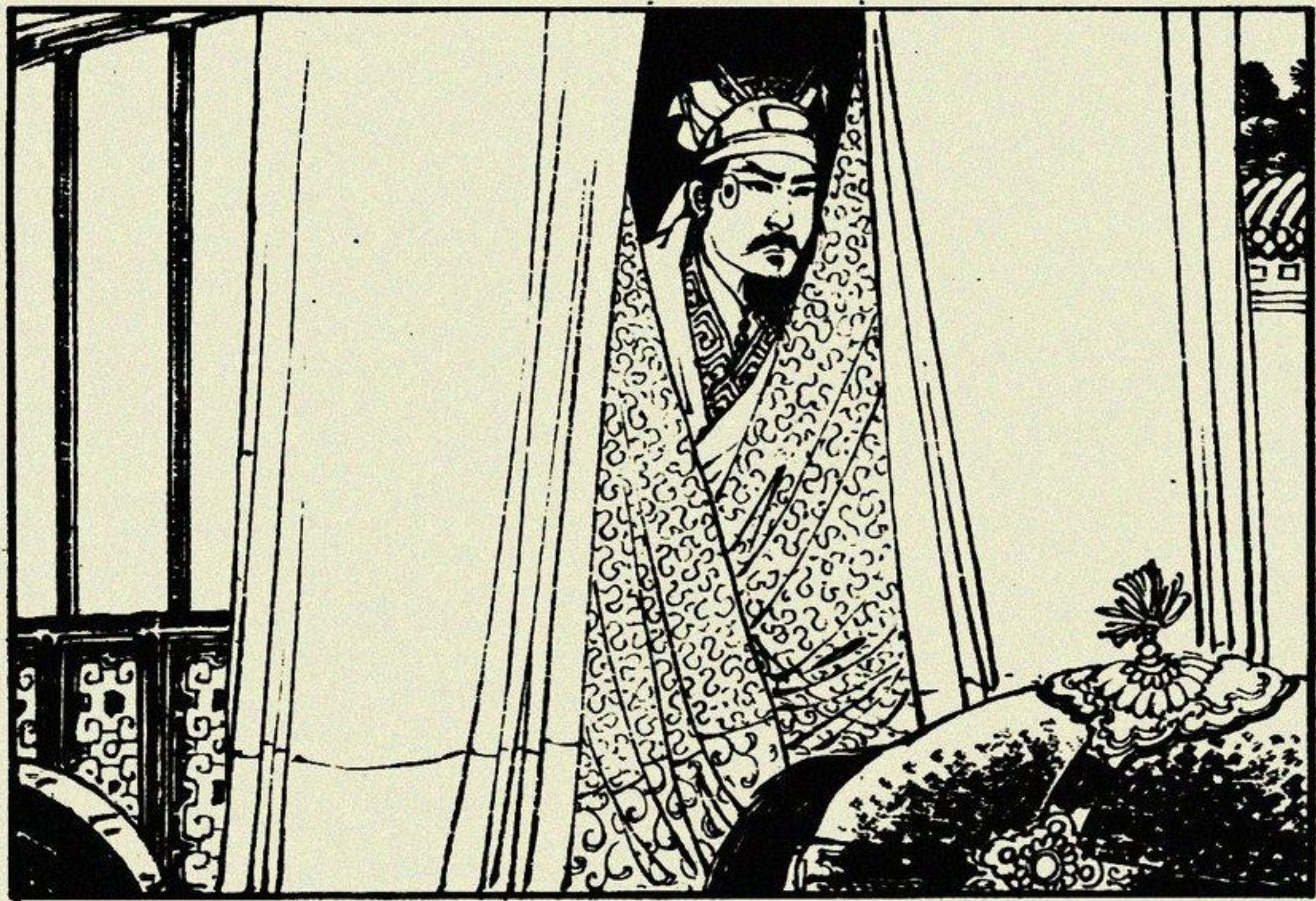
116 此时，六郎假称有病，躲在后面的一辆轿车里，将车帘遮得严严实实，所以王强没有看见。他虽对那辆轿车生疑，但也不敢在八王和众文武面前，任意查看郡主的车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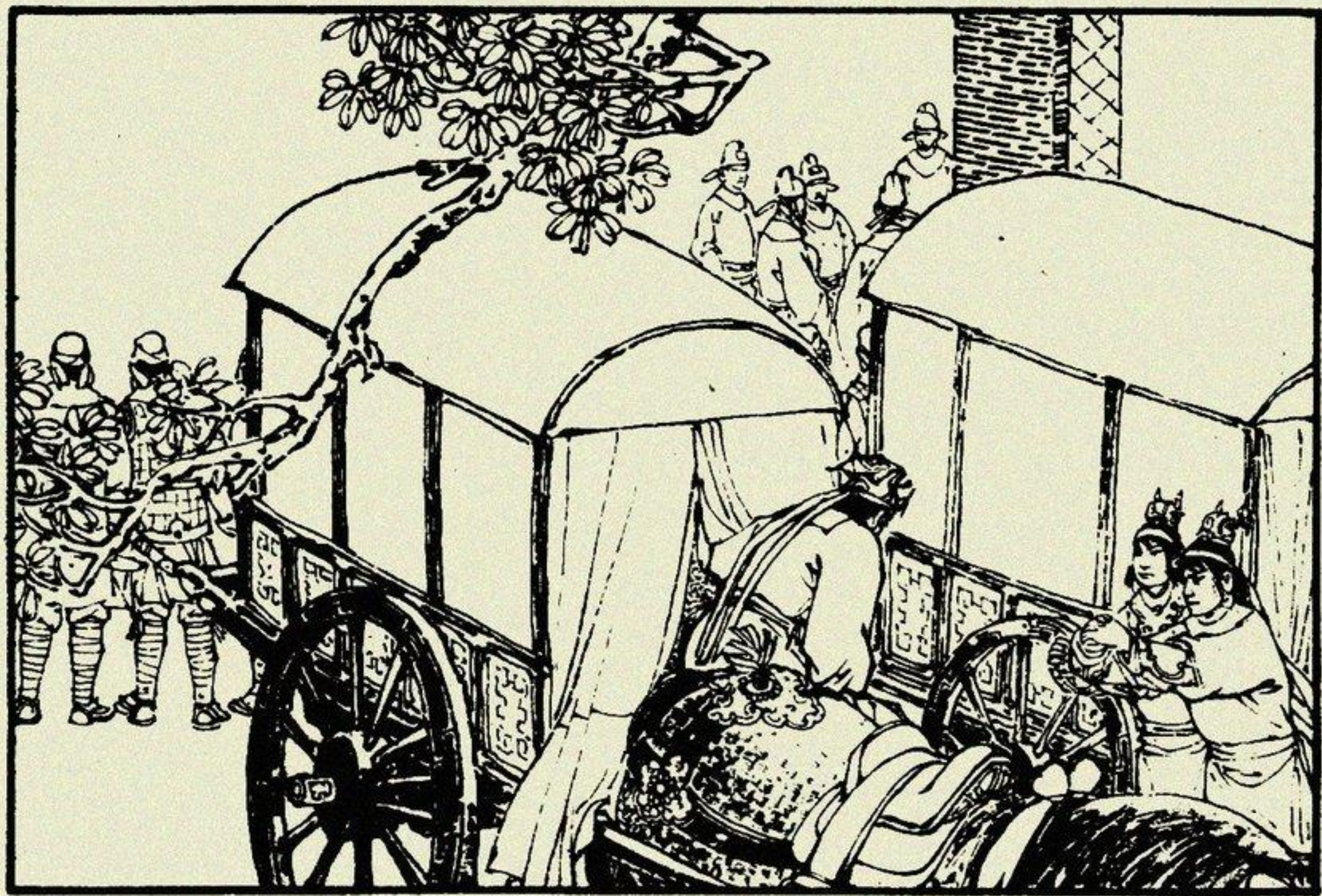
117 太君问郡主：“一路之上是谁护送你回京的？”郡主把董齐、宋亮向太君作了引荐，并说：“还有任炳贤弟也来护送，他途中受了风寒，在后面车里养病，不能前来参见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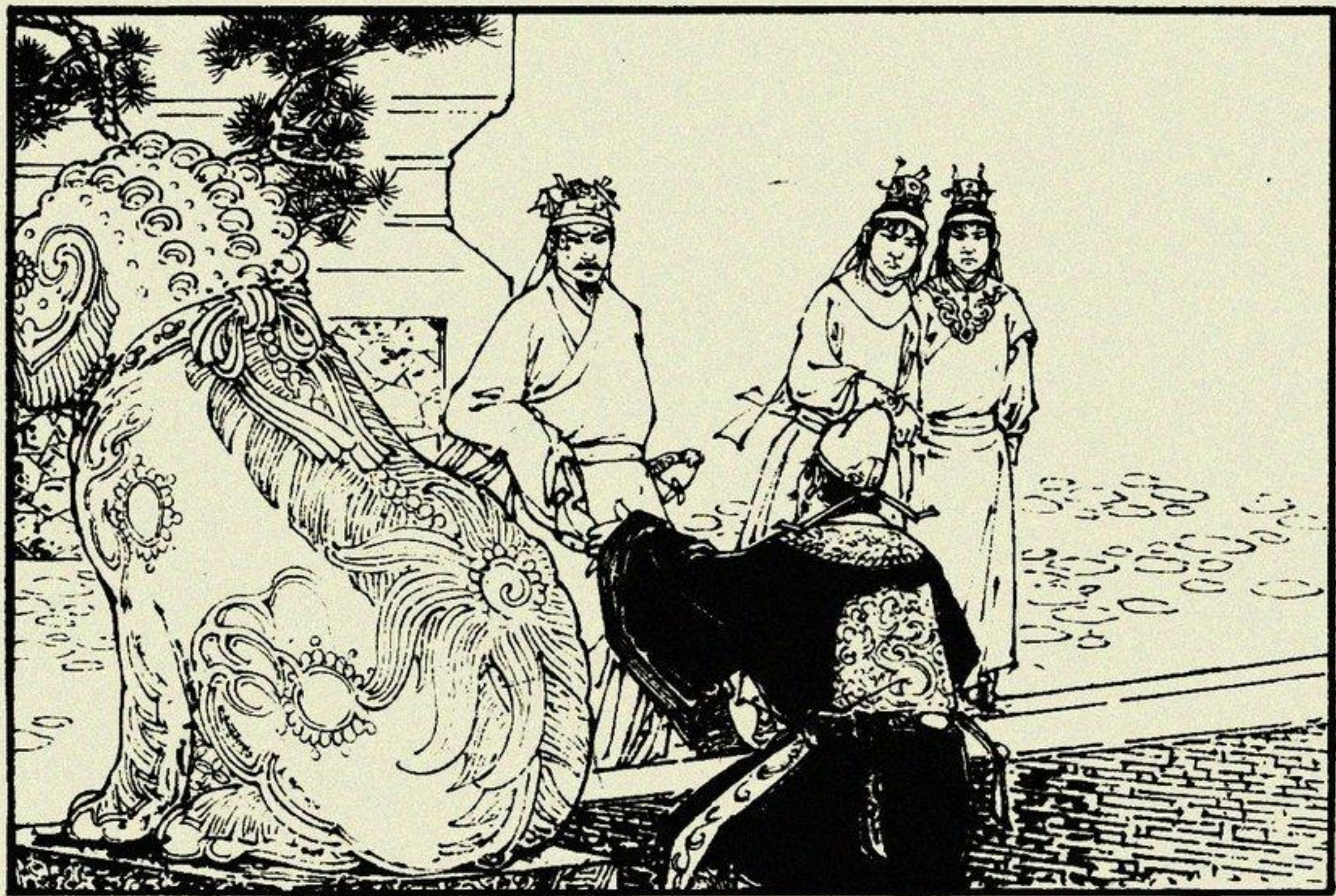
118 不料，这话叫王强听见了。当灵车启动，队伍进城奔杨府时，王强一直监视着六郎乘坐的那辆轿车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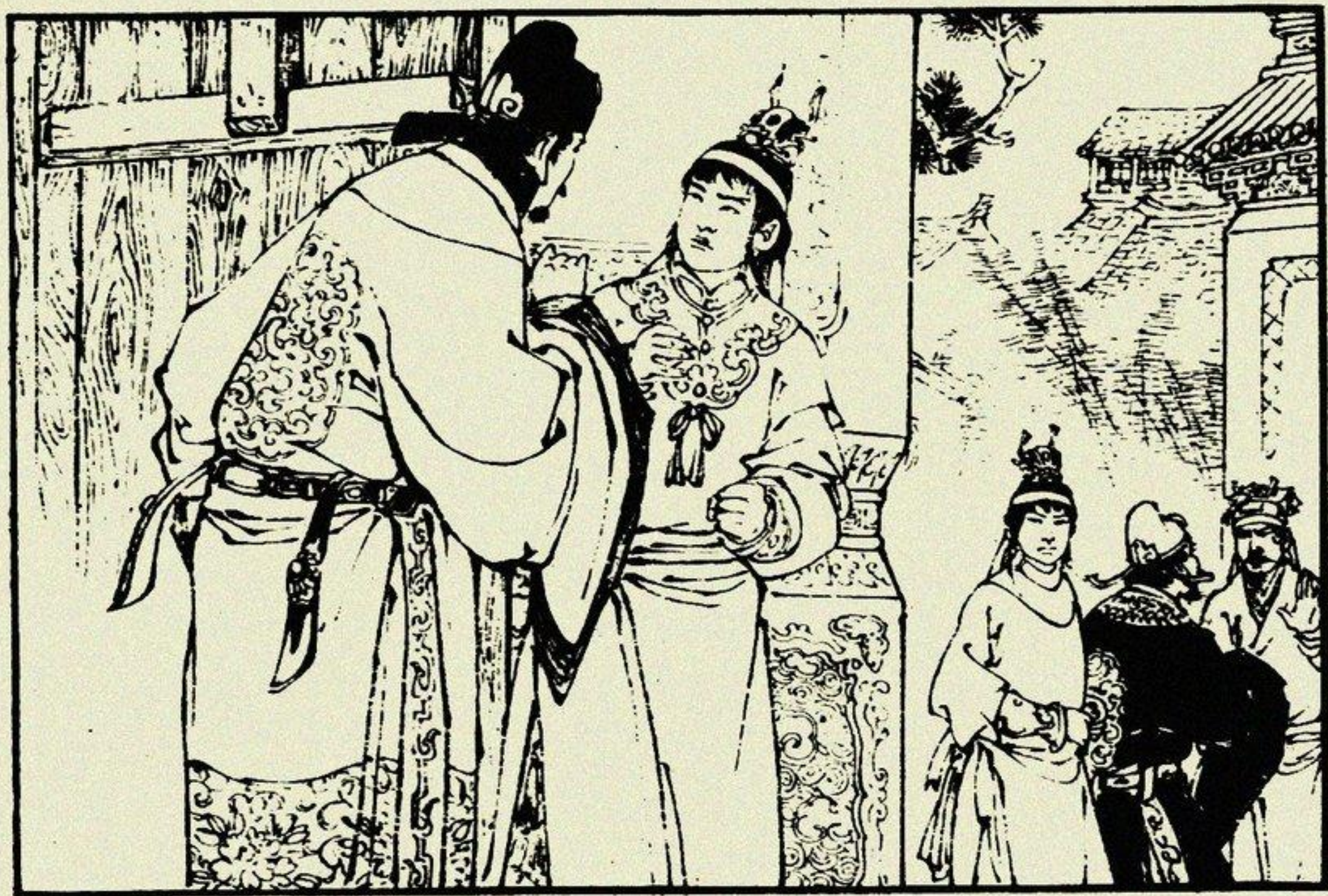
119 到了天波府，八王和众文武大臣陪太君、郡主将灵车送进府去，门外只剩下六郎的轿车。他不敢冒然下车，只好坐在里面等待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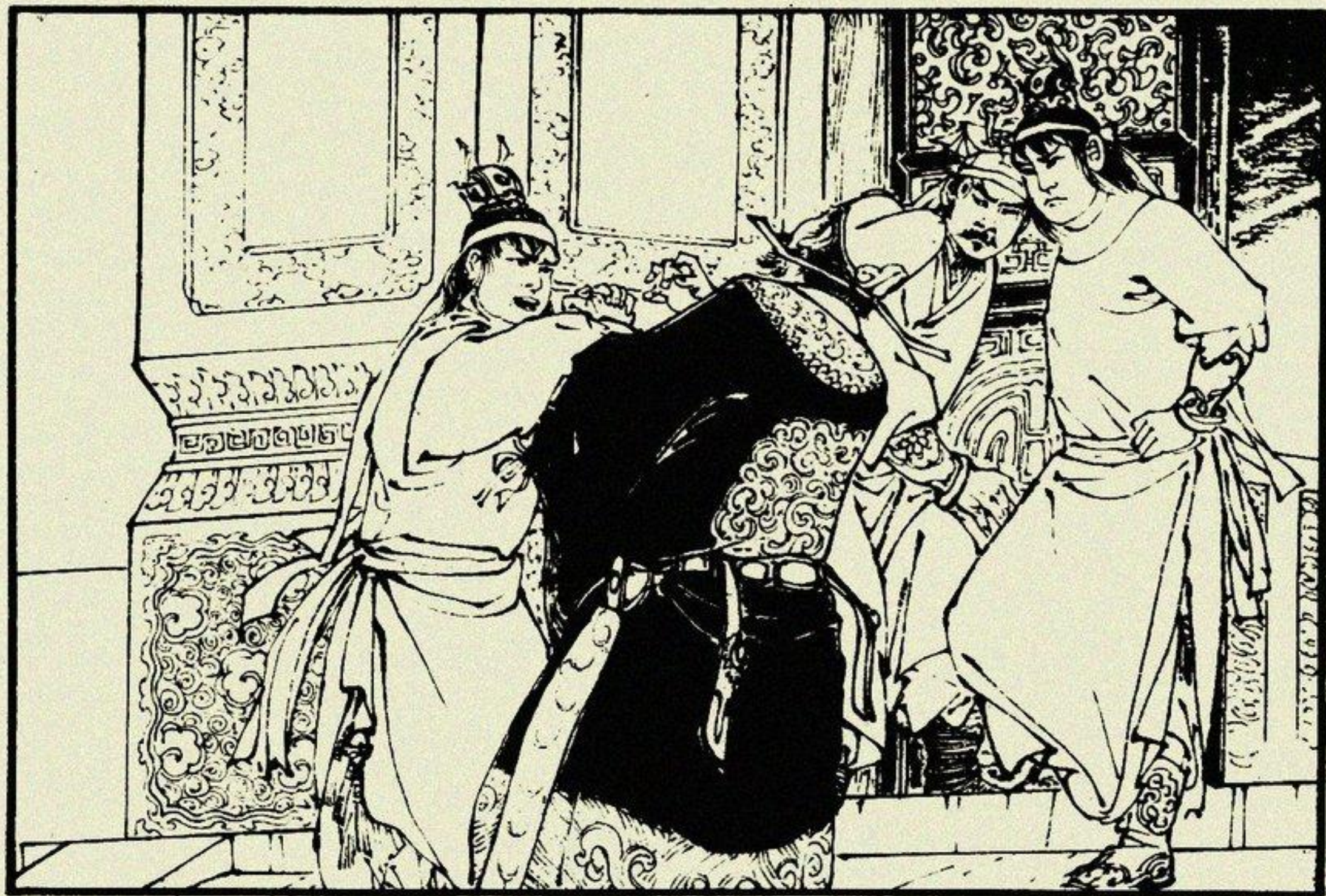
120 不一会儿，宗保、宗勉奉太君之命前来迎接，宗保说：“任叔叔，请下车，我奶奶有请。”六郎以为周围没人了，便打开车帘，跳下车来。



121 宗保、宗勉在前引路，六郎紧紧跟在后面。他们刚刚登上台阶，突然从石狮子后面窜出一人，上前拉住六郎的手诈唬道：“哎呀六弟！你可想死我了！”六郎回头一看，见是王强，大吃一惊。



122 六郎虽用膏药遮面，但他这一慌神，还是露出破绽，王强便缠住他不放。一直在门后盯着王强举动的寇准，见六郎无法脱身，急中生智，摆手叫过宗勉，悄声说了几句什么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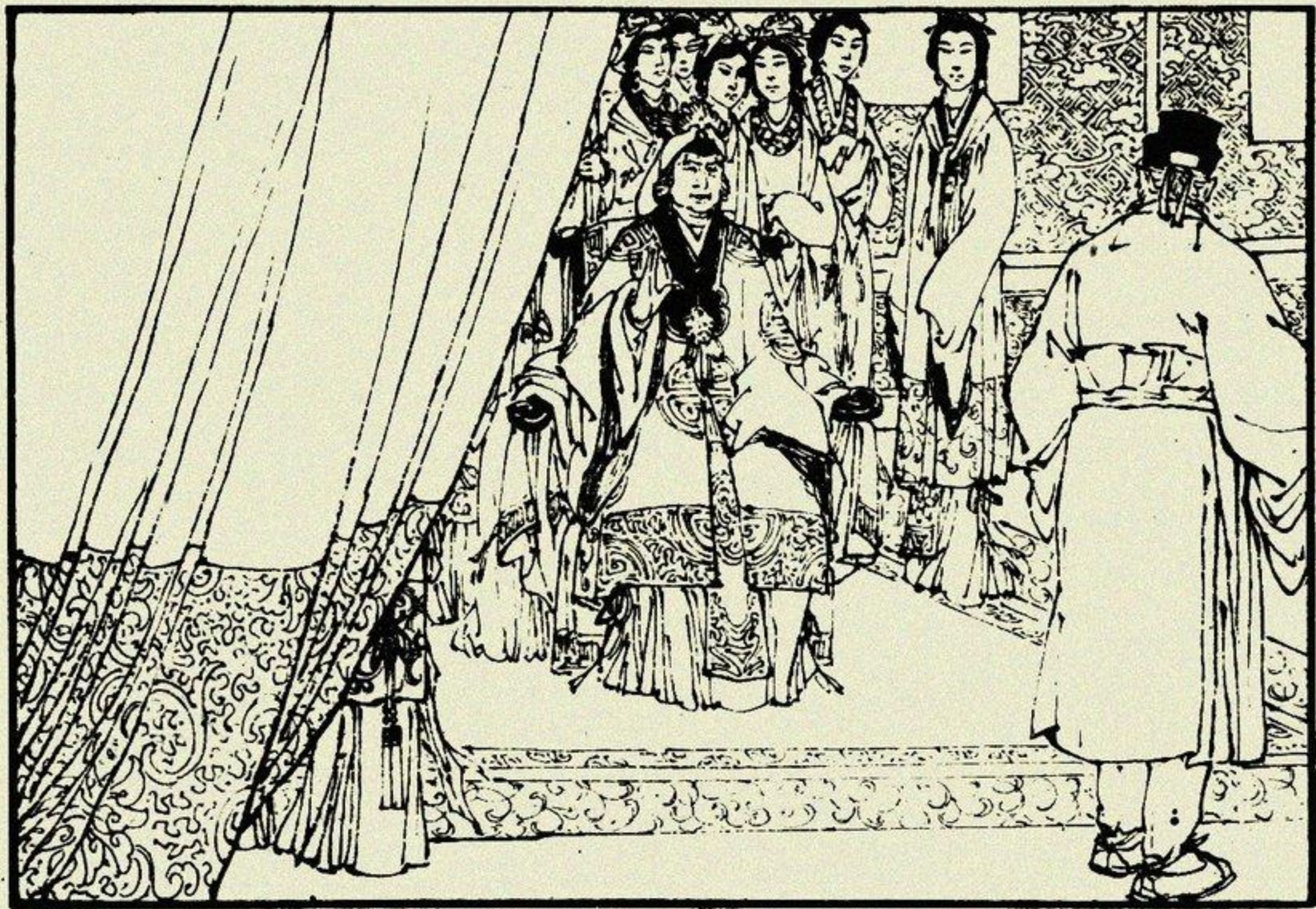
123 宗勉气呼呼地跑到王强身边，抓住王强的手咬了一口，疼得王强“哎哟”一声，放开了六郎。宗勉还不解恨，骂道：“老东西，我爹是你杀死的，今天又说任叔叔是我爹，你不是人！”趁此机会，六郎脱身进了府内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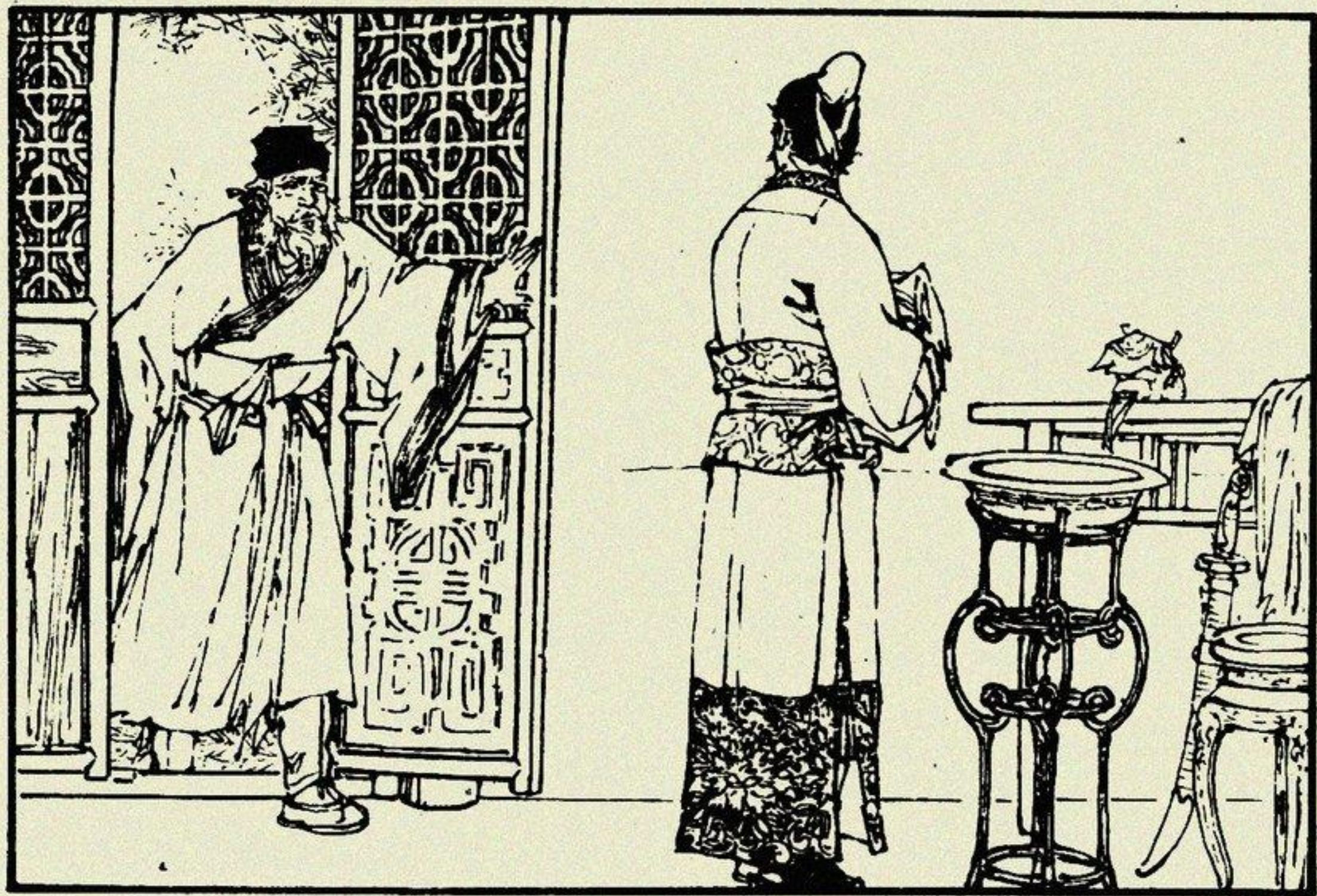
124 宗保要帮宗勉打王强，拦腰把王强抱住，寇准在旁边出主意说：“孩子，别揪胡子呀！”宗勉被提醒，专揪起胡子来，疼得王强直叫。寇准又对守门的家人说：“快去禀报八王，就说王司马打宗勉呢！”



125 八王闻报，气冲冲地走出府门，见王强果然与两个孩子纠缠在一起，便怒斥道：“王强住手！今日杨府举丧，你身为兵部司马，竟和两个失去父亲的孩子打架，居心何在？”王强心里发虚，不敢回话，灰溜溜地走了。



126 天波府办丧事，文武百官、亲朋好友都来祭奠，老太君迎来送往，直忙到天黑才算安静下来。这时，她想起还没见到护送儿媳回京的任炳，便吩咐杨洪快去请他相见。



127 再说六郎进府后便躲进西院一间房中。这会儿外边静下来，他觉得满脸膏药糊得实在难受，便揭下来，把脸洗了洗。这时，杨洪推门进来，一见六郎吓了一跳。



128 杨洪上前问道：“这不是六少爷吗？”六郎赶紧学着任炳的口音说：“嗷呀，杨洪老哥，你认错了，十几年前我到过你们杨府，我是任炳任堂惠呀！”杨洪说：“噢，老奴眼神不好，请别见怪，太君有请。”



129 六郎一进银安殿，除了郡主，其余众夫人都看愣了，心想：这分明是六郎，哪是什么任炳任堂惠？佘太君也有些疑惑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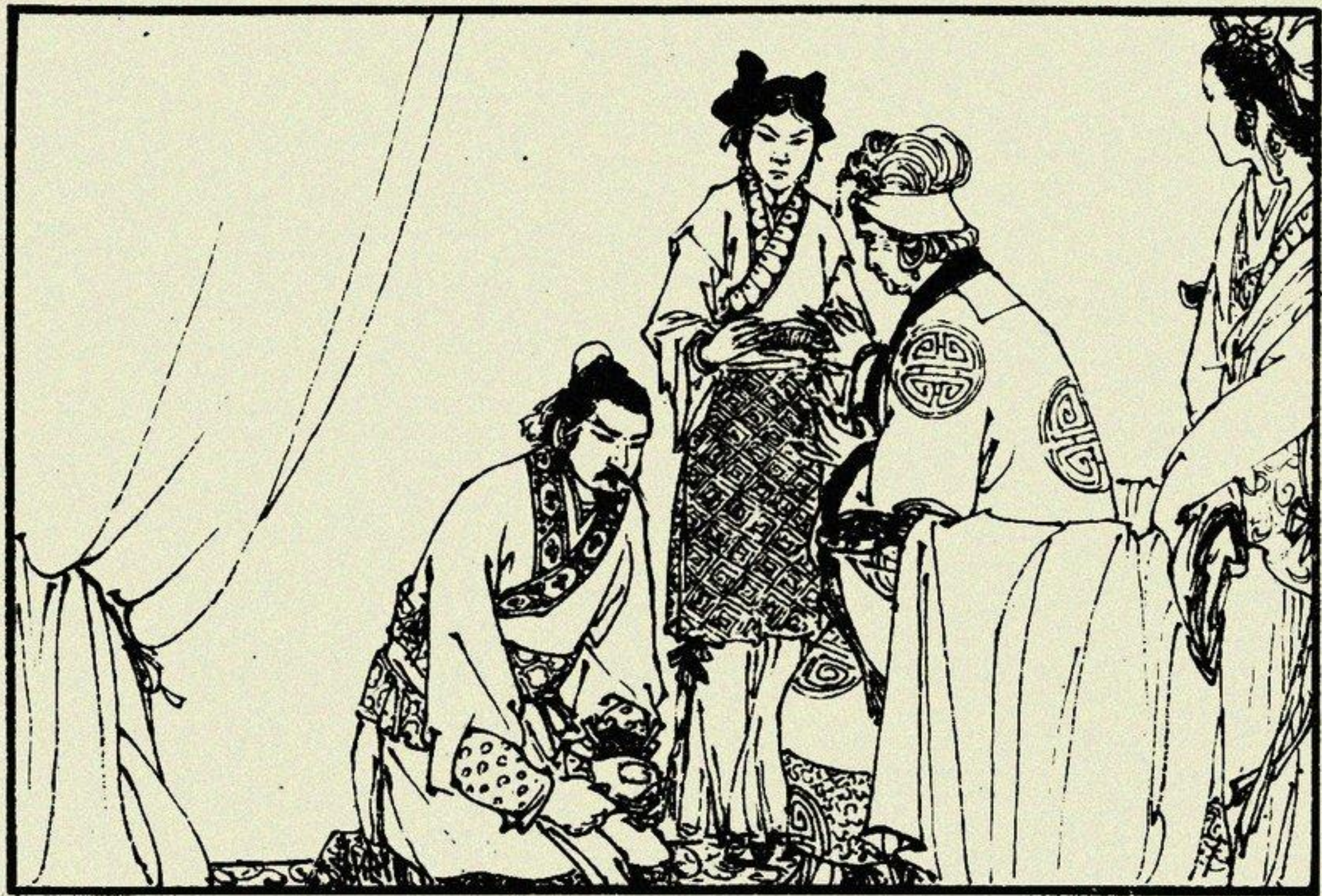
130 六郎见到老娘心里发酸，却不敢认，怕走漏风声招来灭门之祸。他把心一横说：“啾呀，老盟娘身体可好？任炳给您磕头了。”说着倒身便拜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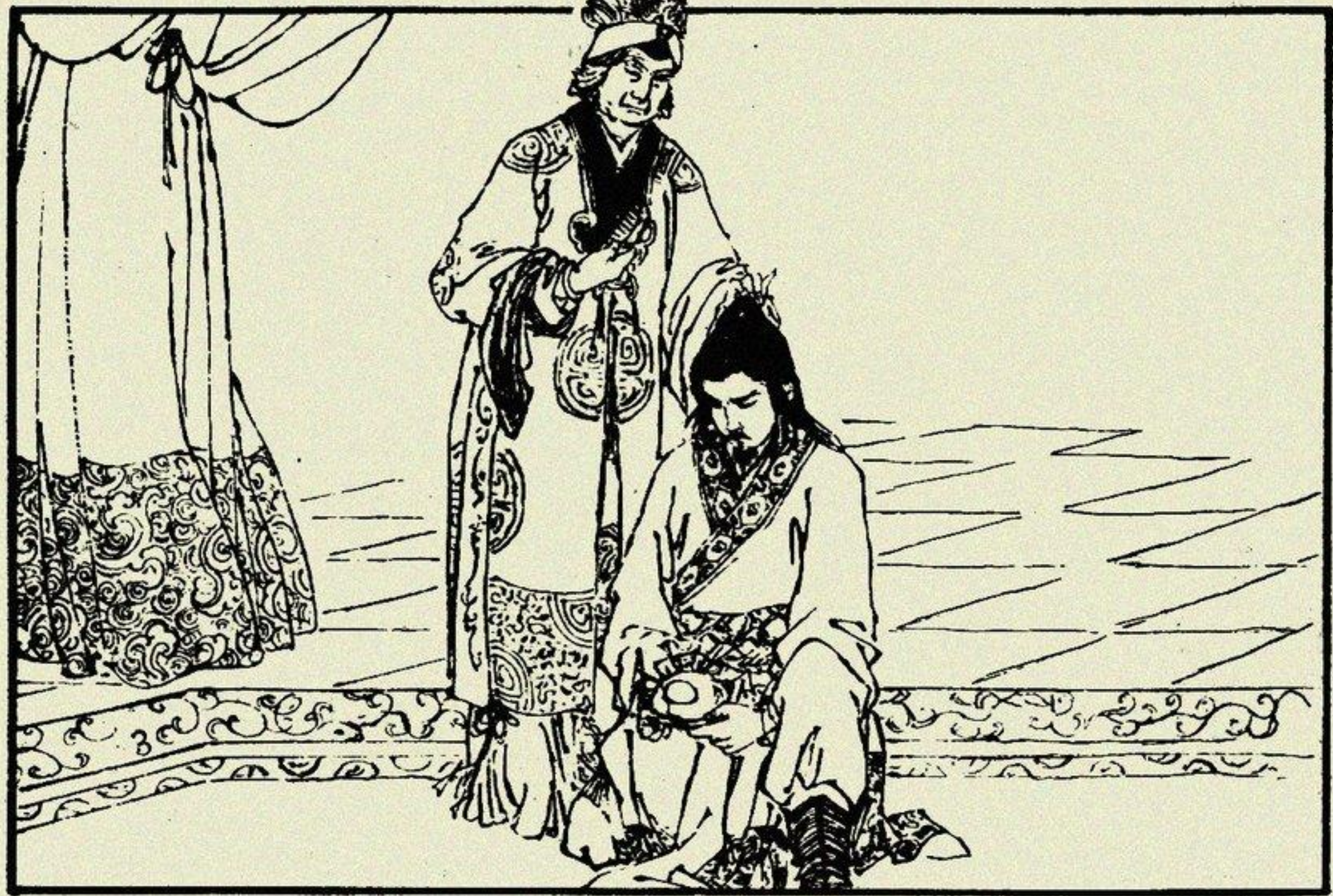
131 一听这个南方腔调，众夫人全哭了。太君也强忍悲痛说：“任炳，在云南多亏你照料六郎夫妻，回京路上又累你饱受风霜之苦，本应留你多住几天，怎奈我家全是女将，多有不便，过两天你走吧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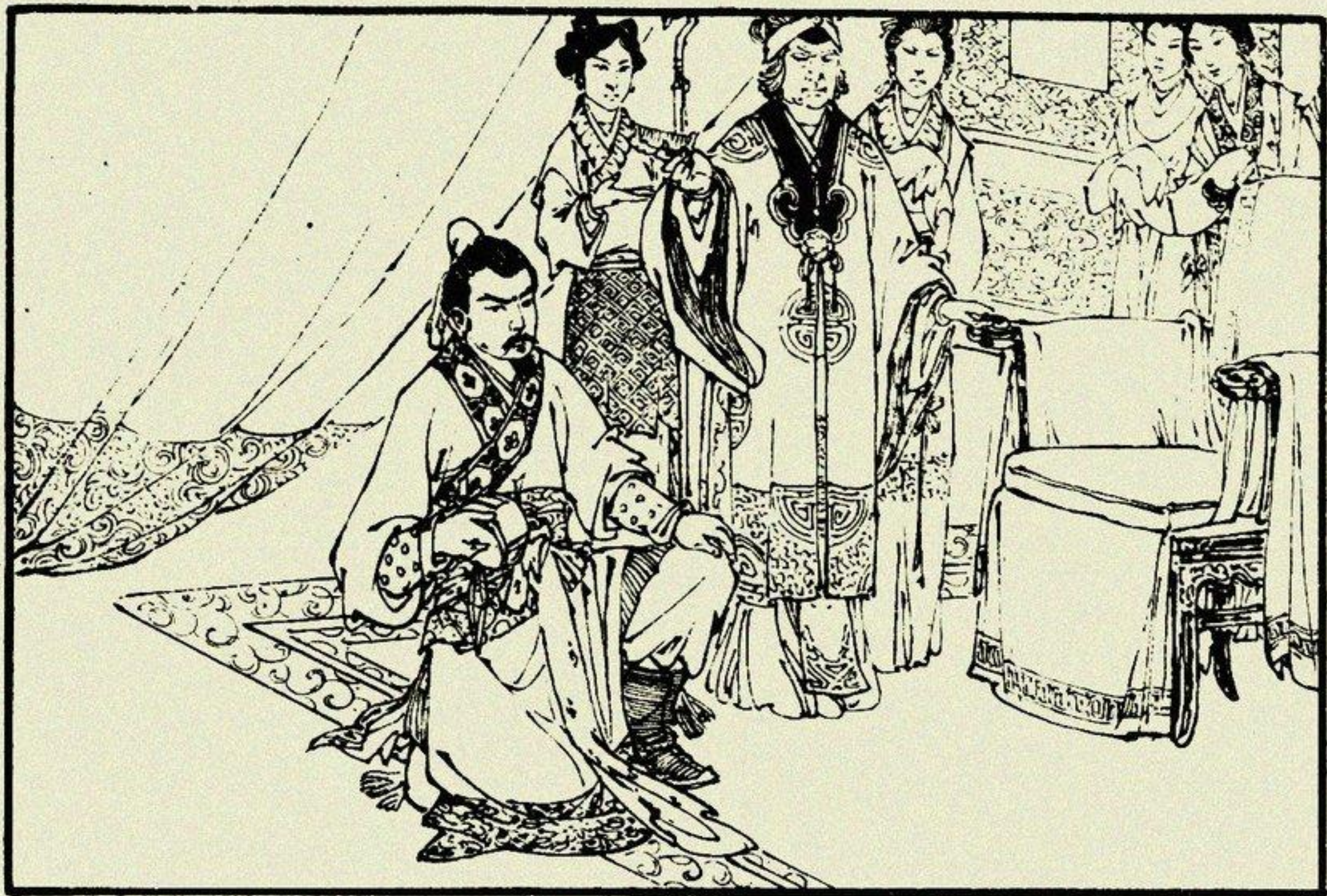
132 六郎心里想：这就是我的家，叫我往哪儿走呀？嘴里却说：“盟娘，我要替六哥在您面前尽孝，不走了。”太君再三推辞，见这个“任炳”就是不愿走，又见他举止行动与六儿一般无二，便产生了怀疑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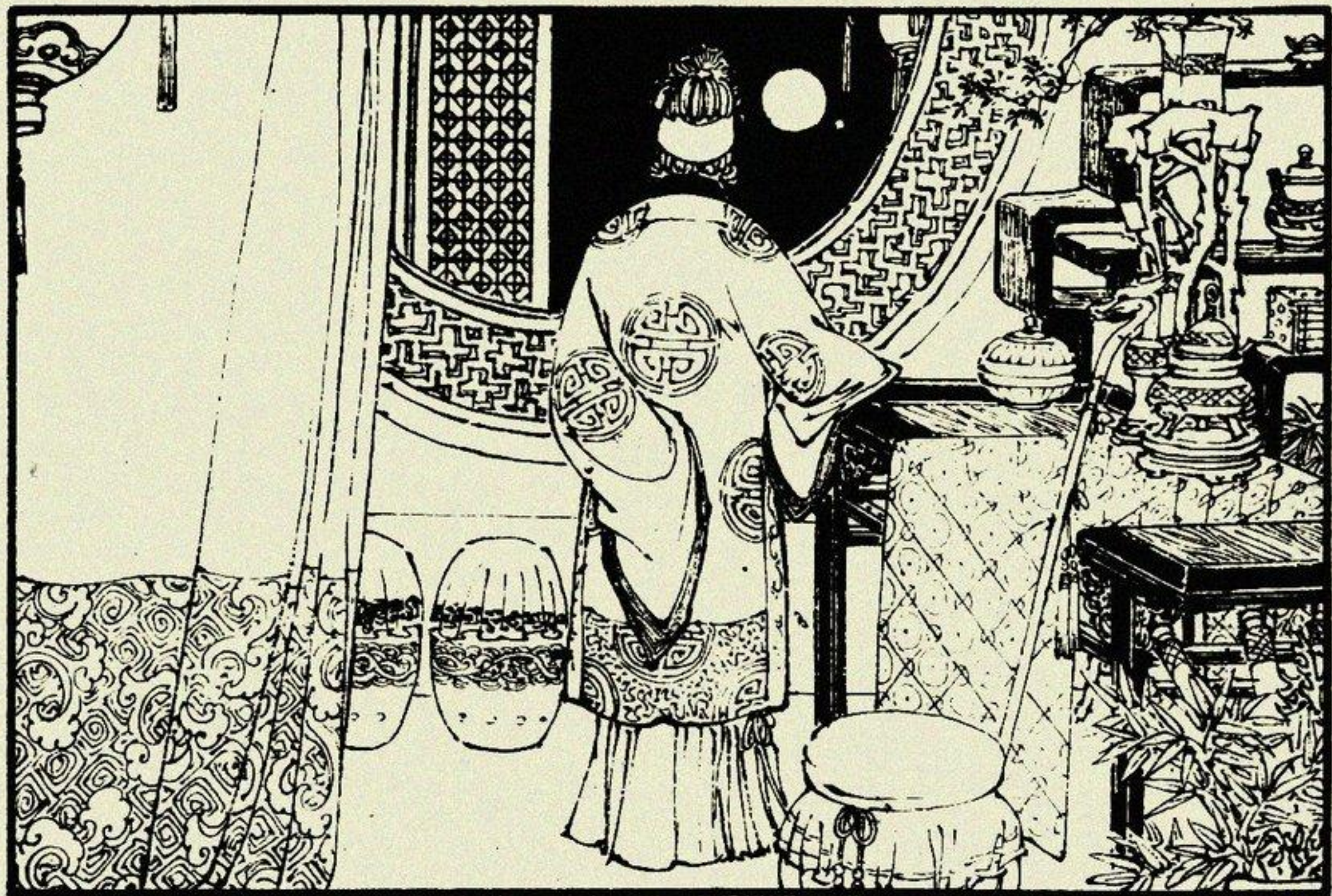
133 老太君沉思片刻说：“任炳，难得你一片孝心，看你头发散乱，我给你梳梳头吧。”六郎跪在太君面前，排风取过木梳。此时六郎心里明白，这哪是梳头？分明是要验看真假呀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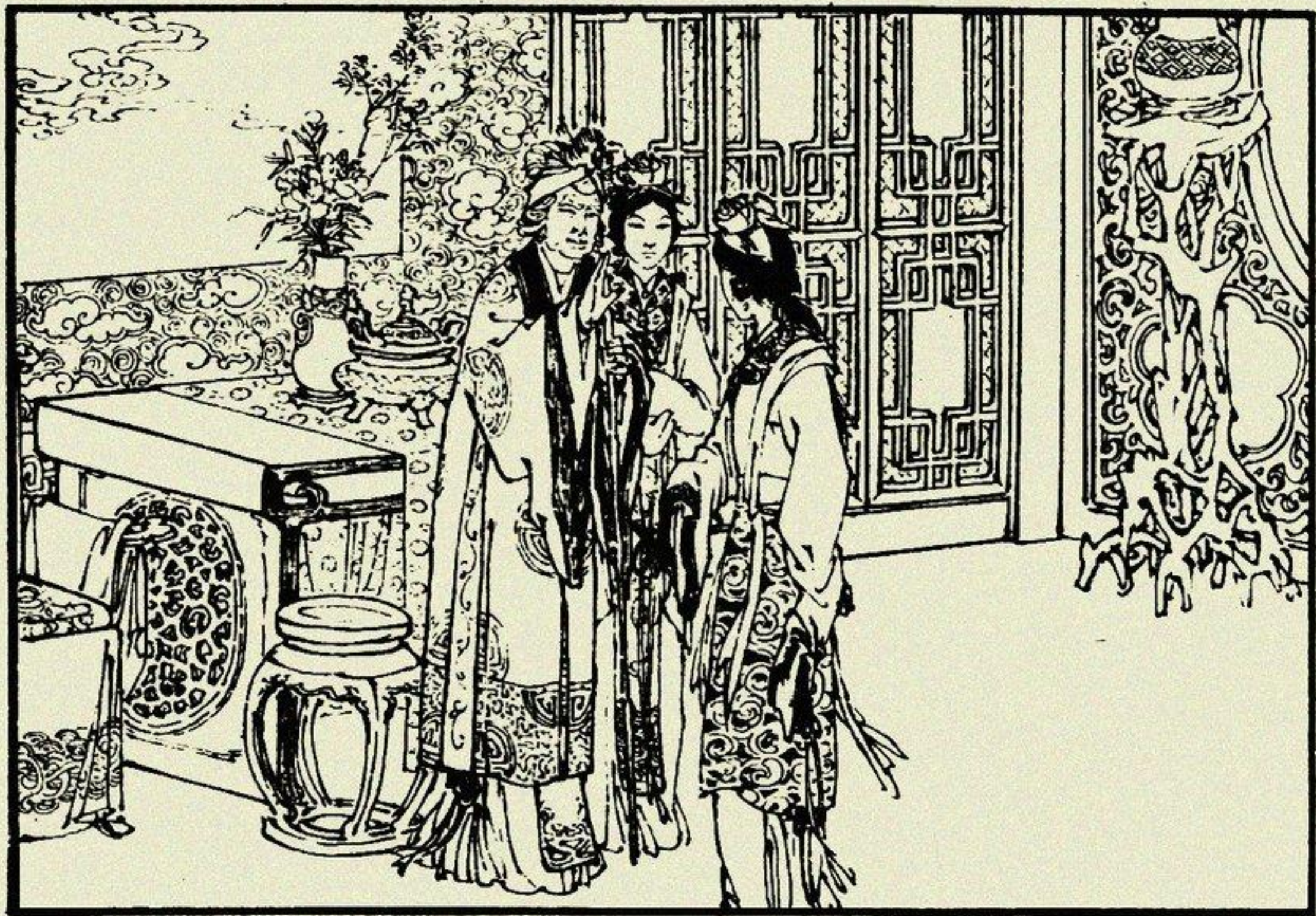
134 老太君打开发髻，见有一绺红发，不由一阵心跳，高兴地想：我儿没死，这定是六郎无疑了。又一想：不用问，死的定是任炳。为救六郎，他舍命替死，实在可敬可佩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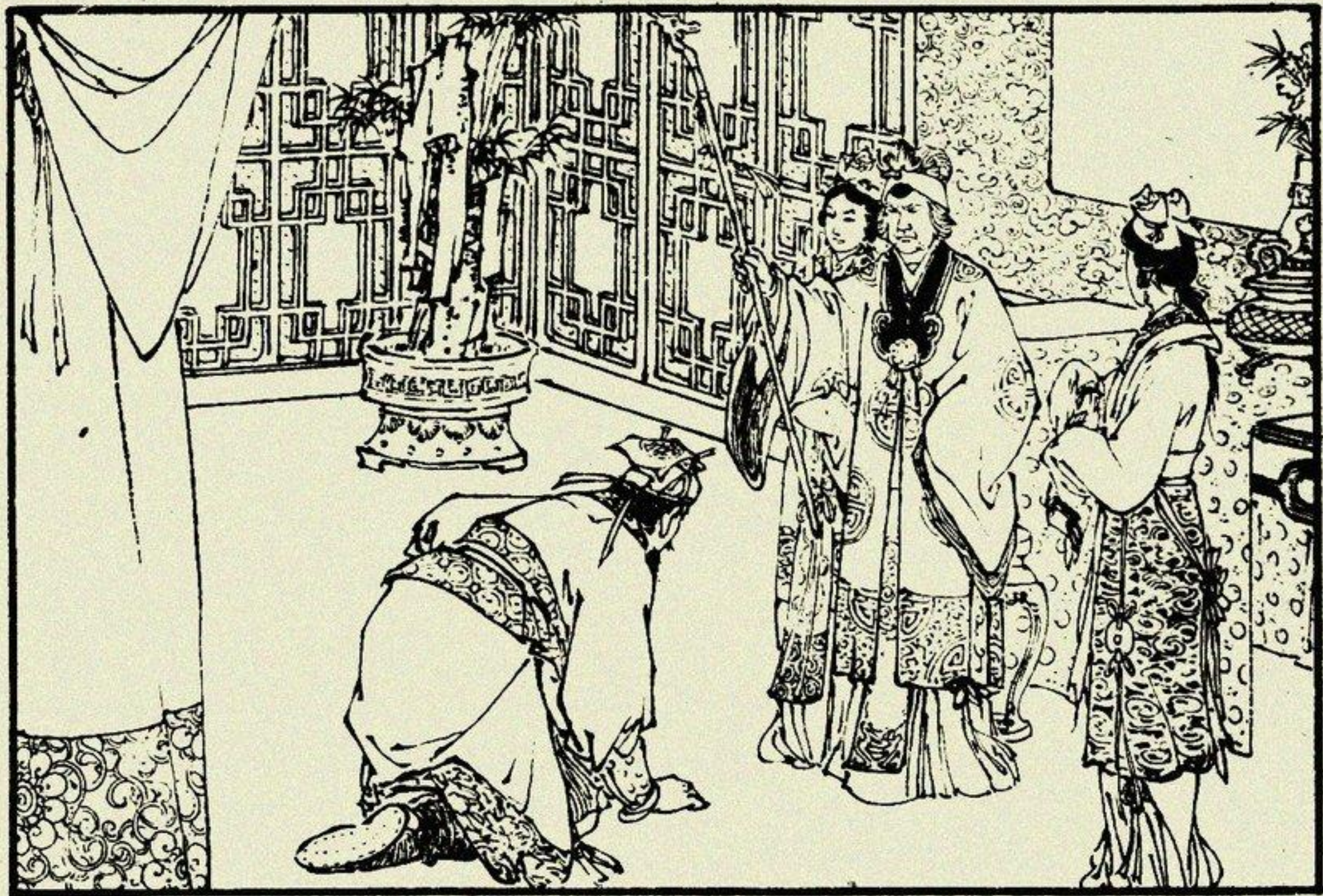
135 太君替六郎把头梳好，不动声色地说：“去吧，休息两天，后天送你起程。”六郎心里疑惑地说：莫非老娘没认出我来吗？不会吧，可为何还赶我走呢？他不敢再说什么，只好说：“多谢盟娘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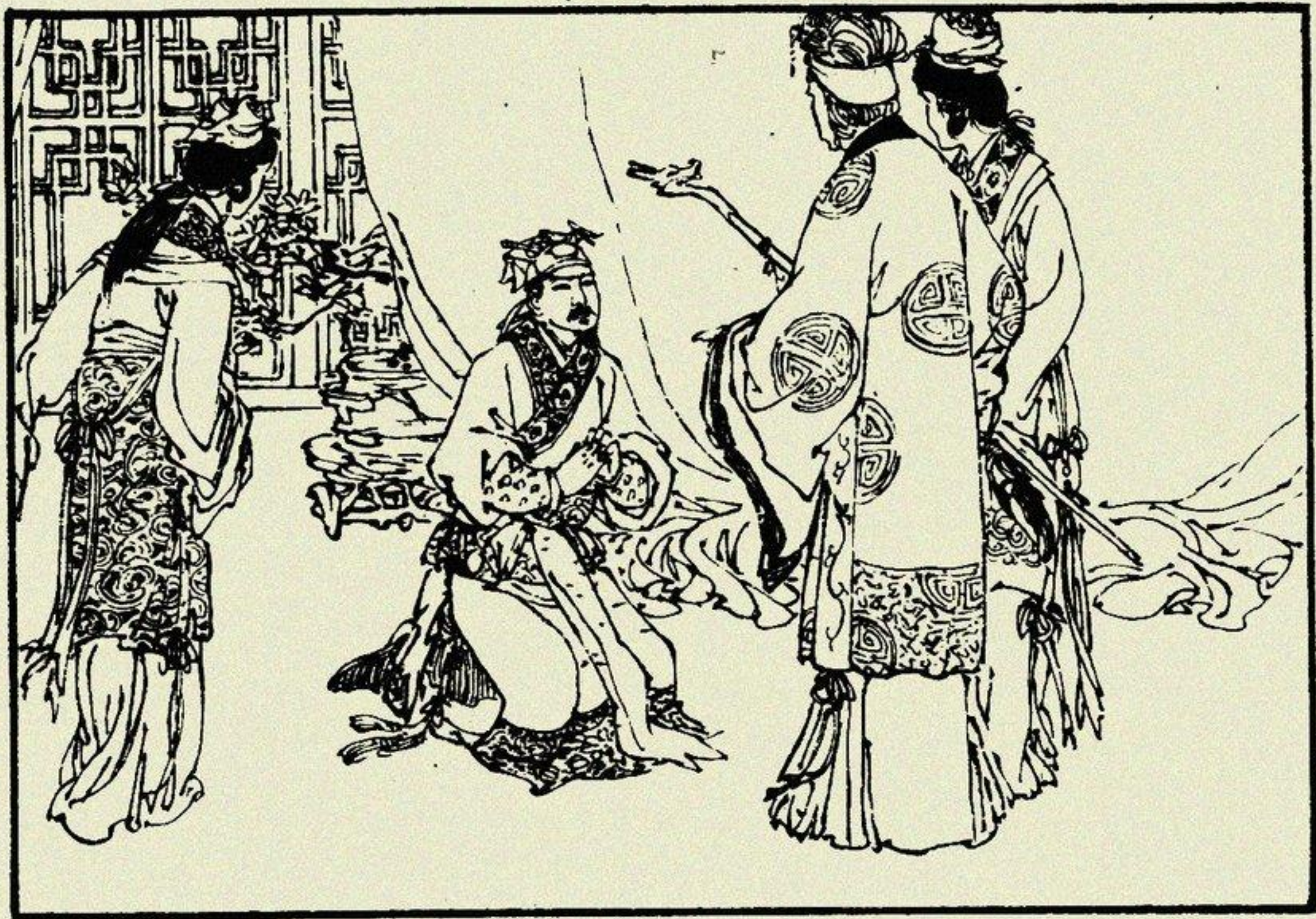
136 夜晚，老太君在无佞楼上反复思忖：六郎儿留在京城，倘若被人发现，不但任炳白死，还会招来灭门大祸。再说，任炳家也需六郎前去照料。想到此，太君下定决心，要尽早把六郎支走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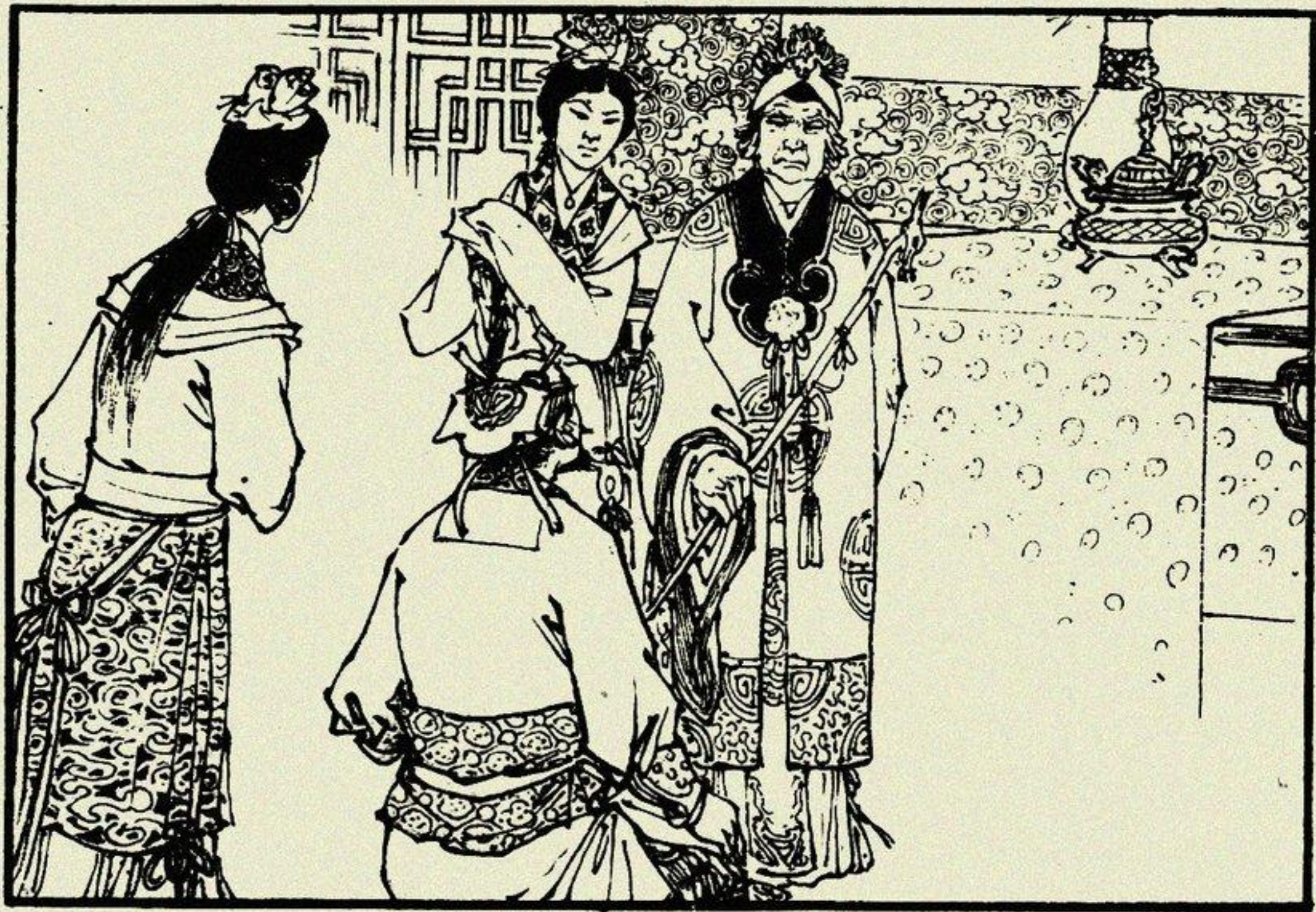
137 第二天,老太君把使女们都打发出去,只留下八姐、九妹。太君对九妹说:“你去把任炳叫上楼来,我有话说。”



138 不大工夫，九妹就领着假任炳上了无佞楼。正当六郎跪下参拜的时候，老太君举起龙头拐杖喝道：“快说实话，你是任炳还是六郎？”说着照准他肩头就是一拐杖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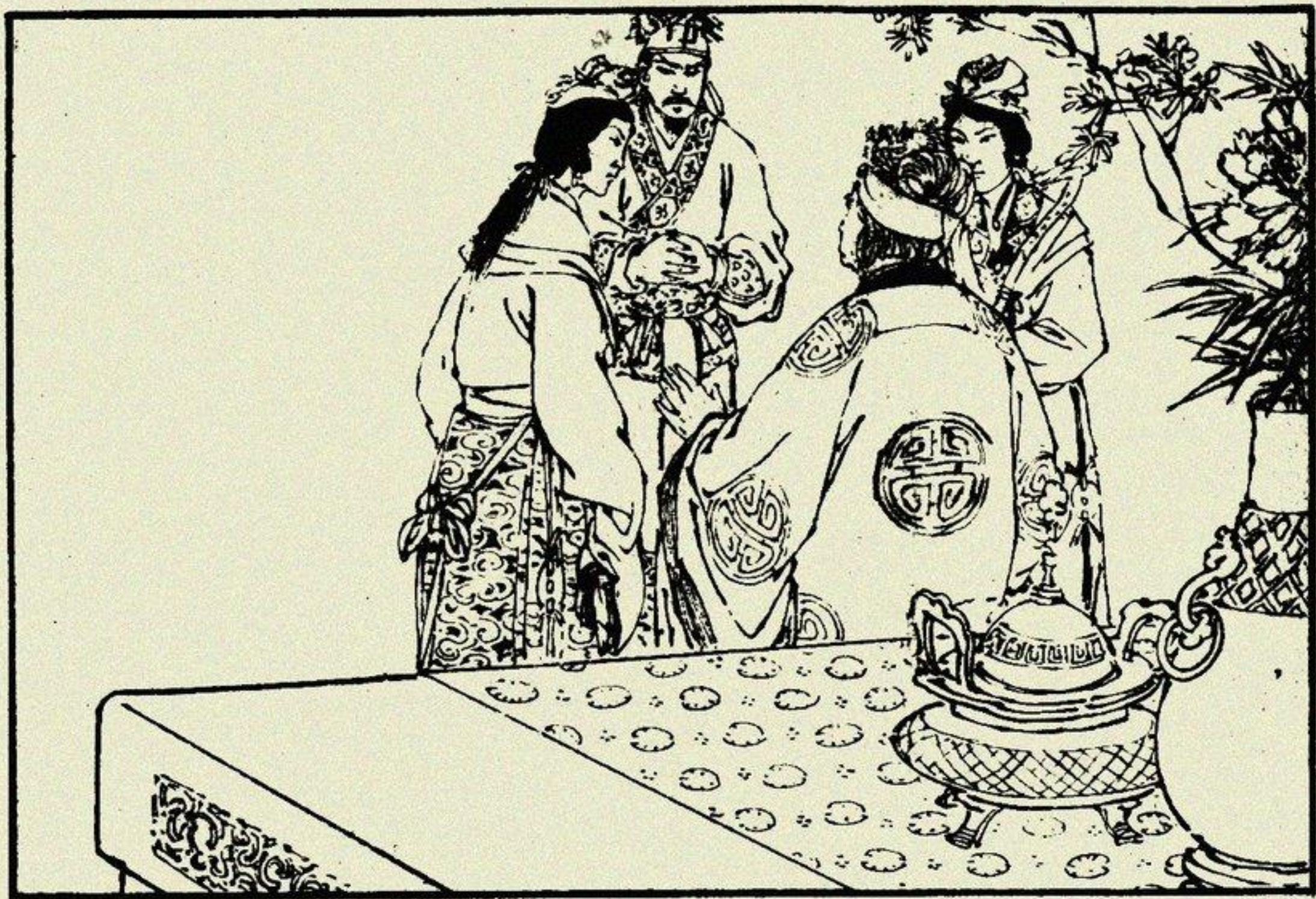
139 六郎忙说：“母亲别打，我是你六儿杨延昭！”八姐、九妹见六哥没死，心里又悲又喜，双双扑上前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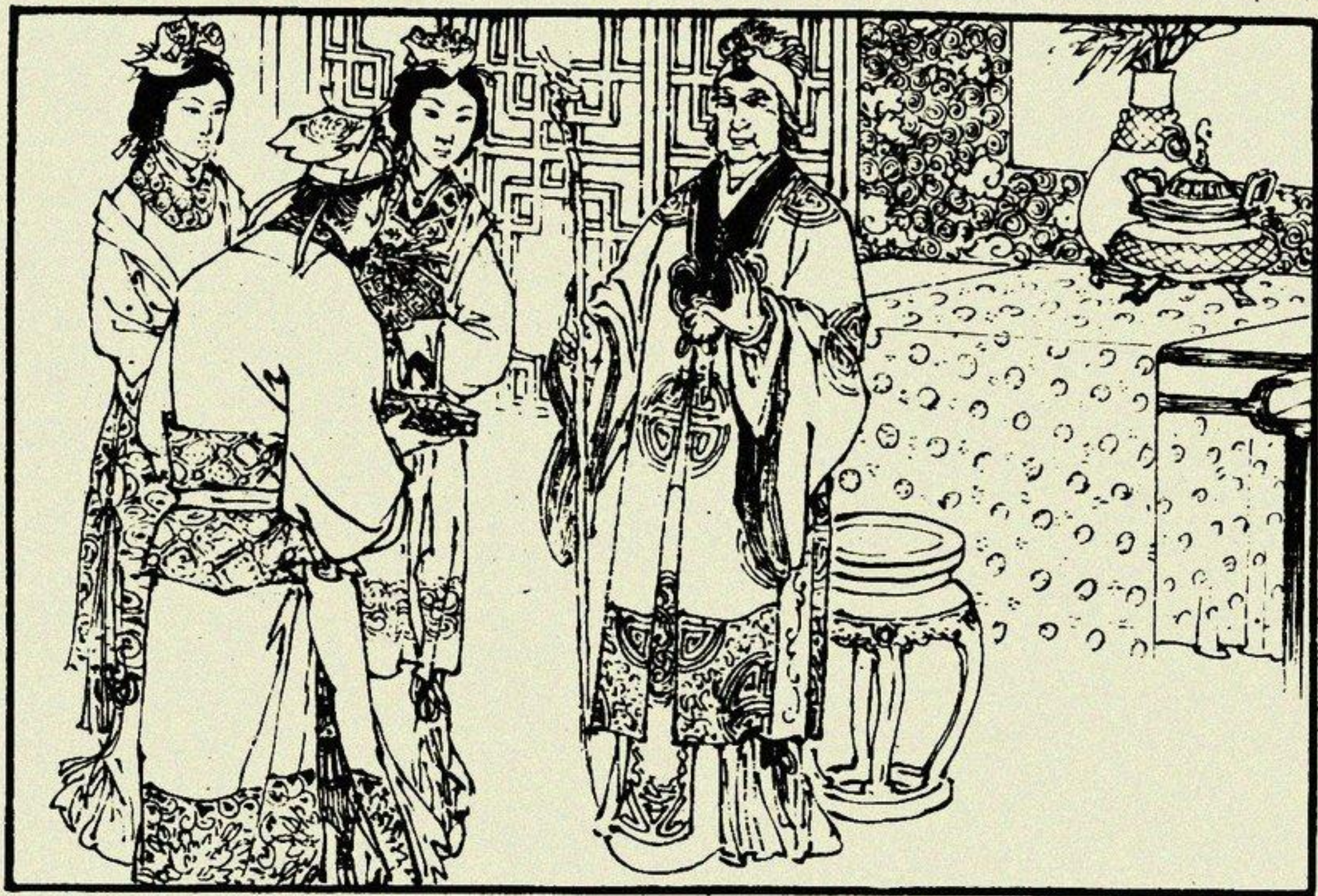
140 太君真的生气了，骂道：“打得就是你这个奴才。你畏刀避箭叫任炳替死，难道就不怕落个千载骂名吗？”六郎说：“娘啊！你别误会。”接着就把任炳用计骗过自己，前去替死的经过讲了一遍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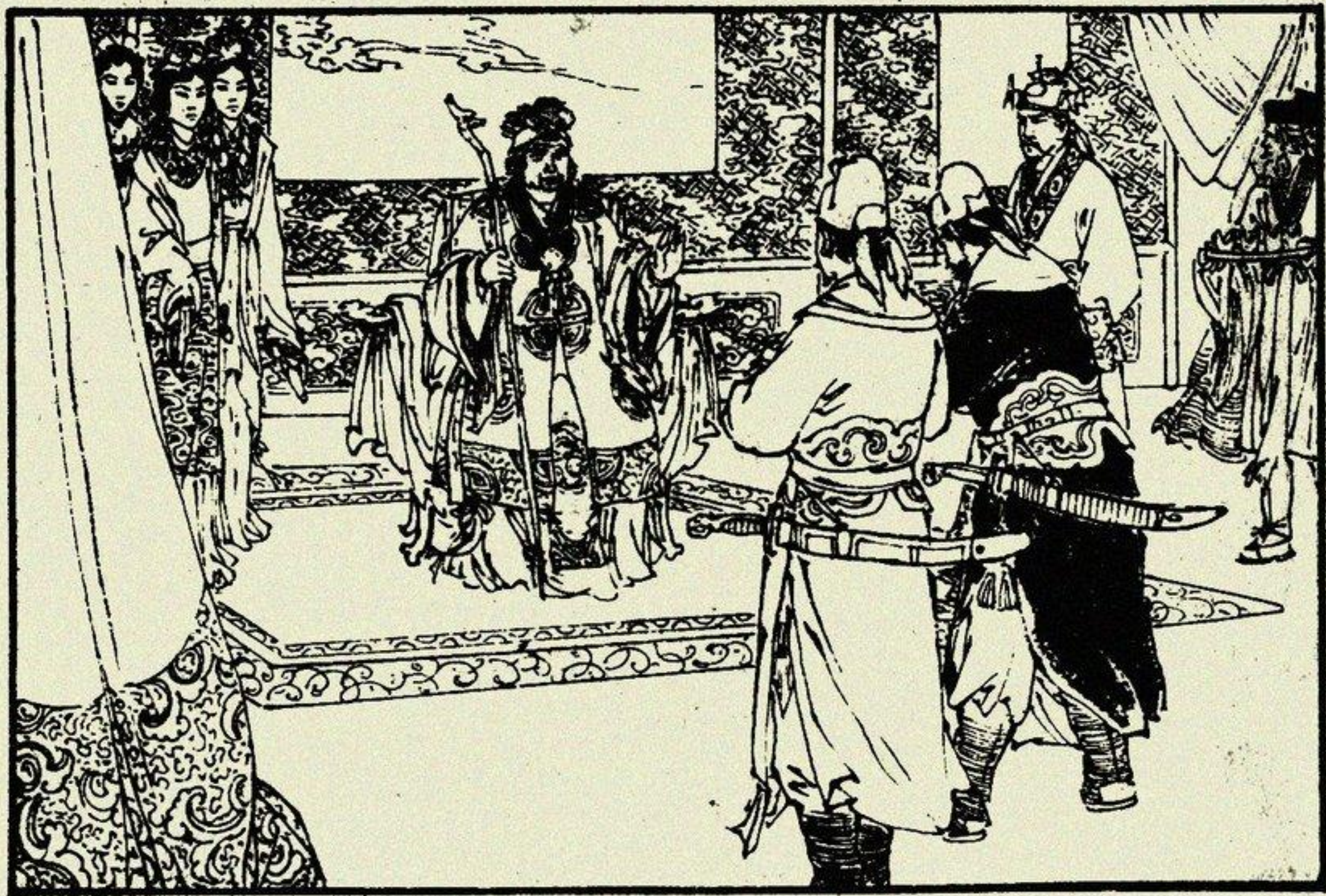
141 太君说：“任炳舍命全交，他家中的一切你应全力照料。再说，京都乃是非之地，不可久留。你快动身去云南，没我的话，不许回京！”



142 太君又对八姐、九妹说：“你哥的事不许对任何人讲，连你六嫂也不许告诉。不然，一旦走漏风声，不但辜负了任炳的一片好心，而且杨家满门性命难保。”八姐、九妹连称遵命。



143 太君命八姐、九妹准备了金银和一匣珠宝交给六郎，作为今后的生活费用，又嘱咐他要好好照料任炳妻白氏的生活。六郎连声应是。



144 太君下了无佞楼，来到银安殿，叫过董齐、宋亮，当着六郎的面说：“三位贤侄护送郡主和灵柩，一路辛苦。每人赠银三百两，略表寸心。你们可回云南去了。见了王爷，代老身问候。”



145 这时，两名家人手牵战马，扛着银枪走来。太君不动声色地对六郎说：“任贤侄，这是我六儿的遗物，送给你用吧。”六郎心里说，这本来就是我的呀！可嘴里却言道：“多谢盟娘馈赠。”



146 第二天吃罢早饭,六郎骑上自己的战马,带着佩刀、银枪,与董齐、宋亮率云南兵卒,出了京城,催马往云南进发。要知后事如何,请看下本《兵困遂州》。

真假杨六郎

原著者：刘兰芳 王印权

改编者：戈 兵

绘 者：刘汉宗

文字编辑：张建辉

美术编辑：季丕辰

封面绘者：陈惠冠

出版者：河北美术出版社出版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） 印刷者：河北新华印刷三厂

发行者：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 本：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：2.3125

1983年12月第1版

1985年5月第2次印刷

印数：510,000—734,000

统一书号：8087·563

定价：0.39元

